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號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

黎二樵山水





何詩孫山水

日本寇我東北之主動者



陸相南次郎



朝鮮總督宇垣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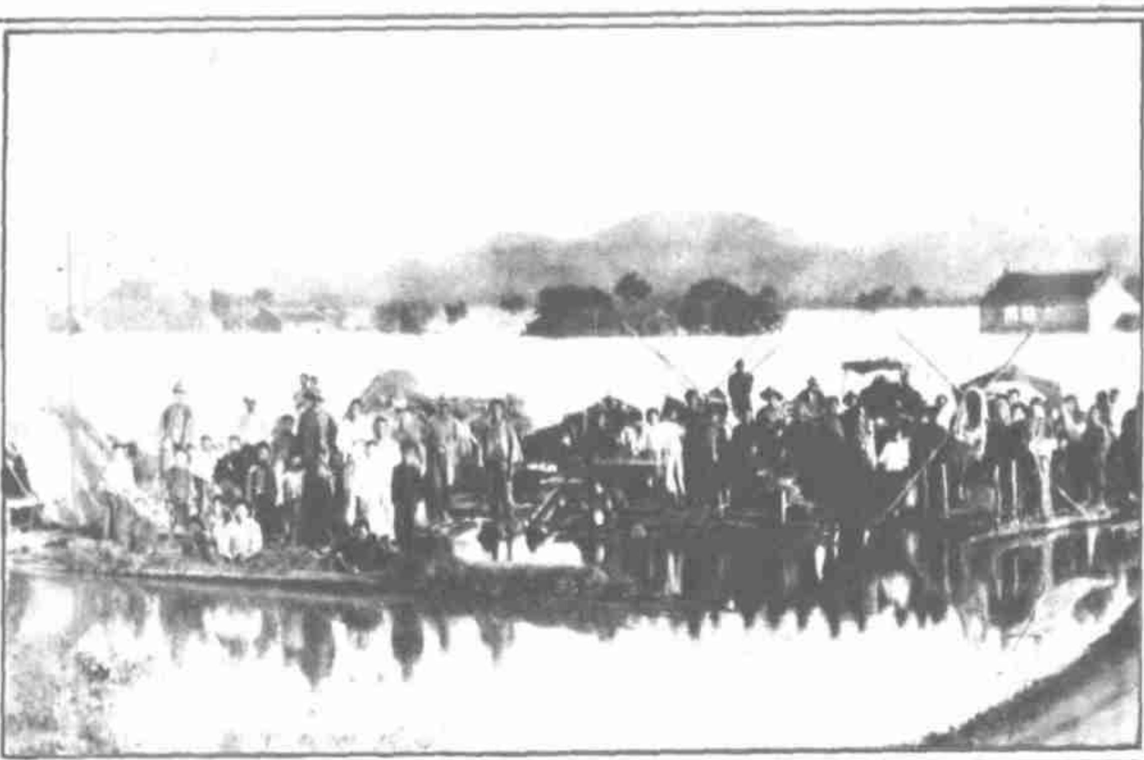


政友會總裁犬養毅



滿鐵總裁內田康哉

長江一帶之水災慘狀（一）



皖北鳳臺淮水漲後災民露宿



高郵運河決口



邵伯鎮上之災民

長江一帶之水災慘狀（二）

長江漲至五十三呎半之水準時漢口沿江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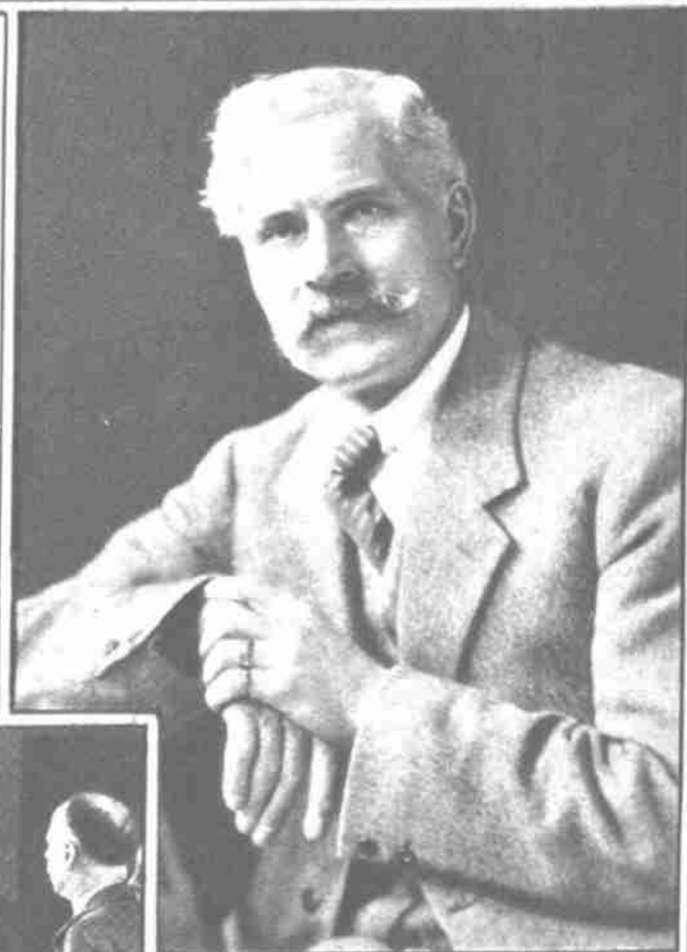
漢口大水中德士古油棧之大火



湖北安陸之災況

英國政治變化中之重要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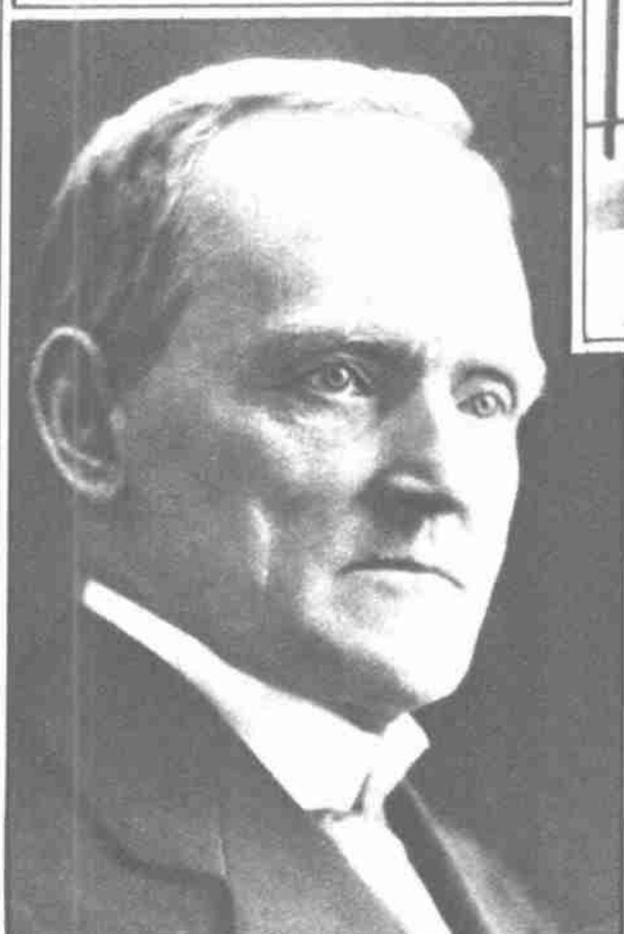
保守黨鮑爾特溫

工黨麥唐納



財政大臣斯諾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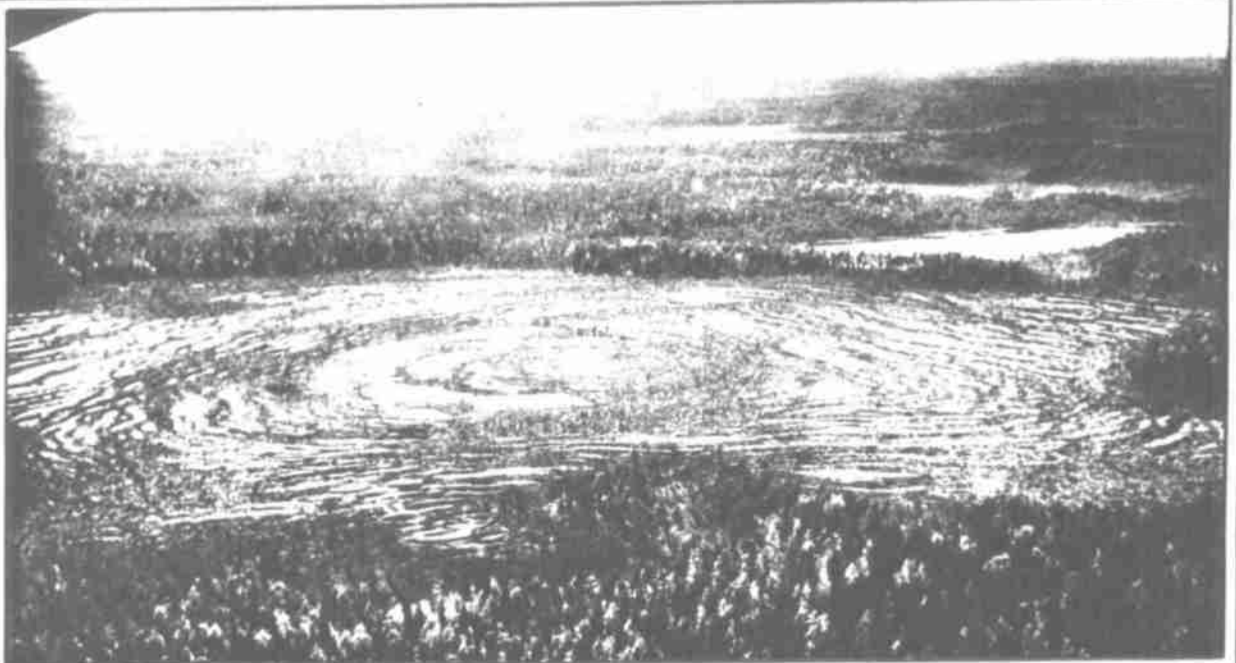
自由黨薩繆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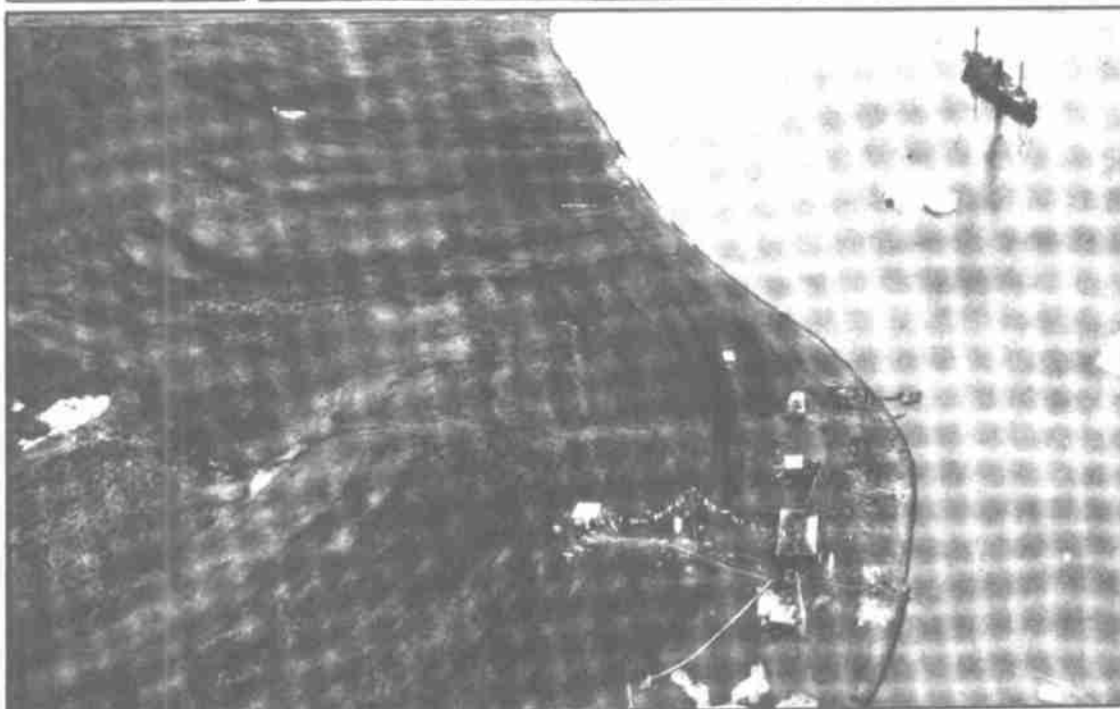


英倫銀行總裁諾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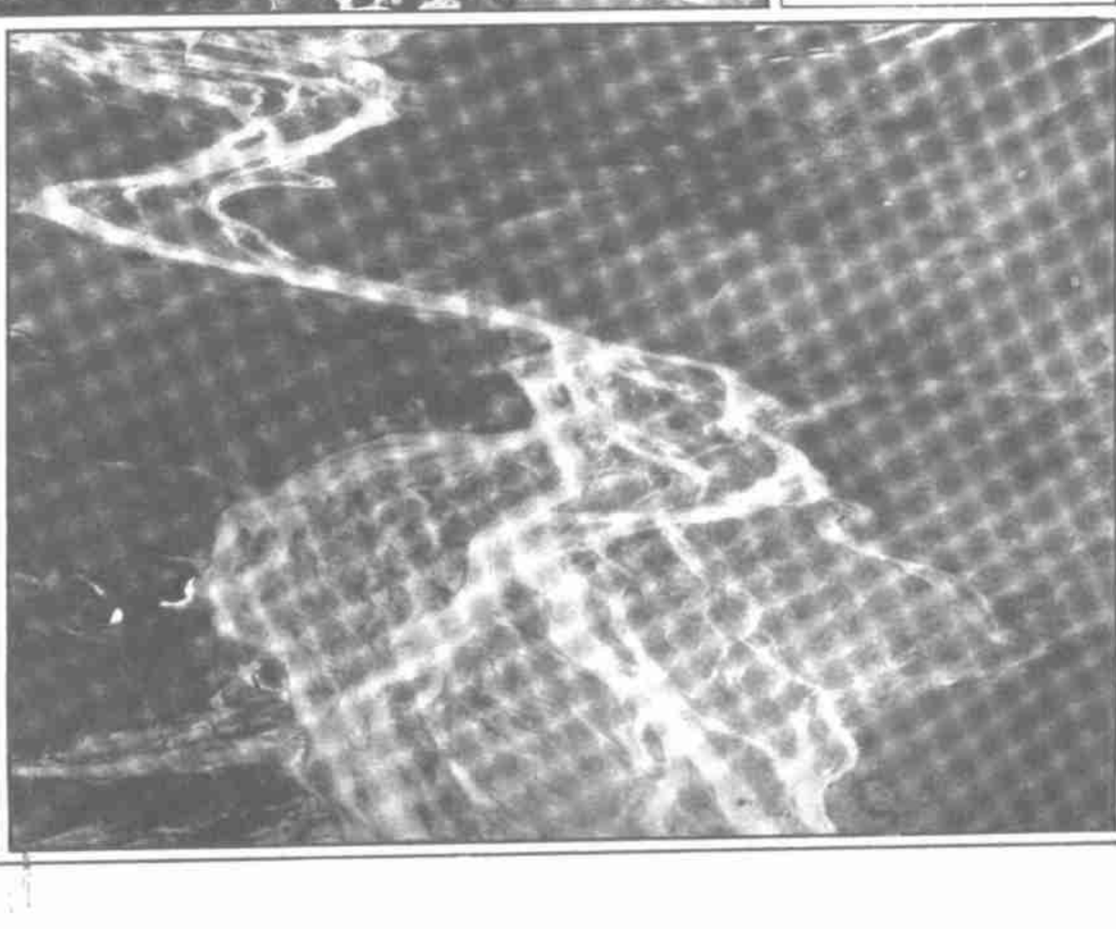
格萊夫齊柏林飛艇北極之行



空中下瞰北極圈內之林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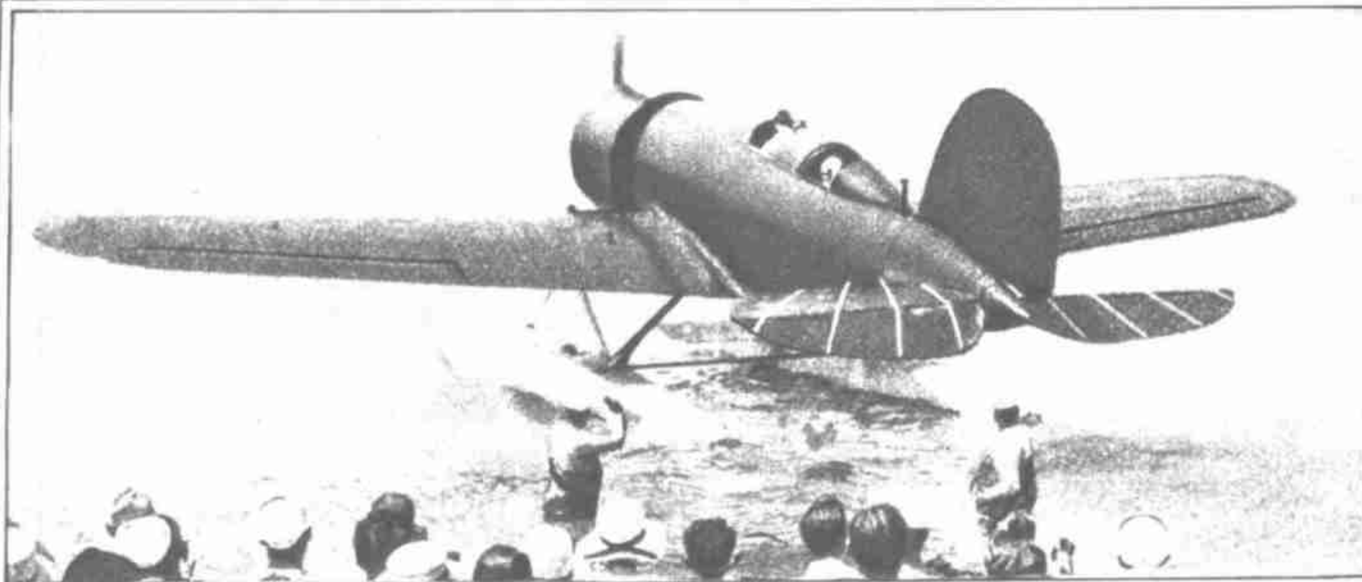


虎克島之俄國破冰船爲該艇之基船



所見北極巨大冰川

最近來華之林白夫婦與詹生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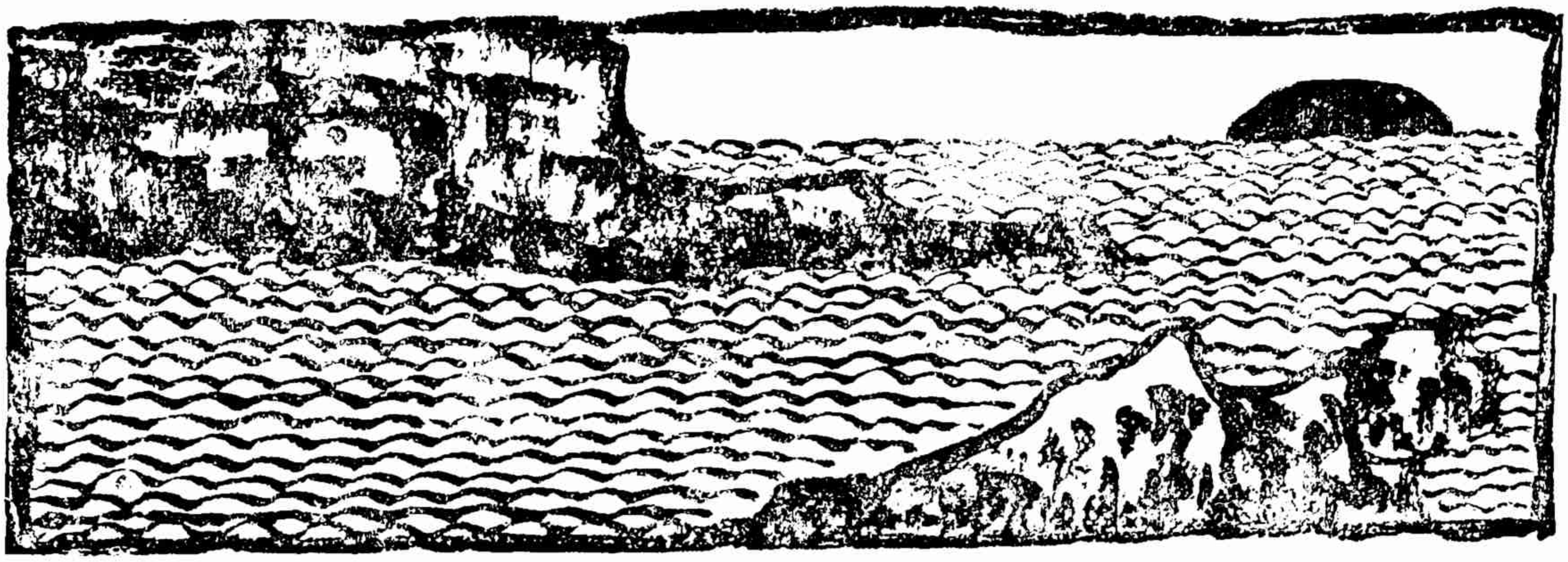
林白所用之飛機



林白夫婦



詹生女士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八卷 第二十號

民國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

本誌因日本強佔遼吉事件發生從十九號起每期編印臨時附刊隨本誌附送請讀者注意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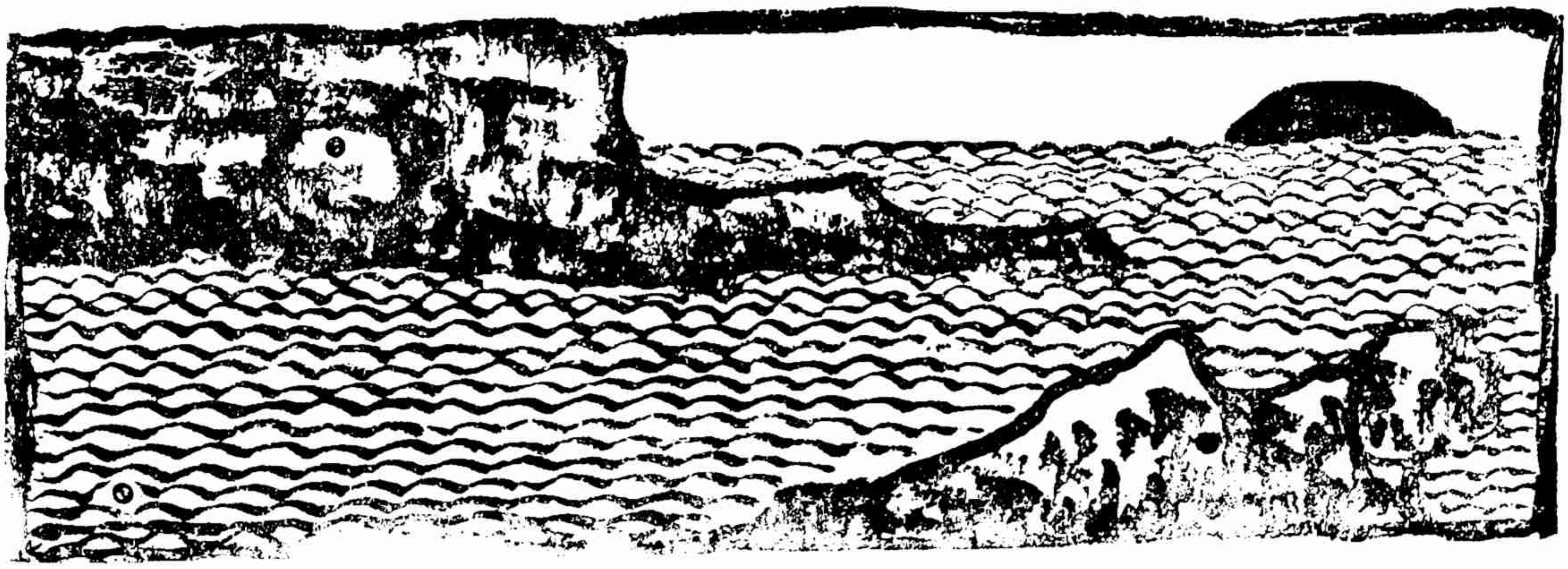
黎二樵山水……一幅
何詩孫山水……一幅
日兵寇我東北之主動者……一幅
長江一帶之水災慘狀……二幅
英國政治變化中之重要人物……一幅
格萊夫齊柏林飛艇北極之行……一幅
最近來華之林白夫婦與詹生女士……一幅

國際

國際勞工局宣布的中國十年建設計畫……頌華（一）
英國國民內閣成立……明養（三）
蘇俄最近的西方外交……杜若（五）
英上院修改選舉法案……頌華（七）
德國金融恐慌與巴黎倫敦會議（柏林通信）……朱偰（九）
日本兩大政黨的對華政策及其批評……濱田峯太郎（一七）
美國國籍法與華人……曾特（二九）

時論要删

救災之最急救策……俞寰澄（三九）



瑞典合作運動的最近進展……Marquis W. Childs（四一）
塞立格曼教授談資本主義之前途……Review of Reviews（四三）
蘇維埃之國際經濟政策……Maxim Litvinov（四五）
現代人種的幾種特性（H. G. Wells 等著）……范予譯（五三）
白石道人歌曲旁譜考……唐蘭（六五）

新語林

小爸爸李德維諾夫……東序（七五）
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幼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杜若（七七）
波麥克——斯拉夫民族中的回教徒……杜若（七九）
大陸洲之飄流……德佑（八一）
金魚的由來和蘭花的奇種……建人（八四）

霧（小說）……巴金（八九）
農夫（小說）（俄國雅珂芙萊夫作）……適夷譯（一〇三）
時事日誌……（一一一）

補白

時事漫畫（三幅）……（一六）
波斯駐英新公使安沙利……芒（二八）
美國的化裝品的消費……芒（五二）
一九三〇年各國軍費比較表……芒（六四）
糖果對於小孩的牙齒……芒（八七）
蕭伯訥論新聞記者……芒（一〇二）
美國最近出版的幾本好的傳記……芒（一一〇）

國際

國際勞工局宣布的中國十年建設計畫

大凡一個國家欲促進其偉大的經濟建設，則經濟生產的要素如土地，勞動，資本等苟有欠缺，自非先設法補充不爲功。卽如美國，開國之初，因爲地廣人稀，缺乏勞動與資本，以興建設。故嘗一面獎勵移民入國，一面募借外資，以補其生產要素上的缺乏。到如今，美國竟蔚爲世界上經濟力量最雄厚的國家了。我們中國，生產要素中最感缺乏的，莫若資本。十年前孫中山先生早已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曾以英文著有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書，想利用外資以振興中國的產業。

今日中國需要建設，更切於前。各國人士知中國的情形者，對於中國的建設問題，大都異常注意。故今年三四月間國聯要人來華考察時，中國將與國際合作以興建設事業的聲浪，便傳得頗高。隨後國府對外卽有財政部長宋子文署名致國聯之合作請求書，對內有全國經濟委員會的設置，並有十年建設大計畫發表於實業部駐滬工商訪問局五月二十三日發行的刊物內。迨至最近，據日內瓦的合衆社電訊，國際勞工局會同國際聯盟於八月十七日宣布仿蘇俄五年計劃之方法，預備發展中國的十年計劃。國際勞工局方面並聲稱：中國政府對此計劃業已批准，並願於詳細計劃提出後，卽行開始。該局宣言中對實現此項大計劃的財源未曾提及，但顯然有借款的酌定云。觀此，則利用外資以興中國實業的理想，似乎將近實現了。

國際勞工局宣言中所舉包含於計劃中者，按外電所傳，有以下五項：

一、開墾中國之荒地，約達三萬萬英畝；

二、擴充中國全國之鐵路，公路，空中航線，及其他交通事業；

三、沿中國海岸建築若干海港；

四、建造商輪八百萬噸，作海面及江河貿易之用；

五、建造大工廠以製造供給華人所需要之物件。

宣言中又稱此項大計劃半由中國政府直接管理下實行之，半由政府管理之各公司推行之。推行此計劃時，中國須購買鋼一千二百萬噸，煤二萬萬噸，而全部所需的鋼均須購自外國。

電文簡單，而在屬稿時國際勞工局宣言的全文又尚未見到，故目前我們對於宣言中的要點，所知道者止此而已。茲就已發表的這幾項言，中國既是農業國，則計劃中的第一項開墾中國之荒地約達三萬萬英畝，當然是重要的。惟憶今年二月，美國孟祿博士改善中國經濟狀況計劃中有言：『中國和平與建設之努力，僱用數百萬善良工人及增厚其購買力，可以大增其對其他各國經濟的需求，而不稍增他處之困苦。查中國上年運入之糧食價值約四萬萬元，此數若增大，則裨益吾美農務，實非淺鮮。又查中國上年運入之棉花與織品，超過其生絲之總值，此數若大增，則我美之植棉者與夫日本之製造家均可受益，而機器與各種製造品的需求，亦可有助於英，德，法，日。此四國均與此計劃有關係』等語。我們因此卻聯想到一個問題，便是現在宣言中所說開墾荒地一層，究竟以中國的需求為前提呢？還是工業先進國僅想藉此多吸收一些中國廉價的原料，而一面仍欲把巨額的糧食和製造品供給中國，以剝削中國人民的脂膏呢？宣言中第二至第四數項都是在使中國的交通發展。發展交通事業，在中國亦十分需要，可是列國的目的是否僅在增加中國門戶的開放，以利其對於中國的輸出品的銷行，抑還想促進中國的實業，使中國民衆得到些真正的好處？第五項是建造大工廠，以製造供給華人所需要之物件。但不知這些工廠的管理權是否操於我們中國人，抑是表面合作，而實則外人在華設立大廠，結果倒反妨礙中國幼稚工業的發展？這雖或都是過慮，但似乎是值得我們深察的。中國並非不產煤鐵。開發中國的礦產，興辦大規模鍊鋼鐵的工廠，為發展中國實業計是很重要的。現在宣言中則謂推行此計劃，中國全部所需的鋼均須購自外國，而煤亦須購自外國至二萬萬噸之多，並不顧及中國開發礦產與興辦鍊鋼廠的需要。究竟是什麼意思？至於實現這大計劃的財源如何，雖亦重要問題，宣言中既未曾提及，我們亦暫且不加討論。

我們提出以上幾個疑問，目的是在希望大家對於這大計劃加以思考，並非反對利用外資。因為中國本來缺乏資本，加之西北連年旱荒，中原多事，今年各省又復洪水橫流，水災波及十六省區域，災胞約一萬萬人左右，經此浩劫，資本愈感缺乏。為要補充生產要素的不足，則利用外資的需要自然更其迫切。惟外資輸入，倘善用之，固足以興邦，如在前的美國和日本；若不善用之，或條件太劣，計劃不良，辦法失當，卻亦危險，如非洲的埃及和剛果，都是實例。中國今後利用外資，自應力求條件和計劃的適當以及運用的方法得宜，否則『失之毫釐，差已千里』，難保不於後來反貽無窮之累。今國際勞工局方面既聲稱中國政府對此計劃業已批准，並願於詳細計劃擬出後即行開始，我們對於詳細計劃，自宜加以深切的注意，為集思廣益，慎重進行起見，政府似乎最好將詳細計

劃擬定後即把牠公開，俾各界均得貢獻意見，並召集國內財政，經濟，以及農工商業等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加以細密的研究和討論，然後作最後的決定，以期這計劃如果成立而實行，則其條件，辦法，計劃都很妥貼，使中國得收外資輸入之利而無其弊。（頌華）

英國國民內閣成立

英國工黨領袖麥唐納這次為着拯救政府危急的財政局面，而拋棄了工黨黨員的利益，不顧擁護自己上台之黨的反對，打破政黨政治的一般慣例，與站在反對地位的保守自由二黨合組所謂『國民內閣』(national cabinet)，博得一般資產階級與極端愛國主義者之『國先於黨』的熱烈褒獎，但是那些失業的工人以及一般小薪水階級者卻因此大倒其霉了。

麥唐納本是資產階級意識極濃的一人，他雖然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之工黨的領袖，但當他一握到政治實權後，他的一切施政就很少是代表那擁護他上台之工人的利益的。故他在工黨中的地位，早呈動搖，獨立工黨之開除他的黨籍以及莫斯萊 (Sir Oswald Mosley) 派之另成立新黨，在在足以表現麥唐納所領導的工黨政府之脫離工人的利益。然其所以仍得一般工黨議員之擁戴者，實因麥唐納的叛黨行為在一般緩進的黨員看來，還未充分的顯露出來，他們還以為麥氏有些設施，雖然違反了黨的利益，但尚因不得已而如此的。到了這次麥氏堅持以減低社會事業費的方法，而不以增稅等方法來平衡財政預算，纔始激起一般緩進議員以及為工黨基礎的總工會的反感，罷免他在工黨的領袖地位，而另舉前閣外相漢德森為領袖，國會中的工黨議員也組成為現內閣的反對黨，對新政府取絕對攻擊的態度。

麥唐納此次之所謂『非常』舉動，既然是為平衡預算而不得已撙節國用，但英國的預算究竟不敷多少，其撙節國用又取如何的方法呢？據現在的估計，英國預算所不敷的約為一萬二千萬鎊，這偌大的數目，英政府想從開支方面去謀補救，於是就於本年三月指定七人組織國用調查委員會 (Committee on National Expenditure)，以梅爵士 (Sir George Ernest May) 為主席，其目的在調查國家開支，以謀支出之可能的節省。該委員會成立後，即努力進行，於七月三十一日發表其報告書，凡可節省之處，無不極力削減，例如核減失業保險救濟費百分之二十，省六千六百五十萬鎊，道路建築費省七百八十六萬五千鎊，海陸軍餉糈改照一九二五年數額支給，省二百十九萬鎊，警餉減百分之十二半，省九十二萬九千鎊等。報告書稱所擬各項辦法實施後，其所省開支約共有九千六百五十萬鎊，其餘不敷之數則另行設法。

此報告書發表後，在蘇格蘭避暑的麥唐納就於八月十日突返倫敦，十二日召集內閣經濟委員會，開始考慮政府減政程序，以後數日繼續開會，但減政之大體方針並未有若何之具體決定。據倫敦每日郵報載稱，政府已決定平均撙節，人人犧牲，為減政原則，大致包括下列數項：

(一)停止侈靡之築路計劃六百萬鎊，(二)英國廣播公司政府津貼金核減四十七萬五千鎊，(三)閣員與國會議員減俸議員俸給減至每年五十鎊，(四)實施減低生活費方法及酌減文吏俸給，(五)教員薪俸減一成，(六)一切投資之固定收入徵稅百分之一，(七)失業救濟金每星期減二先令。但詳細決議始終未曾公布十九日內閣全體會議討論五閣員之減政提案，其結果亦未公布。但政府以減政來平衡預算的方法已引起爲工黨基礎之總工會的反對，據工會方面的意見平衡預算之最佳方法在於加稅而非減政，尤其是失業保險費的核減，總工會不信英國政府所遇之財政危局竟嚴重至工界與失業工人亦須犧牲之程度，內閣中漢德森輩亦抱此同樣見解，但首相麥唐納及反對增稅最力之財長斯諾登堅不接受總工會之意見，於是工黨的分裂現象益形顯露，而工黨政府之命運亦到了最危急的狀態了。

在工黨命運危急之際，保守黨與反對黨卻極力向麥唐納政府進逼，主張減政來拯救目前財政困難，而反對增稅。這時麥唐納所處地位的困難當可想像得到。麥唐納要是依從工會的主張，就不能不增稅，這樣保守自由二黨一定是要極力反對麥唐納的，在這樣財政危急的時候，麥唐納是經不起受人攻擊的；要是麥唐納想與保守自由二黨合作，則就不能不背叛工黨而放棄其昔日高談闊論的擁護工人利益的主張，因而其政治生命也將到了要完結的地步。麥唐納起初與保守自由黨領袖會商，以冀對於平衡預算問題成立一種諒解但總工會的意見與保守自由二黨的意見相差太遠，自然不能達到。在這樣兩難的地位中，麥氏究走那一條路呢？

在留心麥氏上台後之政治設施的人，大半是可以料到他必將背叛工黨利益而投入反對黨之懷的。故二十三日三黨舉行聯席會議後，麥唐納內閣就於二十四日提出辭職，但仍繼任總揆，與保守自由二黨組織國民內閣，聲明新政府非如尋常所謂之混合政府，而爲合作政府，其唯一旨趣在應付目前之國家急難。新閣之組織如下：首相兼國庫大臣麥唐納(工)樞密會議主席包爾特溫(保)，財政大臣史諾登(工)，內務大臣薩繆爾(自)司法大臣桑基(工)外交大臣李定(自)印度事務大臣賀爾(保)自治地與殖民地大臣湯姆士(工)衛生部大臣尼維爾張伯倫(保)商部大臣李斯德(保。)此外尙有若干政務員，不入內閣。新閣成立後，即於二十六日在白金漢宮宣誓。保守自由二黨亦各開會贊成其黨魁之加入新政府，全國報紙亦極力稱讚麥唐納之「先利國家而後利黨」的高雅態度，祇有工黨與總工會以及其機關報極力反對麥唐納及其所領袖之新政府。二十五日工黨即已通過反對麥唐納之提案，復選漢德森爲下院勞工反對黨之領袖，前內務大臣克萊恩與商務大臣格賴漢爲副領袖，積極進行其反對新政府的工作。二十七日總工會行政部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及國會工黨之顧問委員會聯名發表宣言攻擊新政府與麥氏之政策，並條陳救濟目前金融困難之辦法：(一)沒收國人之國外投資，(二)暫時停止償

債準備金之支撥，（三）增收固定利益債劵的收入，及各種不勞而獲的收入之稅。

但新政府在下院中有保守與自由二黨議的擁護，勢力頗厚。新閣於三十一日舉行第一次閣議，討論經濟提案，備提出於九月八日開幕之國會，其所擬提案未曾發表，但大概爲一種可得下院贊成之減政程序。同時復向美法二國借款，商談多次，亦於二十七八日成功，計法國貸以四千萬鎊，美國貸以二萬萬元。新政府之工作進行，可謂順利，但其未來命運，當還待國會的決定。（明養）

蘇俄最近的西方外交

俄與法最近有簽訂攻守條約的醞釀，俄與波蘭有談判互保條約的醞釀，其動機，其原因以及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實大堪注意。波蘭的外交政策，向以法國的馬首是瞻，故法國與蘇俄的交誼不睦，波蘭必與蘇俄的交誼不睦，法國與蘇俄的交誼親善，波蘭亦必與蘇俄的交誼親善。不過蘇俄究何爲放棄其一向敵視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而與法親善，法亦何爲改變其一向認爲蘇俄爲歐洲之大敵的觀念而接受蘇俄之請求耶？此值得吾人注意者一。

俄與德之邦交恢復最早，交誼亦最睦。德自戰敗後，在歐洲勢成孤立，故常欲借俄以自重。同樣俄以歐洲各資本主義國竭力反俄，歐洲國際間，無其插足餘地，常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威脅，而時虞有傾覆的危險。故亦引德以爲奧援。戰後十餘年，俄德同病相憐，因此常保持親善的國際關係。

德與法爲世仇，德自戰後敗於法，法以戰勝國的地位，任意宰割德國。成立凡爾賽和約，以束縛德國，成立小協約，以包圍德國，要挾大量賠款，以困弱德國，德雖戰敗，無可如何，然其仇法之心，固一日不忘也。又因法欲鉗制德，而使死亡已久的波蘭復生於德俄兩國之間，爲使波蘭有海口，特將丹澤闢爲自由港，而劃成波蘭狹道，不惜將普魯士割爲二截，波人又以其新興氣燄，以爲有大國援助，凌虐丹澤少數日耳曼人，此又德人之切齒而無可如何者也。故德人對波蘭之感情極惡劣。今俄突表示與法親善與波親善，德人自然要對此大爲不安。此後德俄關係仍像以前一樣呢，還是有新的開展，此值得吾人注意者二。

我們先從蘇俄方面觀察，蘇俄爲什麼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妥協呢？我們知道，布爾雪維克黨人一向是打着非戰口號的，這種口號是出於他們的眞心，還是口是心非的欺人之談，那就不得而知。因爲最近幾年來蘇俄積極準備軍事計劃，蘇聯的軍事計劃最近差不多是完成了。蘇聯當局採取全國皆兵的政策，所以她的後備兵的實力大爲擴充。在革命前的俄國，所有土耳其斯坦人，所有西伯利亞的非白種人，所有的噶吉斯人（the Kirghis）所有的北高加索人皆是無當兵義務的，現在也像其他的俄國人一樣，非擔任兵役不可了。這樣一來，蘇俄突然添了十五兆的後備兵，在這十五兆中間，至少有一兆半至二兆的人在戰爭爆

發時，可以立即徵調開赴到前線去。並且蘇俄還規定人人都要受軍事訓練，即是女人也不能除外。每天在莫斯科的街道旁邊，你都可以看見青年人在那兒操練。蘇俄這樣擴張軍備，是不是蘇俄的政治領袖傾向戰爭呢？那到也並不一定見得是這樣，與其講蘇聯是準備世界戰爭，無寧講是出於自衛的動機。蘇聯當局在上面已經講過，常恐資本主義的國家聯合起來傾覆實行共產主義的蘇聯，為謀生存起見，他們當然要有適當的防衛，他們就不能不注意軍備。就目前講，蘇聯當局是無意於戰爭的，因為戰勝了，布爾雪維克主義並不能有多大發展，戰敗了，布爾雪維克主義根本就要趨於崩潰，利害的輕重相權，布爾雪維克黨人當然不敢輕於啓釁挑戰。況且蘇俄當局現在又正在集中全國的精力，以完成艱巨的五年計劃，在這計劃的過程中間，蘇俄無他顧的餘裕，確是事實。並且蘇俄又是一個產業落後的國家，要從那落後的經濟狀況下爬上來，與先進的工業國爭一日之長，有多餘的勞力，亦必有雄厚的資本，然後工商業的發展，方能收穫最後的効果。蘇俄剛巧又是一個缺乏雄厚資本的國家，資本的獲得，布爾雪維克黨人不知化了多少腦力，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在吸收外資。為求得外資，她不惜獻媚於資本主義的美國，但美國對於抹去舊債的布爾雪維克黨人，根本是不信任的，雖有一些借款，杯水車薪，依然無濟於事。他們轉向德國，但負大量戰債的德國，亦無能力出借大宗借款，以饜其欲。他們的注意力遂轉向那戰後的暴發戶而握有現金四十萬萬的法國。欲得法國的信用借款，必須與法國接近，而有新約的締結，蘇俄毅然決然之與其一向視為最大敵人的法國進行不侵犯條約者，其最大原因，恐亦在此。

所以當俄法一方面進行締結條約時，一方面蘇俄高等經濟委員會副會長馬盧洛克 (Mashlauk) 即至法向法國協商賒欠二萬萬法郎的貨物，以三年為償還期。蘇俄吸收外資無所不用其極，於此可證。

蘇聯與法交誼親善之動機如此。再從法國方面觀察，法又何為與蘇聯接近呢？法自戰後一躍而執歐洲的牛耳，在國外，其最大的強敵德國，已屈服其足下，在國內，經濟安定，無失業的恐慌，法人之志滿意足，自然是意中事。目前可謂是法國的極盛時代，法國人心中的最大慾望，即是保持這種現狀而不變，故安全 (security) 與維持現狀 (the status quo)，為法國外交之二大政策。欲求法國安全，必須和平，法國人之需要和平，乃出自必然的結果。而所謂和平者，又即維持目前現狀之謂也。欲維持現狀，在國內，有充實的軍事上的力量，法人已預籌之久矣，在國外，又必有親善的『與國』，以為其奧援，此則法國之引為隱憂者也。法視凡爾賽條約為其鞏固的保障，然修改凡爾賽條約的呼聲，不但出諸德奧之口，即其最大強敵的意大利，亦日夜挑撥離間而謀破壞。法以小協約為其與國，而其強敵意大利，又日夜挑撥離間而謀破壞。不但此也，其戰前的友人——海上之王的英國，又復與法分離而與美親善，法除開幾個卵翼的歐洲小國外，歐洲幾個大國，簡直無與親善的國家，法人之不安，誠屬有由。白里安的汎歐同盟，其目的本在組合歐洲資本主義的

國家，在法國支配之下，包圍德國意大利，使之不能抬頭，而使法國永遠為歐洲的強權。但這種計劃不能實現，而反使德奧關稅同盟的產生，有所藉口，法之怨苦可知矣。法因仇德，故與德接近者，法亦仇之，蘇聯之與德接近，故法仇德亦仇俄。不但此也，布爾雪維克的蘇聯，最近且有與法系斯蒂的意大利接近的形勢，故法之反俄，戰後數年固然是最力，近數年來仍然為法國外交政策的骨幹。但法雖竭其全力反對蘇聯，而蘇聯依然存在，正如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所說的一樣，『你們這一批國家曾想用武力來推翻我們，而你們是失敗了。你們曾想用經濟絕交來困乏我們，而你們是失敗了。你們曾想用斷絕糧食接濟來餓死我們，而你們是失敗了。我們依然生存，一個農夫與工人的國家，他們正在用他們強勁的手，創造一新的社會組織，為保衛他們自己，他們不放開他們的劍。』法既不能打倒俄，遂一變其向來的政策，而利用蘇俄有吸收外資的需要，轉而與俄親善，也許正是白里安巧妙外交手段的施展。

法俄因有這兩種個別的動機目的，不能拉攏在一起的終於有拉攏在一起的可能了。於是俄法遂有俄法不侵犯草約的簽訂。該約大致規定兩國中間，如果有一國不先啓釁而被第三國侵襲時，則其他一國，應守中立。換句話說法或俄，不先啓釁而受一國或數國聯合侵襲時，其他一國應按照條約規定，嚴守中立。此外兩國通商條約，不久亦將簽定。如果這兩種條約能順利進行，則數年來俄法兩國間不斷的緊張形勢，或將告一段落。

俄既表示與法親善，德人對之自然要先疑懼。但蘇俄一方面與法談判，一方面就將談判的結果告訴德國當局，隨後蘇聯外長李維諾夫赴日內瓦時德外長寇蒂斯即與之密談俄德邦交事。俄德的邦交，有如許的悠長的歷史，當然不這樣易容就疏遠了。德固需要借重於俄，俄亦需要借重於德。所以俄之外交政策的發展，德國亦極有力量。德與波蘭的感情極惡劣，上面已經講到。俄欲得德的好感，對波的態度最近遂有重大的變化發生。以致蘇俄人民委員會對於波蘭提出之俄波安全及互不侵犯條約草案完全拒絕。俄波談判失敗，波蘭報紙謂是德國從中作祟，不謂無因。

法國是坦護波蘭的，因波蘭的與蘇俄的談判失敗，會不會影響俄法的談判呢？現在不得而知，法之不快，自然是意中事。法也許不因波蘭而變更其政策。不過從這一方面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俄非但與德賡繼舊好，而其關係更將趨於密切。今後俄與波是否能成立安全與不侵犯條完視法為轉移，俄法之關係如能趨於接近，則波蘭當不成問題，雖目前談判失敗，將來總有一天因法斡旋而趨於接近，如俄法的談判決裂，則波仍與法合，俄仍與德合，依然保持以前對峙的狀態，而愈趨愈向於殭硬化。俄波關係的關鍵在此，我們且靜觀俄法的關係如何發展吧。（杜若）

英上院修改選舉法案

單純多數制的選舉，適宜於只有兩個大黨的國家，而不適於多黨的國家，這是稍研政治學的人都知道的。英國自從工黨崛起之後，從來單純多數制的選舉，就發生缺點。其缺點就是在各黨於大選時所得的票數，與選出的議員的人數比例上往往相差很多，很欠公允。這種缺點在英國已於一九二九年的大選中暴露得很厲害了。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英國一九二九年大選後就有改革選舉法，取比例選舉制的一種呼聲與運動。這運動居然已發生相當的效力，今年上半年竟於下院中通過了一個取『選擇投票』(alternative vote)原則的選舉法案。（參觀本誌二十八卷四號國際。）可是據最近的消息，這新的選舉法改革案，雖已通過於下院，但經過上院討論後，大遭改削了。複投票權以及競選時各黨所用汽車車輛，須由『掌選官』(returning officer) 公平分配等規定，都被上院删去。改革案上有許多特點，在下院裏費了多少口舌才得保存的，已被上院取消。這是對於改革案熱心的人，尤其是多數自由黨黨員深爲失望的。

原來通過於下院的選舉法改革案，因欲調和各方的意見，其內容已經不取純粹的比例選舉制了。故主張實行比例選舉制的人們，對於改革案的內容已經覺得不滿。如今上院再把該案的許多特點取消，他們一定更其不滿了。可是上院中保守黨的勢力頗雄厚，這選舉法的改革案本爲保守黨所不喜，故該案的遭上院大大的修改，卻非一件意外的事。

不過比例選舉制適宜於多黨的國家乃是一件事實，而一國選舉法的改革，與政黨的變化及社會的輿論都很有關係。故假使英國從此不再爲二大黨對立的國家，以後總是一個三黨的局面或三黨以上的局面，則其改革選舉法與實行比例選舉制的呼聲與運動，恐怕非特不會就此消滅，并且將來還會再接再厲的進行。（頌華）





德國金融恐慌與巴黎倫敦會議

朱偰

一 信用恐慌之起因

自從美國總統胡佛提議緩付戰債一年，在七月六日發生效力後，一時在柏林交易所上頗現活潑的氣象；大家相信經濟恐慌可以從此減輕，德國的國內與國外的信用，可以不致動搖。可是在胡佛提議發生效力後不久，德國私家最大銀行之一——達姆城國民銀行（Darmstädter und Nationale Bank 簡稱 Danat Bank）——竟以七月十三日宣告倒閉。一時德國金融界大起紛擾，存款的人都紛紛往銀行或儲蓄庫（sparkasse）提款，同時馬克跌價的風說，傳遍市上，人心皇皇，幾乎有第二次馬克跌價（inflation）的現象。在表面上看來，似乎這次金融恐慌與胡佛提案正相矛盾，何以胡佛提案發生效力，德國可以緩付戰債，反而引起金融界的大紛擾——即所謂信用恐慌（vertrauenskrise-kreditkrise）？可是在事實之裏面，卻源源本本有線索可尋，德國此次金融恐慌之發生，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有久長的背景的。

自從今年春天以來，失業人數不見減低，經濟恐慌依然尖銳化，德國的經濟界危機，即一步逼進一步。這經濟危機的逼近，可以在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上，忠實的表現出來：

第一，六月六日德國政府下緊急命令，減輕政府對於失業救濟之負擔；同時發宣言宣稱德國國民負擔賠款的能力已至山窮水盡之時。

第二，從六月七日起德總理卜呂寧與外長寇蒂斯（Curtius）即往訪倫敦與英當局舉行吉可爾斯會議，商量緩付戰債辦法，以謀國際的經濟合作。

第三，德國政府之宣言，及英德吉可爾斯會議，引起美總統胡佛之注意，於是有緩付戰債一年之提議，經美代表梅隆在倫敦巴黎長期磋商

後，始於七月六日發生效力。可是中間因爲法國方面的阻礙遷延許久，德國所期望的國際對德借款，遲遲不能實現，英報即已認爲美法交涉之遷延一日，即爲德國方面多一日之損失。

第四、因爲胡佛驟然提議緩付戰債一年，以救濟德國之經濟恐慌，在國際上引起德國經濟危機緊迫的印象，於是德國公私銀行的外國存款，皆爭先恐後，通知撤回，一時德國金融界金額及所存外國匯票（devisen）大爲減少。

第五、德國各私家銀行，鑒於危機之迫近，思欲以共同擔保之辦法，阻止外國存款之繼續撤回，於是在七月八日，有金貼現銀行，柏林商業會社，商業私立銀行，達姆城國民銀行，德意志銀行與貼現公司，特留斯登銀行等一千工商界金融界團體共同組織擔保團（garantiesyndikat）提出五萬萬馬克，作爲擔保金，以表示德國信用之鞏固，阻止外國資本家之繼續撤回存款。

第六、外國資金存款繼續撤回，德國公私各銀行存金減少，岌岌可危，於是聯邦銀行總理路德（Luther）不得不向英法財團商量借款，於是有七月九日之倫敦交涉及次日之巴黎交涉，但因法國要求政治的條件，太爲苛酷，——據說有所謂財政監督，軍事監督，解散右黨之種種集團，及用關稅或鐵路收入作擔保等等——借款終於不成。截至德國金融恐慌發生爲止，路德氏尙奔走巴黎巴修兒（Basel）間，但終無效果。

所以此次金融恐慌之發生，其漸也久。從六月初以來，外國存款即漸漸撤回，一種慢性的隱匿的病症，已深入德國經濟組織內部，而首當其衝的便是金融中心的銀行界。此在胡佛提案以前不久，已有爆發的危險。同時德國資本家又怕馬克跌價，競提存款轉存國外。據瑞士的報紙登載，金融恐慌發生前後，德國資本家之購買瑞士匯票存款瑞士銀行者，爲數極大。外國存款與本國存款同時撤回，流向國外，勢不至於金融破產不可。據財政總長迭特里西（Dietrich）七月十五日晚無線電中廣播演講謂：

去年秋間，存在德國之外國短期存款，尙在七十萬萬至八十萬萬之間。此種存款，當然投資在各種事業上，自不能即刻收回。……此短期存款，例如投在建築工業，工廠，機械企業，與其他各種工商業之內。現在此種存款忽然通知立刻撤回，從已經投資之各種事業內，欲於一年中收回此七八十萬萬馬克，自然是不可能。可是在去年冬天，我們已把三四十萬萬馬克歸還外國——因爲去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結果，引起第一次外國撤回投資，目前的恐慌，是第二次。……所以此次金融恐慌之主因，不在本國資本家撤回存款，投資外國（據近來統計此種數目爲數甚微）而在外國方面欲從德國把八十萬萬短期存款，在數月內完全撤回。……

由此可見最近外國資本家撤回存款，至少當在三四十萬萬馬克之間。此種巨額現金及外國正金一時從德國金融界撤回，早晚必引起金

融恐慌，七月十三日達姆城國民銀行之倒閉，不過首當其衝罷了。

二　信用恐慌之爆發與政府之救濟方策

外國資本家撤回存款，至七月十三日巳達最高之點，於是德國最大私家銀行之一，即達姆城國民銀行，因存金不及應付，遂宣告停止付款。影響所及，牽動全德銀行，一時存款者紛向各銀行及政府所設之儲蓄庫提款；用馬克換美金者有之，購買珍珠金銀首飾以備不虞者有之；而馬克跌價之風說，又傳遍市上。同時交易所因國外匯兌中斷，宣告停業；而銀行及各儲蓄庫亦因不及應付撤回存款，都不能完全支付，或付支票以爲替代。又因德國信用制度發達，日常經濟流轉，都藉交換券，支票，及所謂流轉儲蓄 (giroverkehr) 辦法等，以爲支付，一旦信用根本動搖，現金不足社會上流轉之用，於是一切事業都受阻礙，一般心理，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

達姆城國民銀行之所以首先倒閉，亦自有其特殊原因。該銀行在德國私家銀行中占大銀行之一，與德意志銀行及貼現會社 (Deutsche Bank und Disconto Gesellschaft) 及特勒斯敦銀行 (Dresdner Bank) 鼎足而三，有一時期，且占私家銀行之第一位。此次該銀行倒閉之主因，則因外國方面存款，都爲短期的，而該銀行則多用以投在工商業上，一時不易收回，所以外國存戶競提存款，便無法應付。據該銀行最近業務報告，該銀行有一百十一支號，一百十儲蓄所；(depositenkassen) 在工業上該銀行最佔勢力，其所投資金之中，有四千萬投在勃留門 (Bremen) 北德羊毛梳織工業 (Norddeutsche Wollkämmerei) 之中。此外如漢堡各種工業，及上細勒西亞之工業製鐵工業，化學工業，汽車工業，以及柏林之許爾截斯造酒公司 (Schultheiss Bräuerei Gosellschaft) 亦多該銀行投資，並有時參加股票及業務本身。此種投資，都爲定著的，一時不易收回；且所投資之企業如北德羊毛梳織工業，近來因大受虧累，宣告倒閉，此羊毛梳織工業，亦有英國投資在內，且多爲同時存款在達姆城國民銀行之英國銀行，因此在外國心理上之影響，較爲不佳。達姆城國民銀行之倒閉，其自身領導者之計畫不過，應付不良，自應負相當責任。

達姆城國民銀行倒閉後，政府方面即積極從事救濟工作，以防制得法，金融界尚不至全盤動搖。其救濟步驟略如下述。

第一，政府即日下緊急命令，由政府擔保達姆城國民銀行，將來清算時償還所有債權者之存款。不過德國財政自身本已處於困難地位，此種擔保在外國是否可以取得信用，殊成問題。

第二，達姆城國民銀行倒閉後，其他各銀行，亦有被擠倒閉之危險，於是政府於七月十三日再下緊急命令，宣告銀行停業二日，即從是日起，一切銀行及政府儲蓄庫，郵政匯票處，不支付現金，只有聯邦銀行，不在此例。同時證券交易所，宣告停業數日。

第三，在此二日中，政府數次集議如何可以使現金流轉，不致過於缺

乏，使工資得以按期發放。一部分人提議將銀行準備金降低，使鈔票得以多多發行；又有一部分人提議，把從前馬克跌價時代所發行而今已逐漸收回之 Rentenbankschein，重新發出，以便流轉。但是此種 Rentenbankschein，現在因市面上流轉數目甚微，一般不甚了解其性質，實際上，和馬克之法定幣制，有兩點不同：第一，不能兌換現金；第二，一般交易無接受義務，只有公家收費，如納稅及手續金規費等，方得接受。假如一旦大量流行，社會上明知其分別，必引起馬克第二次跌價，於是惡幣驅逐良幣之公例發生作用，勢必至於引起金融界更大的紛擾。所以此種提案，被多數否決。關於減低銀行準備金，以擴大鈔票流行數目，政府已逐漸採行。按照德國銀行立法（第二十八條及三十一條）發行鈔票須有百分之四十作準備金，此項準備金，或由於現金，或由於外國匯票。（Devisen，多爲支票或交換劵之形式。）因金融界空氣緊張，現金流轉不敷，聯邦銀行遂將準備金降低至百分之三十二，以擴充鈔票流轉額；同時運用貼現政策（diskon-politik）將貼現率提高至百分之十，動產擔保率（lombardsatz）提高至百分之十五，利息率提高至百分之十三。此種貼現政策，效果極大：假如銀行因爲外界要求現款過多，存金不敷，則提高貼現率，即工商界所有交往之交換劵（wechsel）皆須貼現，交高率之利息，以此壓低需要；同時用高利息以吸收存金，提高供給，以求得平衡。此在中央銀行行之，更有特殊效果，假如現金流至國外，中央銀行即提高貼現率，使現金流出，較之留在國內，多受損失，以保存國內現金額。德國聯邦銀行爲國家銀行，享此特權，用提高貼現率方法，實際上限制國外匯兌，使集中於國家銀行，以便監督。

第四、銀行停業二日過後，政府仍未籌得妥善辦法，於是再下數道緊急命令，實際上使銀行停業再延長三天，只有爲付工資薪金，保險金及爲納稅等等，可以從銀行中提出現金。此兩道緊急命令——第一道 "Die Verordnung über die Wiederaufnahme des Zahlungsverkehrs nach Bankfeiertagen, den Varkehr mit Devisen und über Kursveröffentlichunzen" 第二道 "Die Verordnung über die Wiedraufnahme des Zahlungs verkehrs nach den Bankfeiertagen" ——都以七月十五日頒布，實際上限制國外匯兌及國內支付。

第五、德國自己資本家，不顧國家經濟困難，在時機危急的時候，還把巨額資本從國內提出，購買外國匯票，轉存國外，此種舉動，早爲國內外輿論所一致攻擊。於是政府在七月十七日，下緊急命令，限制所謂資本漏出（kapitalflucht）及漏租稅（steurflucht），同時宣告租稅大赦（steueramnestie）使從國外收回存款的人，不致因畏懼漏租稅受罰而躑躅不敢進行。同時政府又下緊急命令，限制報紙言論自由——因在此危急時期，各方責難之聲四起，猶以右派報紙，興風作浪，製造空氣——德國數十年來言論界所享之自由，至此掃地以盡。

第六、政府爲限制出境，攜資金至國外起見，將出境護照費提高至一

百馬克。政府數日來緊急命令朝下夕改，已受人民誹議，政府此舉，更受社會攻擊。實際上此種制裁，無濟於事，且表現政府之才窮力盡，小氣一至於此。因護照費提高至百馬克，富有階級，原有存款在國外，依然可以逍遙外國林泉之間，百馬克於彼等無足輕重，至若無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因近日限制國外匯兌影響，換取外國貨幣已屬不易，且手頭拮据，即使有至外國旅行之計畫，也早已取消原議。此百馬克之護照費，更屬累贅。再因此護照費之提高，尤引起奧國，捷克，瑞士等國反對，奧國公使，且向柏林提出抗議，因夏季德人赴三國旅行者最多，三國風景秀麗之處，旅舍客棧全仗旅游者為生，今受此護照費提高影響，蒙損失已屬不貲云。

第七、三日銀行停業延長期後，政府更下緊急命令，規定儲蓄庫每存款簿每日可付至二十馬克，銀行中不定期存款每日可付至一百馬克。此外匯款最高數目每日可至二千馬克。推勒維拉努國務員（Treviranus）在七月十七日晚廣播無線電演說時，說明此種種新頒布緊急命令，並謂戰前德國財富有三千六百萬萬（三千六百億）馬克，戰後則減低至一千二百萬萬馬克（鈔票流轉額不過此數三分之一）而德人用外國投資，不僅以維持一部生活，且用以付賠款，故一旦外國存款撤回，遂發生極大之恐慌云。

此次信用恐慌之影響，除上所述外，尚有形形色色，可作談助者，有以下各點：

第一、德人在國外旅行者，自金融恐慌發生，馬克在外國不再值錢，即大起恐慌。瑞士，捷克各地之旅行游人，先後歸國。有從捷京歸來者，因無捷克貨幣購買車票，不得已徒步歸至德境，再坐火車，叫屈不止。自緊急命令一日數下，國外交通幾已斷絕，每日出境之火車，幾全為空車云。

第二、因一般恐馬克再跌，競爭購買有用之物或寶石之類，以為準備，故有幾種商業銷路激增至五倍以上，獲利不止倍蓰。

第三、社會犯罪案件增加，秩序更加不安。在數年以前，報失業者為數尚少，因一般愧言失業，今則不然，稍有不如意，即報失業，以取得救濟金。一般中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因手頭拮据，信用破產，賴債及無賴行動，時有所聞，紳士之面具掃地以盡。而德人尚不知自省，怨天尤人，不改其往日驕橫之習，如動物園中之陳列非洲長唇婦女，供人參觀，以異種人列於禽獸，社會上曾無正論以校正之，羣視為應該，空巷往觀，可見正道已亡，人心已死。而社會上奢侈之風依舊，無怪犯罪竊盜案件與日俱增；管子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眞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

第四、最受無枉之災的，要算是外國留學生了。一般清貧學生，本來手頭無錢，倒還不受何等深切影響。惟有官費學生，或日常稍有貯蓄的學生，則不得不日日跑銀行，以提取一部款項維持生活。德國政府緊急命令中，又少顧到一般自由職業的人，只有工資薪金及保險金可以發放；殊不知學生之少許存款，用以維持生活，與工資等有同樣緊要。至於轉

學他國，則兌換外國貨幣不易，出境手續費又如是之高，只有困守德國，靜待其變。某君所謂『甕中之鱉』可以形容留德學生之困境了。

德國經濟界情形，目前還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中。至於此種信用恐慌，演進至何程度，是否可以尖銳化而演進至幣制恐慌（wihrungskrise），及貨幣恐慌（geldkrise）是在視國際間的合作如何，及國際借款是否可以實現，是否可以用國際經濟合作方法防制此信用恐慌之蔓延。關於此點，請於下節中論之。

三　巴黎會議與倫敦會議

現今世界經濟，以美法二國，擁有大量資金，財力最為雄厚。法國自近年來國庫囤積生金，以備第二次世界大戰，故全世界生金幾大半集中紐約巴黎二處。德國當信用恐慌之時，唯一辦法，只有向美法二國，商量借款，以救一時之急。但是法國假若不出面借款與德國，美國必不肯單獨行動，所以德法接近，尤其是借款的前提。但是自萊茵撤兵以來，德法關係日趨疏遠，起初是去年九月十四日的國會選舉，反法的極右黨大占勝利；繼以德奧關稅聯盟，欲把中歐各國組成一經濟團體，把法國排斥在外，當時英美認為德國對法疏遠，為外交政策上之一種錯誤。自此以後，德法關係，愈趨惡劣，在德國方面，修改和約之要求，日甚一日；六月中之英德吉可爾斯會議，又把法國撇在一邊，幾乎不認法國是歐洲的一個財力雄厚的國家。法國對德的感情，日趨惡化，白里安在英德會議後的宣言，稱楊格計畫包有緩和可能性在內，不能修改，以及美總統胡佛緩付戰債一年提議後，法國不肯遽然承認，正是這種政治背景的表現。

此次金融恐慌發生，德聯邦銀行總理路德氏在倫敦，巴黎交涉借款不得要領，德總理卜呂寧及外長寇蒂斯，不得不親自出馬，先赴巴黎，再由巴黎赴倫敦，與英美法當局或代表，磋商直接借款辦法。這在法國方面，算是爭回面子，因為從前吉可爾斯會議，英德把法撇在一邊；現在德有求於法，不得不先到巴黎來商量，也是一種外交上意氣爭執的事。

七月十八日，德國代表團——總理卜呂寧，外長寇蒂斯，及國務秘書皮樓（von Bülow）等——行抵巴黎，當與法國國務總理拉伐爾（Laval）及外長白里安，進行磋商，德方所希望之借款，為二十萬萬馬克。此行極為重要，假如此次德法磋商無結果，則倫敦會議亦必無具體的結果。

可是兩天會期過了，還無積極的結果，兩方面僅空泛的表示，而沒有相互的誠意談判。卜呂寧離開巴黎的宣言，不過形式上感謝法國，謂『此行能與法國當局誠意公開交換意見，我人認為滿意。』所以巴黎會議結果，不過剷除德法二國感情上的隔閡，是一種心理上的成功罷了。

巴黎會議完畢，繼以倫敦會議。該會議是英國政府事先正式召集商量停付戰債一年之具體辦法，及此次共同救濟德國信用恐慌之方策。七月二十一日正式開會，英國方面，自然是總揆麥唐納與外長韓德森；

美國方面，是國務卿斯汀生；法國方面有里安及拉伐爾，也親自出馬；德國方面還是卜呂寧和寇蒂斯。

在會議過程中，法國態度，漸變強硬。先規定討論範圍，凡不屬於討論範圍以內者，先分別在外，於是德方所最期望的數十萬萬馬克借款，以救國內一時之急，便全成泡影。七月二十三日，倫敦會議終止，最後不過規定在秋間德國秩序穩定後，再開一國際會議。

倫敦會議的結果，可以簡單敍述如左：

積極方面，德國並不得新的借款。此在德國方面，爲最大的失望，因德國在最後一刻，希望法國方面——即使借款數目不大——或英美方面，在必要的時候單獨舉行借款。可是兩種希望，都完全失敗。

第二，在消極方面，倫敦會議並非全無結果，至少有三點可值得記載：

(1)各國組織一種『過止合同』(stillhaltekonsortium) 使外國資本存款不致再繼續撤回。

(2)德國聯邦銀行，得延長放款及存款期限。

(3)在心理上，使社會上可以安定，因爲一切事已經進行，秋間九月或十月中可以再開一次國際會議。

(4)派遣一國際考察委員會至柏林，按照英報"Daily Herald"所載，該委員會之任命，在表示一種警號，使救濟德國之他種方策不得不繼續進行。

(5)德法關係之改善，此拉伐爾在七月二十二日對法國新聞記者談話中，特別注意之。

實際上倫敦會議還在柏林繼續，美國務卿斯汀生，將於今日（七月二十五日）來柏林，而麥唐納及韓德森，亦將於二十七日來柏林相會。至於英美二國，是否沒有法國，可以單獨借款於德國，這正是不易解答的問題。

總之倫敦會議，不過給與將來一種希望。可是德國所要求的，乃是即刻國際借款，以救濟國內金融一時之急。這個要求，可以說完全沒有成功；於是德國的經濟界，遂在不生不死的狀態中延續下去。目前德國情形，極爲不安，極左極右各派，正在竭力攻擊政府，八月中又要舉行國民票決 (volksentscheid)，以決定卜呂寧內閣之運命。（記者按此投票結果現已揭曉，勝利屬於政府黨。）一方面胡根堡——民族主義黨領袖——正在宣傳其『非鮑爾雪維克主義，即須實行軍國主義』；他方面共產黨亦在蠢蠢欲動，舉國洶洶，莫知所底，德國的大局，正未可樂觀呢。

一九三一，八，二十五，北歐旅行前一日，柏林。

時事漫畫

鼠牽獅子走



印度前總督嘗被甘地所牽制的情形！（英報）

德人與楊格計畫



德人負了地球般的一個負擔，好像壓在十七八層地獄裏了！（德報）

苛政甚於虎



下面的猛獸向上面的人道：「你再不爬上去，我就要來吃你了。」不管他爬得上爬不上。（美報）



日本兩大政黨的對華政策及其批評

濱田峯太郎

本篇係前上海日日新聞主筆日本濱田峯太郎君特爲本誌撰述。濱田君爲日本有數之外交研究家，在日本著名的外交雜誌外交時報中，時可見其著述。夫中日二國原屬同種同文，且又同處東亞，在理誠應互相提攜，藉以抗拒專以侵略爲能事之歐美帝國主義。奈日本當局昧於此義，表面雖盛唱中日親善，而實際上則對我常施其帝國主義侵略的政策，因此中日爭端反較中國與其他各國爲尤多尤烈。例如前之濟南慘案，近之萬寶山事件，均其最著者。最近朝鮮排華，事雖由萬寶山事件所引起，但識者均知其隱受日政府之慫恿。以故我國朝野上下，一致抗議，國民並實行經濟絕交，以促日政府之覺悟。在此嚴重事態之中，日本對華政策，吾人更有詳細解剖之必要。適値濱田君撰文投笱，將日本二大政黨的對華政策，軟硬二派，細細介紹，文中多引用二黨在議會之辯論及外相幣原之宣言，以爲論述之根據，自非空言泛論者可比。最後並加以明晰之批評，認日本政友會對華強硬政策爲時代錯誤，評民政黨及幣原外交，謂雖對於中國新興勢力略有認識，但亦未能澈底改進，殊堪扼腕。立論似較一般日人爲公允。讀者得此，可詳悉日本對華外交之根本觀念。至文中涉及中國國民革命及對於三民主義之觀察，純然代表一部分日人之見解，讀者當不至誤會。惟原文甚長，今以篇幅關係，刪辟僅及其半，特向濱田君表示歉意。

記者

一　緒言

日本政界，因最近府縣會議的議員改選即將開始，野黨政友會的倒閣運動愈加急進，同時對政府與黨的攻擊亦愈益猛烈。政友會攻擊現內閣的着眼點，向以裁軍會議問題，財政政策以及現下經濟恐慌的責任問題等等爲主。但最近則有注意於外交問題的形勢，而尤置重於對華外交及對俄問題，他們將竭力攻擊所謂幣原『軟弱外交』，喚起全國輿論的注意，以促進內閣的倒閉，而期在府縣議員的選舉戰中獲得大勝。

中國國民政府自在國民會議宣言自動廢棄不平等條約以來，早已制就『取締在華外僑辦法』並聲明『卽時收回租界』一方對日，英美的法權問題交涉，態度亦頗強硬。在這時候，又不料滿洲方面適值（一）滿鐵公司收入大減，（二）各地排日運動陸續發生，（三）東三省要人竭力主張收回滿蒙利權，（四）中國已積極規劃與滿鐵線並行之諸鐵路等。日本人民受此種形勢的刺戟，神經已極度銳敏，故政友會利用這個機會，將攻擊現內閣的着眼點，集中於幣原軟弱外交。其第一事，卽爲政友會最近發表『關於對中俄外交的聲明書』大致如下：——

『就外交上以觀察民政黨內閣的所爲，亦一如內政，始終取消極的途徑，一以退嬰自屈爲能事。此則已爲衆目所均認。而於對華外交爲尤然。夫保持東亞全局一事，實爲明治以來我國（指日本，下仿此）的國是，亦卽日華國交之基調，而現內閣似有已遺忘之感。同時亦可知在以幣原男爵爲外相的現政府，欲求其保持此項國是，實行基於此項國是的政策，究屬不可能之事。我們對於鄰邦中華民國人民的發揚蹈厲，努力於建設新國家一事，固表深切的同情，抑雖積極援助，亦所不辭。這是從我們同爲亞細亞民族之本能的熱望所迸發出來的眞情。但如立於保持東亞全局的見地，而爲正當的我國民的權利利益，則不能不加擁護，一日亦不得忽略。此項主張，雖中華民國之人民，亦無唱導不同意之理。故我國對華外交，必須根據此項主張，決定方策，又參酌四圍情勢，以期實行。本此主張，故我黨對於日華現實問題的重要事項，所懷抱的方針意見有如下述。

一、治外法權撤廢問題　這問題，日本國民曾受與中華民國人民同一的體驗，故對於鄰邦人民的切實要望，熱烈努力，誠不勝其同情。不過就此問題以考察我國的利害關係與立場，則事情卽大有不同者，原我國與中華民國本爲浴受同一文化的同種民族，又以鄰邦接壤的關係，故其國交亦極爲複雜而綜錯。日本與中國和日本與歐美諸國的國交，究不可同日而語。卽如在民國領土內我國民居住者逾百萬人，而滿蒙問題又與我國存亡有重大之關係。是故我國若將此種事實細加考慮，則對於撤廢治外法權一事，卽須較歐美各國格外愼重。此在民國人恐怕也能深諒的。

二、外國公共租界及日本專管居留地的撤廢交還問題　這問題也應和前項以同一精神妥爲處理。

三、沿岸貿易及內河航行權問題　此二事乃以多年的條約爲根據，又經我國國民的刻苦經營，始達成今日之域，此二事又對於民國產業的發達及地方的開發有很大的貢獻。此兩種事實是決不能否定的。而當事者方面，更以此故，保有重大的利害關係，也是不能否認的。因此，我國商民從來由此而得的通商貿易以及交通上的情形，我國卽不能不加以愼重的考慮。故此二事的處理解決，一方須考慮以上各點，一方須尊重民國的熱望與面目，而對於我國正

常的主張不致忽視的公正適切的解決方策，想來也決不是沒有的。

至於外交官拒絕事件，實爲我國自加入國際團體以來最大的不名譽事件，爲我國民所大感不快者。此項事件的發生，固屬意外，同時亦可謂爲中日國交上的不幸事件。誘發此不幸事，而又無法以保持帝國威信，則民政黨內閣的無能失策，決難輕恕。今中日邦交甚至東亞全局的保持已陷於向未曾有的危機，而其原因蓋發自外交官拒絕問題，既被牽制而至今猶不派遣正式公使，僅指定代理，則民政黨內閣可謂連日前遠東危局的重大性都未能認識。（譯者按，現日本政府已任命重光葵爲正式公使。）這爲中日及東亞全局着想，真不堪寒心呵。

至於滿蒙爲我國生命所繫，今之狀態，直爲吾人所不忍言。外交破綻可謂已達極點。爲今之計，惟有一新我國民對滿蒙問題的認識，必使政府表示一種公正嚴肅的態度而後可。』

自政友會發表此項聲明書以後，民政黨亦即發表反駁書，擁護幣原外交，大致如下：——

『我國現下的急務在於確定調正世界經濟大變的對策，以使國民生活有更生的機會。外交方針亦應廢除武斷外交，而以相互協助爲基礎。田中內閣因標榜滿蒙積極政策，致釀成未曾有之大不祥事情，這尚爲我國民所記憶。民政黨內閣成立以來，將田中外交的失敗漸次改善，中日兩國的親交關係，亦得復活，此爲世人之所公認，至關於治外法權撤廢，租界收回及其他諸問題，民政黨的對華外交，一如幣原外相之聲明，在於確保日本國民的生存權，同時又以能副中國國民的熱望爲根基。政友會責難政府不派駐華公使，須知問題並不在於資格而在於人才。田中內閣連專任外交大臣都不曾任命，致對華外交陷於窮地，政友會假作忘卻，而非難現政府不派駐華公使，寧非滑稽之談。政友會提出旅大收回問題，須知我們對於確保既得權利，不准他人侵犯一層，實抱有比政友會更確定的方針。因中國政治家的黨略宣傳而起騷擾，這纔是輕舉妄動呵！』

我們熟察了政友會對於幣原外交的攻擊，和民政黨的反駁聲明，覺得政友會所主持的對華外交，其根本意識是這樣：

一、以明治以來傳統的軍國主義觀念爲其基礎；

二、對於中國新興勢力和其趨勢，不能明白認識；

三、因爲以傳統的軍國主義觀念爲基調，所以不斷地主張所謂『體面論』；（如對於外交官拒絕問題的論難）

四、不但不知中國新興勢力和其趨勢，連自己應怎樣纔可以更生，應向何方向伸展也未能認識。因而始終不能脫除明治以來軍國主義時代的意識。

凡此種種，其爲舊時代的遺物，固不必說，甚至現實的國際經濟的動

向，與因此而起的對外經濟政策即所謂外交的本質一件事實猶不能理解，雖說他們沒有談外交的資格亦不爲過。

反之民政黨對華外交的核心，即支持幣原外交一點，可以說比較進步的，而幣原外交的特質照民政黨自身所提倡，即

一、排斥武斷外交，而以相互協助爲基礎；

二、確保日本國民的生存權，同時尊重中國國民的要望竭力援助其新國家的建設

等等，則可謂對於中國的新興勢力和其趨勢已稍能認識，而且保持一種企圖適應此種形勢的態度，不愧爲新時代的外交方針。不過話雖如此說，在政府未將對華政策的具體辦法提示以前，我們對於幣原外交，果能照民政黨的主張，一以相互協助爲基礎，而將對華各起懸案根本解決與否，究不得不有所懷疑。老實說一句，民政黨——及民政黨所支持的幣原外交，不過態度是自由主義的，是新時代主義的罷了，其所抱負的外交政策似以國際經濟爲基礎罷了。實際上則是消極的，屈辱的；徒標榜中日兩國親善而實際上則不免是追隨的外交，總之是無能的外交罷了。

何則？幣原外交徒喊着中日互相協助，僅僅以表示態度爲止，但如何可以解決中日兩國間根本阻隔的諸種懸案，如何可以善導之使有利於中日兩國，並藉以解決遠東問題，則未嘗顯示積極的抱負啊。

•　•　•　•

我們對於日本現內閣的對華問題既作如此觀察，同時對於野黨政友會所唱導的對華政策則又斷定其爲軍國主義時代的遺物，故對於遠東問題的前途實不勝其憂慮。蓋我們以爲欲妥切的處理遠東問題，必須以中日二國能眞實的親善提攜爲其前提，且必須立足於民族主義而後可。至如幣原外交所唱口惠而實不至的相互協助，中日親善等等論調，究不足以解決遠東問題。欲就中日二國親善提攜而解決遠東問題，則惟有：

一、絕對的積極的相互協助，

二、把向來狹義的軍國主義觀念完全脫除，

三、必須充分認識日本的經濟地位乃是國際經濟的一環，並須認識遠東問題的本質意義。

四、同時對於爲遠東問題一個要素之中國地位，必須理解，

五、須具有極大決心，把向來日本對華外交的策略根本推翻，力謀刷新。

要照這樣積極的方針進行，纔能有成。

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所以下面要把第五十九議會中的各種論辯：（一）解剖政友會的對華強硬論，（二）解剖民政黨的對華自由主義論，（三）詳察幣原外交，（四）並及貴族院一派的對華積極論，（五）最後試就對華政策強弱二論作一個總批評，這就是本稿的目的了。

二 政友會對華强硬論的解析

政友會的對華強硬論，又可分為總括的對華強硬論，與滿蒙問題強硬論，及最強硬論三種。

一 總括的對華強硬論

政友會的對華強硬論者，可以床次竹二郎氏為其代表。氏在五十九議會提出內閣不信任案時說明理由的演說詞中說道：

『日本和中俄二國相隣接，二國新在革命之後，所以日本不能不直當二國的革命外交。二國的外交，因其各有特殊的國情，所以有時是積極的，澈底的，有時又不免是大膽的，露骨的。因之日本的外交，應該基於國策，確定方針，臨之以公正堂皇的態度，除此以外，別無良策。就此以言，則現內閣的外交，蓋已根本錯誤了。現內閣的外交，不顧我國在東洋的地位，不知中俄二國的目的方針，殊為遺憾。日本的使命在乎保持東洋的和平，增進東洋的文化，以貢獻於世界，日本的軍備外交，亦即當以此為其基礎。故日本的外交方針極易明瞭，即對華深結友誼，維持密接的經濟關係，同時確保我國在滿蒙的地位，而圖經濟的發展。對俄則擴充既得的權利，實現與滿的通商關係。以此二者為基礎，東亞和平始克維持。這就是日本外交的神髓了。但是由此見地以考最近的情勢，則遺憾實多。即中日二國的關係，尚多缺乏意志疎通之點，馴至各種懸案無法解決。而滿蒙的現狀，尤足憂慮。日本在滿蒙的地位為日本生命之所繫，設起不安動搖，我們決不能默視。滿蒙不特與我們經濟上有重大關係，即東亞平和之鍵亦藏於滿蒙問題之中。滿蒙而起動搖，即東亞平和的動搖。滿蒙經濟關係的不安，同時亦即對滿蒙政治關係的不安。在歐洲大戰時，東亞平和猶能維持，而至今尚能確保者，這實是日本將東洋和平的責任全力負荷的結果。為使此種責任將來亦繼續負擔，故各國亦有確認日本在東亞之地位的必要。因為欲負擔責任，必須保障其所以能擔負的地位啊。……』

綜觀床次的主張，大體是（一）東亞和平的保持繫於滿蒙問題，（二）滿蒙現狀的動搖，即東亞和平的動搖。（三）為維持東亞和平起見，勢非先掃除日本在滿蒙經濟上的不安不可。（四）現內閣的外交政策，不辨日本在東洋的立場。這種意見與明治以來日本朝野兩方所論議提倡的滿蒙中心說絲毫無異。其要點在於永久維持日本在滿蒙經濟上，政治上的獨占狀態罷了。

此外政友會松岡洋右亦為攻擊幣原外交的一人，他以為世所謂幣原對華外交，其具體的結果，就是二件事情。即前有南京事件，後有小幡公使拒絕事件。又如政友會秦豐助則竟批評幣原外交為第三者外交，說幣原自己竟忘其為日本的當事者，而以第三者的地位自居，就兩方的言論以作判斷，不把日本的權利利益放在眼中。於此可見總括的對華強硬論的概要了。

二　滿蒙問題強硬論

政友會對於滿蒙問題的根本意識是『主張日本的生存權，』如床次氏說『滿蒙就是日本國民的生活線，』松岡洋右亦說『無論從國防上，從經濟上講，滿蒙問題均爲關係日本存亡的問題。』此外最代表的言論，則爲川村竹治在第五十九議會貴族院會議的演說，摘錄如下。

『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係根據條約及其他協約而來，根柢至爲堅固。過去數十年來，舉國擁護，不敢或懈，又爲中日二國的共存共榮起見，投下巨額資本力圖開發，藉以增進中日兩國的福利。但是最近日本對華外交，關於滿蒙一點，使人大感不滿。中華民國因鑑於列國之寬容，常轉換其對內政策於外交方面，往往提出不法要求，有時且有不顧國際信義，動輒提倡排日，以脅迫日本。而日本此時若只知追隨，以求博得民國的歡心，則不外將既得權利，全部拋棄。所以我們爲顧慮我國權利的現在及將來，不可不採取堅決的態度。充其量也不過依然排日排貨而已。若事事迎合民國，博其歡心，恐終徒勞無益。民國態度的不當，並不足憂，所憂者反爲政府態度的軟弱。而我們所最重視的尤爲滿蒙經營的基礎，卽滿鐵之現狀及其將來。滿鐵會社自創立以來，已有二十年之歲月，營業成績，大體順利。但至昭和五年度，俄而發生變異。據聞貨物運費的減收竟達二千五百萬圓。本年度或且在三千萬圓以上。此實爲創業以來所未有之情況。至其原因雖說是一般不景氣及銀價下落之結果，但我們所視爲最重大而可憂慮的原因，則爲民國的滿鐵包圍計劃。民國在滿蒙方面的鐵路現狀，最近新聞紙上已詳細報告，滿鐵兩旁，東有瀋海，吉海，吉龍諸線，西有四洮，洮昂，齊克諸線，現已完成，而相互間的連絡運輸亦已成功。更加東北交通委員會預備將此西東兩線再行延長，東至綏遠，西至黑河，復藉北寧鐵路卽京奉線以與新近完工的葫蘆島海港相連絡。一方又計劃自葫蘆島經熱河，至庫倫的幹線。除上三幹線以外，尚有許多培養線，正在調查之中。然而日本外務大臣在其演說中猶說民國方面的計劃，謂其能危害日本南滿鐵路的地位，殊不足信，並謂卽有此種企圖，亦決難實現。但是如上所述，現在既成的民國鐵路如打通線，吉海線，瀋海線等，不已成爲滿鐵的大威脅嗎？滿鐵的將來與北滿的貨物有重大關係。今民國鐵路計劃擬於滿鐵左右兩方造成平行線，此不但北滿貨物滿鐵不得運輸，卽連向來滿鐵所已得者亦將被奪。滿鐵在前本須與烏蘇里鐵路及中東鐵路互相競爭，今則更加民國各鐵路，則已受三面挾擊的形勢。長此以往，滿鐵之事業將永久不能回復，而所謂滿蒙開發的大使命必將根本破滅。此事於我國國策的進行，必遇重大挫折，蓋已明甚。』

此外政友會議員內田信也的議論尤爲強硬，茲不具述。

三　民政黨的對華自由主義論

一　總括的對華自由主義論

民政黨的對華自由主義論本以擁護並支持幣原外交爲其基礎，所以牠的中心點是：

（一）爲確立經濟國策起見，對華問題必須重視；

（二）因中國隣接日本，而爲一大市場，所以更有重視的必要；

（三）爲確立經濟國策，其手段必須是平和的，經濟的；

（四）除去東洋方面經濟發展的障礙，且進圖積極的發展，實爲中日問題解決的關鍵；

（五）以此見地而言，則滿蒙問題只其一小端而已；

（六）所以對幣原外交而施以非難攻擊，實足以妨害日本的經濟國策。

上述六項即民政黨對華自由主義論經濟中心主義論的骨幹，代表此項主張的有富田幸次郎的演說：

『床次就外交問題以攻擊幣原外交，推其思想，似有喜歡帝國主義外交的傾向。不知今之時代已非帝國主義外交的時代，必須以平和主義而徐圖經濟的發展。今與我日本距離最近而又有非常密接的關係者實爲東洋之市場。然而日本反有不注重東洋市場之感。無論中國，無論南洋，其輸出入大部分即七成以上均與歐美有關。就中國而論，中國的輸入貿易，日本僅佔其十分之三，其餘七成，均爲歐美所佔。日本輕視此極近而又大之市場，於經濟上之發展，究屬無望。所以我們常顧慮及此，謀在東洋尤其是中國確立一經濟市場。對於中國常執指導親善的方針。不料前次田中內閣反對此項政見，二次出兵山東，費國幣四千萬圓，以威嚇中國，並引起張作霖炸死事件，致激發中國朝野上下的反感。對華關係，卒至無路可通。因此內閣更迭，濱口內閣力謀善後之策，中日關係始見改善，中日貿易亦見增進。現內閣外交的根本定義，是在提倡國際正義，努力世界和平。總言之，即在除去世界各方面，尤其是東洋方面經濟發展的障礙，進而圖謀發展。對於中國方面則力圖我國經濟市場的確立。總之，幣原外交的總綱，在於確立經濟國策，對全局問題統籌各種計劃，均以平和的經濟的爲主，計劃遠大，理想高遠。若僅就目前假領問題，滿洲鐵路問題一二事件以相質難，直無異盲人摸象，焉能得其眞相，而非難攻擊，徒足以妨害我國經濟國策而已。』

他如櫻井兵五郎則又極力爲歌頌幣原外交的功德，說『幣原使對華外交復上軌道；銀價雖低，而對華貿易尙有相當成績。去年五六月內中國內戰，日本不動一矢一兵，而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三千日僑絲毫無損。這都是幣原外交的成功』云云。

二　關於滿蒙問題的自由主義論

關於滿蒙問題民政黨雖未敢大膽地唱言自由主義，但其主張大致如下：——

（一）滿蒙的旣得權利自宜加意擁護；

（二）滿蒙問題的核心在於包圍滿鐵之中國鐵路的並行線問題，此問題必須以中日共存共榮爲原則而圖解決；

（三）現內閣正在研究其解決方策而與中國交涉之中。

總之，滿鐵問題當就滿蒙自身以求解決，以此僅不過全局的對華問題中的一片鱗，沒有像政友會一般的重視。因之在第五十九議會中民政黨方面對滿蒙問題發表具體意見的亦比較少數。

四　所謂幣原外交的內容

一　總括的對華問題論

現內閣卽幣原軟弱外交之根本的理論在幣原外相所發表外交方針中關於對華外交的部分已有詳細陳述大致如下。

『民國的前途今後固尚有很多的難關。欲破此難關，一面固須藉中國政治家的勇氣和忍耐，同時又須俟列國的友情和援助。國民政府今方肅淸內亂，從事政治的建設，樹立國家的基礎。對外亦力求國際地位的平等。我國原亦由國際不平等地位而躍進者，對於中國此種努力，自希望其成功。政府亦不惜盡力爲之援助。中日兩國以有長久的歷史，始成立今日般複雜密切的政治關係及經濟關係，在構造此種關係的各種分子之中，何者具有於我國國民生活係屬必要而不許改變的性質，何者可以應世界的變遷，尤其是中日間的新形勢而可改易調整，調整的順序方法怎樣，對於這些問題國論當然是可以一致的。爲處決這些問題，兩國中的任何一方如以宣傳威嚇相加，徒足以增加事態的糾紛，難達有益的目的。必須互相以寬大的精神及理解的態度講求共存共榮的方策，始可解決各起交涉條件，而增進雙方眞正的利益。數年來懸而未決的南京事件，漢口事件，其損害賠償問題，最近二國當局間意見已見一致。中日二國間的重要通信機關，卽上海長崎間及青島佐世保間的海底電線問題，經數個月困難的交涉，卒於舊約滿期之日決定締結新約。滿洲的鐵路問題數年來糾紛不少，但政府依着上述方針，正努力於適當的解決。我們決沒有不顧民國正當的立場妄作利己的要求之意。同時亦不信民國有令我南滿鐵路地位感受危害的計劃，卽有此種企圖，也不是容易實現的。』

至幣原對華外交上的態度，據其自己告白，說『各國現對日本莫不懷反感疑惑之念。其原因且不必說，而旣有此樣情形，則一切問題的解決，卽感受困難。所以我們目下第一努力之點，卽在此種事態的改善。力求緩和中國對於日本的疑慮。』又說『向來各國對於中國的行爲認爲不法者，只是提出抗議而抗議並不澈底。這因爲中國沒有鞏固政府，中央政府的威令，不能普及地方之故。然今則中央政府的地位已經確立，對於日本的政策亦漸次諒解，一切問題漸就解決之途。』

總之幣原外交的要點，在於澈底維持中日兩國的親善關係，一面使

日本政策爲中國官民所諒解，一面又鑑於中國現下的國情，並爲確認中央政府的地位和其實質起見，對於中國一切不當行爲，亦儘量容忍。這就是幣原外交的特徵。而反對黨及一部分的強硬論者，斥之爲軟弱外交或屈辱外交，也就在這一點了。

至考幣原外交之所以軟弱，蓋不外下列各點，即

（一）對於中國新興勢力及其趨勢，已有某程度的了解；

（二）認定日本經濟國策的確立，有援助中國新興勢力的必要；

（三）因此對於中國新興趨勢卽其對外抗爭應取竭力讓步的態度。

二　幣原外交對滿蒙問題的具體論

中日間的政治上經濟上的複雜密接關係，雖以久遠的歷史爲背景而徐徐造成，但是幣原卻以爲不一定不許改變。而應依照世界情勢尤其是中日新情勢的如何爲之調整改善。故其對於滿蒙問題亦不以爲必須像政友會及其他強硬論者所唱，固守明治以來的對華方針，這又是幣原外交的特徵。幣原解釋滿鐵的減收，並不由於中國鐵路的包圍政策。以爲『滿鐵減收由於中國大豆沒有輸出。大豆沒有輸出的原因，一由於銀價的低落，一由於歐美市場無此需要。因大豆無輸出而感困苦的，實尙以中國鐵路爲甚，固不僅滿鐵而已。如中國鐵路有輸運貨物，而滿鐵減收，則猶可說，但今則並不這樣。中國鐵路現因運貨減少，甚至連職員俸給都停止不發了。這可見滿鐵減少，並不由於中國鐵路的滿鐵包圍策。況中國鐵路自現內閣成立以來，未嘗增設新線。北通線是昭和二年十一月完成的，海吉線是昭和四年五月開通的，自此以後，未聞有新設鐵路呢。

滿蒙鐵路問題，固爲中日亟待解決的懸案。幣原以爲解決此種懸案，最好與中國政府訂結協定。『使中國鐵路旣受相當利益，而滿鐵利益，亦仍得有相當保護。換句話說，就是以共存共榮的原則與中國談判協定。』

與此有關的葫蘆島築港問題，幣原亦以爲不應有所非難。因爲『對鐵路並行線固尙有可唱異議的條約根據，但對於築港一事則幷沒有可以提出抗議的根據。不許中國築港開發富源，滿洲利益只許日本獨佔，一切貨物必須出口大連，這種主張未免太無理了。』

由此可知幣原外交的滿蒙方針一在求親善關係的維持，一在以親善關係爲基礎而謀兩國的共存共榮。

五　貴族院一派的對華積極主義論

日本貴族院一派所主張的對華積極主義論，比較政友會的強硬論派更爲強硬。他們的意識形態，實犯了下列各病：

（一）不知革命的新中國，

（二）昧於世界大勢，

（三）不脫極端軍閥主義時代的旣成觀念，

(四)不但不了解中國爲國際經濟的一環，連日本的經濟地位亦未嘗了解。

所以他們的對華意見不免成爲缺乏常識的論調。他們認現內閣爲規避戰爭，說幣原提倡中日親善結果適得其反，以南京事件爲日本海軍最大的恥辱，以小幡公使被拒絕事件，謂中國人目中無日本，更說中國革命無成功之望，內亂紛擾永無了局。總之一句話，是責備幣原外交不應該這樣軟弱，不爭氣罷了。

六 對華政策强硬論的本質的批評

中國的國民革命，考其實乃是一種近代的資本主義革命。此國民革命的所以成功，就所謂國際經濟一環的中國經濟的社會的趨勢看來，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因爲中國的經濟社會組織將進入於近代的資本主義化的道路了。換句話說，即近代資本主義的狂潮已經瀰漫於中國了。

國際的資本主義在其到達成熟期的時候，換句話說，即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突進而至於第三期的尖銳化的時代，在此國際經濟圈內的後進國及半植民地社會，其所能進行的當然路徑，就是走上近代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階段。所以爲後進國的中國，其經濟社會的本質的要求，勢必對於

(一)國際資本主義全體的壓迫，

(二)先進資本主義國輸出商品輸出資本的壓迫，

(三)由上述二項而來的自給自足經濟政策的解體，

(四)國內封建勢力的跳梁，

(五)農業經濟的崩壞，

等諸形態發生反抗作用。故其傾向和趨勢，勢必成爲(一)對封建勢力的抗爭，(二)破壞封建制度的運動，(三)對國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抗爭。最近中國以三民主義爲中心的國民革命，其所以能勢如破竹，迅速擴遍於全國的原因，便是根據有上述客觀的條件而來。而由他方面看起來，也可說在這個客觀的現實條項產生於以三民主義爲主的一種資本主義的革命思想。於是新與中國的經濟社會的本質乃沿着純然近代資本主義化的途程，而進展以至於目前的現狀。三民主義的中心點本來在於(一)掃蕩封建勢力，(二)謀全國政權的統一，(三)廢除不平等條約，(四)關稅自主，(五)對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抗爭，(六)依着民生主義所表示的旨趣向前邁進，根據實業計劃實行經濟建設。由此可知新興中國的努力結局便是進入於近代資本主義化的現階段。

* * * *

後進國經濟社會的趨向在其進行近代資本主義化的途程之時，不能不與原有勢力發生矛盾，終而至於衝突，那就是

(一)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輸出商品與輸出資本之侵略的勢力，

（二）帝國主義之政治的侵略，
（三）帝國主義之經濟的直接侵略，
（四）國內封建制度與其所產之封建的諸勢力。

新興中國今正與或將與此等大勢力努力鬬爭啊！

* * * *

總之我們鑑於新興中國的現狀以及新興中國經濟，社會現實的諸形相都可以明白認識新興中國是已向着近代資本主義化的階段往前躍進，並到達了相當的程度。

尤其是國民政府因一九三〇年以來全國已告統一，政權基礎更加鞏固，故新興中國的前途，其近代資本主義化的濃度速度亦續有增進。今就其產業的質與量二者作具體觀察，則：

一、機械工業已脫模倣企業之域，

二、由於農業經濟解體和農民困憊的結果，一方面農業企業形態有轉化的徵象，一方面更促進農業生產的進步發展，

三、金融資本有增加的傾向，

四、產業資本化的諸形相以及商業資本活躍範圍之縮小，『死藏財』的資本化，

五、國民政府國營企業的計劃，

等等，無一而非近代資本主義化的形相了。

* * * *

既認識了新興中國的本質與其向近代資本主義化的躍進則對於新興中國的對外政策以反抗帝國主義之政治的經濟的侵略為其唯一之基礎一事，原沒有可以非難的理由。這因為後進國在其進向近代資本主義化之時，與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抗爭殆屬必然的趨勢，原不足怪。新興中國國民黨的對外主張，以及現政府的種種政策，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種種利權等都不過這種形勢的表現罷了。而此後的中國如果向此方向進行不已，則與先進國的衝突在所不免，亦是意料中的事情。

總之，此後新興中國的對外政策不出兩途，即

一、排除後進國資本主義化時的一切障害，故不免與先進資本國的政策發生正面衝突，

二、因經濟組織產業組織的近代資本主義化，勢必至於與先進資本主義國發生鬬爭。

而此種實在的趨勢，究不是一二個政客，或二三種小勢力所能左右，所能阻止的。

事情已是這樣，那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應該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這正在近代資本主義化的後進國。換句話說，就是此後列強的對華政策應該怎樣才算賢明？我以為除了順應大勢，設法更促進中國資本主義化的現階段以外，別無他法。惟有具有此種意味的協調主義，共存共榮主義，親善主義，始能與新興中國的對外政策不致有何種矛盾，何種衝

究，關於此點作者在日本外交時報本年二月號中新興中國之對外政策與其本質一文中已有詳細論述了。

* * * *

言至此，我們現在可以批評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了。貴族院與政友會的對華意見其時代錯誤，且不必說，幣原外交對華自由主義論，以及中日共榮主義，中日親善政策，固然有一部分值得讚美。但是細考幣原外交的實質，究亦不甚澈底，未可以無條件的盲同贊同。其缺點蓋在

一、不以大亞細亞民族主義爲根據，

二、雖認識新興中國的趨勢，但爲維持二國親善關係起見，只抱消極的態度，缺少積極的動作，

三、所謂中日親善，中日共榮，不應立脚於舊有帝國主義的觀念及思想。在這一點，幣原外交不表示何種抱負，

四、日本之所謂生存，何所求於新興中國，此點實有澈底明瞭的必要，而幣原外交，未嘗詳細提示。

尤其是最後一層幣原外交沒有提示，所以雖說幣原外交，沒有理想，沒有目的，也不爲過。

幼雄譯

波斯駐英新公使安沙利

芒

波斯政府最近因與英國的邦交日趨惡劣，特派有名於波斯外交界的安沙利（Ali Gholi Khan Ansari）駐英。安沙利曾做過波斯好幾任的外交總長，也曾做土耳其與蘇俄的大使。他對於俄國的情形極爲熟悉，俄國話也講得極好，他並能說很流暢的法國話。

波斯介於英俄兩大勢力的中間，她一方面既願得俄的好感，一方面又願得英的好感。他近幾年來與俄國的邦交接近，因而與英疏遠，英人亦深覺不安。在英國方面，亦極願拉攏波斯與之親善。現在既看到波斯派遣這位有名的外交家來做駐英大使，他的負有重要使命，當然可以不言而喻。所以英國巴爾慕貴族（Lord Parmoor）在上院演說，認爲這是與波斯親善的唯一好機會，希望英國外交界對於這件事加以注意。英國政府現已派遣荷爾（Reginald Hoare）做波斯新公使。荷爾已由開羅往波斯履新，經過這兩位有能力的公使周旋於兩國之間，英波邦交，或許能趨於親善呢。



美國國籍法與華人

曾特

一　引言

美國為判例國，各種法律多散見於政府歷次公布之法規及法院所積之判例，非若大陸派之有一貫之法典者也。因此，非專門研究其法律者實難知其法律為何。就美國國籍法而言，其政府已無一貫之法典，學者亦未有系統之敘述；更因其變遷頻多，故普通人知之者甚鮮，即稍知之亦難免錯誤焉。

我國僑民旅居美國及其屬地者甚衆，與美人接觸之機會良多；有與之為婚姻者，有與之作交易者，有欲入其國籍者，又有因與美國國籍取得之條件相合而美國強加以美籍者。諸如此類，種種色色，於是國籍問題生焉。蓋與不同國籍之人相交，國籍問題實最為重要。在國際私法上，凡決一案，其先決問題即為國籍；此在我國采本國法主義者更為重要。而在國際公法上，國籍問題亦佔一極重要位置也。因此之故，凡與外人來往者皆不可不知彼此之國籍。凡研究國際公法或國際私法者均須研究國籍法，而為外交司法等人員者尤不可不深知各國國籍法。

抑尤有進者，普通人每謂美國對中國向極親善，此在一方面或然；但自其國籍法之不許華人歸化及其禁止華人入境之法律觀之，則美國對我華人又取仇視與排斥之態度矣。美國素采『大白種人主義』，對於有色種人輒加排斥。在其取得西美各省後，因需用工人以開發彼邦，故曾與我國訂一八六八年中美條約，聲明彼此准許兩國人民往來遷徙，居住，入籍等等。（註一）迨後華工以耐勞勤儉得一般雇主所樂用，彼邦無賴羣起排斥及仇殺我華人；（註二）美政府非特不加禁止，反藉言保護其本國勞工與地方秩序，實行不許華人入籍與禁止華人入境，置神聖條約於不顧。惜中國積弱，不能與之對抗，惟有任其魚肉耳！彼邦有

識之士亦深知其立法之不合國際公法與國際信義也。（註三）一九〇二年以後日本亦同遭此等不平待遇，但美國對日本無條約之義務，而對我國則顯然違反中美條約矣。美國此舉實違背國際信義，有虧於種族間之和平，而爲將來糾紛之結癥。由此小小研究，吾人更可知『中國之自由平等』尙未獲得，『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又少，故『喚起民衆，』不靠他人，實今日之要圖也。

現本文僅就美國國籍法與華人有關之部份，分作一較有系統之敍述。自知本文錯誤之處必多，苟海內專家有發現而不啻加以指正者，則作者之幸也。

二　婚姻與國籍之關係

美國法律，關於婚姻與妻之國籍之規定，變遷頗多；其沿革約可分爲四期，茲分述之於下。

第一期——一八五五年以前：

（一）外國女子爲美國人妻者不因而取得美籍。

（二）美國女子爲外國人妻者亦不因而喪失美籍。

在一八五五年二月十日之法令未頒布以前，婚姻對於女子之國籍並不發生影響。此等主義爲英國普通法所采用，實行於英美法庭，至於十九世紀之中葉；蓋當時該二國認個人不能因其一己之行爲，在未得其政府允許以前，自由變更其國籍也。（註四）婚姻爲個人行爲；又不須

政府之特別允許，故不能因婚姻而變更國籍。反之，此時歐洲大陸各國之法典則皆規定妻隨其夫而取得夫之國籍。（註五）此采夫婦同國籍主義，以爲妻應隨其夫而取得夫之國籍，蓋以夫在一家之中爲家之主人，妻之身分及權利義務皆由夫之本國法而定，故認妻有隨夫籍之必要。此美國法之第一期實與歐洲大陸法背道而馳。近今蘇俄國籍法所采之主義與美國法第一期之規定相同，二者皆認婚姻於國籍無影響。（註六）最近我國國籍法亦有此種趨勢。（註七）

第二期——一八五五年至一九〇七年：

（一）外國女子爲美國人妻者取得美國國籍；但中國（或日本）女子爲美國人妻者，不在此限。

（二）美國女子爲外國人妻者法律並無明文規定其效力。惟美國例規以爲並不完全喪失美籍；其在婚姻繼續中移住外國者暫停其美國籍之效力，若日後返國，仍屬美籍云。

美國法第二期之規定，亦受英國法之影響。一八四四年英國法規定，凡外國女子嫁與英國子民爲妻者皆取得英國國籍。（註八）一八五五年美國法令之規定卽根據一八四四年之英國法者也。其條文謂：

凡女子現在或將來嫁與美國國民爲妻而其本人依法得歸化美國者，視爲美國國民。

Any woman who is now or may hereafter be married to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o might herself

be lawfully naturalized, shall be deemed a citizen.（註九）

『而其本人依法得歸化美國者』一語乃用以排斥中國女子，日本女子，及其他依美國法律不能歸化美國之女子者也。（註十）換言之，即除黃種人外，其他種人之女子，嫁與美國人爲妻後，即取得美國國籍而成爲美國國民。此等法律之規定，如上文所述，乃最不公道，最不平等，最易引起種族間之惡感與紛爭者也。

上所述者乃外國女子爲美國人妻之場合也。今再言美國女子爲外國人妻之場合。在一八五五年以前，美國普通法所采之主義，乃本國女子不因其嫁與外人爲妻而喪失其國籍；此蓋認婚姻不影響國籍之結果也。但依一八五五年之法令，外國女子嫁與美國人爲妻者可取得美籍；而對於美國女子嫁與外國人爲妻者之地位則並無明顯之規定。在此期間美國國務院則取下列之意見以爲美國女子嫁與外人爲妻並不完全喪失其固有之美國國籍。惟在其婚姻繼續中移居外國，在其夫之權力及保護之下，認其固有之美籍爲中斷；但因其回復美國之管轄與忠心，仍可恢復其美籍焉。（註十一）

第三期——一九〇七至一九二二年：

（一）外國女子爲美國人妻者取得美籍；但中國或日本女子爲美國人妻者，不在此限。

（二）美國女子爲外國人妻者一律喪失美籍。

在第三期中，外國女子爲美國人妻者仍取得美國國籍，與第二期完全相同；但對於美國女子爲外人妻之場合則已有明文規定其地位矣。在一九〇七年之法令，美國國會規定『凡美國女子嫁與外人爲妻者取得其夫之國籍。』（註十二）

一九一三年加里福尼亞省最高法院對此條解釋謂：

因此等婚姻（美國女子嫁與外人爲妻之婚姻）美國女子，不論其預想其結果與否，及不拘其是否在美國嫁與永久居住於美國之外人及二人仍繼續居住於美國，皆停止爲美國國民。（註十三）

由此觀之，依一九〇七年之法令，凡美國女子一爲外人之妻，不問其居住或離去美國，皆一律喪失美籍矣。雖此等解釋可由聯邦大理院改廢之，但在大理院未有別種不同解釋以前，此解釋仍有效也。此等立法易使美國女子成爲無國籍之人（即國籍之消極抵觸）；蓋美國女子間或嫁與無國籍之人爲妻或嫁與不認婚姻爲國籍取得之原因之國民爲婦，在此等場合，彼等皆將成爲無國籍之人矣。其立法上之缺點甚明。

第四期——一九二二年迄於今日：

（一）外國女子爲美國人妻者不因而取得美籍。

（二）美國女子爲外國人妻者亦不因而喪失美籍；但美國女子爲中國（或日本）人妻者喪失美籍。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日之法律乃美國現行之法律也。斯律也曾將一八五五年及一九〇七年之法律改廢一部，而再回復於一八五五年以前第一期之狀態；其規定謂：

在本法通過以後，凡女子嫁與美國人爲妻者不因其婚姻而成爲美國國民。

Any woman who marries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is Act shall not be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reason of such marriage. (註十四)

然若其本人依法適於爲美國國民者，可於居住美國一年以後，以自己之權利歸化美國。(註十五)此外人爲美國人妻之場合也。

依一九二二年之法律，美國女子爲外國人妻者可分兩種：即（一）美國女子嫁與得歸化美國之外人爲妻者不失其美籍；而（二）嫁與不能歸化美國之外人如華人日本人等者則失其美籍。其法律之規定爲：

自本法通過以後，美國女子將不因其嫁與外人爲妻而停止爲美國國民，除非彼在法庭正式宣告脫籍或嫁與不能取得美國國民資格之外人爲妻。

A woman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not cease to be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reason of her marriage to a foreigner after the passage of this Act, unless she makes a formal renunciation before a court, or unless she marries an alien ineligible to citizenship. (註十六)

美國爲新建之國，人口較他國爲疏，故其國籍法兼采血統主義與出生地主義。對於婚姻與國籍之關係之立法目的，亦在使人口增加而已。一九二二年之法律對於外人爲美國人妻者不使立刻取得美籍，蓋欲鼓勵美國人之娶外國女子爲妻者居住於美國也，故有居住美國一年後許其自由歸化之便利。苟美國法律認外國女子在外國嫁與美國人爲妻後，即取得美籍，則其夫婦可以不居住美國而得美國之保護；如是則對美國地廣人稀之需要無所補助矣。今美國法律不使外國女子嫁與美國人爲妻後立刻取得美國國籍，而許其在美國居住一年以後自由歸化，則美國男子在外國與外國女子結婚之後，有夫婦不同國籍之種種不便，因此可使其夫婦回歸美國，庶其妻可以取得美國國籍。如是則可增加本國之人口，而使本國易於開發矣。

以另一方面言，美國法不認美國女子於嫁與外人後即喪失美籍，其目的固在改正一九〇七年法律之錯誤，在第二方面亦欲使美國女子之夫取得美國國籍也。蓋美國國籍法已不認其女子於嫁與外人爲妻後即喪失美籍，則美國女子與外人爲婚後家庭間有夫婦不同籍之弊。爲免除此弊計，非妻宣告脫離美籍即須夫歸化美籍；如此，可以多予其夫以歸化美國之機會，較諸一爲外人妻即刻認爲喪失國籍者大不相同矣。故此等立法亦可以增加本國國民也。

在二者之中中國人（或其他黃種人）皆爲例外。中國女子爲美國人妻者固不能立刻取得美籍，即日後亦不許歸化焉。同時，美國女子一嫁與中國人爲妻即立失其美籍，蓋以中國人已不能歸化美國，則美國

女子嫁與中國人爲妻之後，自不能引其夫入美國籍也。此等立法最易引起種族間之惡感與紛爭，其弊害之大可以不言而諭矣。

三　華人入美國籍者

美國素采排斥有色種人政策，一七九〇年第一次歸化法即有『凡外人爲自由白種人者可以許爲國民……』之規定。所謂自由白種人，即專指高加索(Caucasian)種人而言也。厥後一八〇二年與一八二四年之法律亦皆限定祇白種人可以歸化。(註十七)自十九世紀初，美國拓土日廣，西南各省相繼加入聯邦，一八四八年復得加里福尼亞省而達太平洋。爲開發西方起見，需用人工甚多，曾數招華工前往。自其本國南北戰爭以後種族之見稍泯，乃乘中國派美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使各國之便，與中國訂一八六八年之中美條約。(即世所謂 Burlingame Treaty 是也。)該約第五條謂：

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民人前往各國或願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總聽其自便，不得禁阻爲是……(註十八)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Emporor of China cordially recognise the inherent and inalienable right of man to change his home and allegiance.(註十九)

此款之規定乃全爲美國利益者也，蓋是時美國方勵行開發西部，各種建設需用華工甚夥；但中國政府素禁人民出國，故非先得中國政府之認可，始能多招華工。當時中國所派專使既爲美人，故不無偏重美國利益，是以准許人民前往美國常住入籍或隨時來往，正式取消以前禁民出口之例。不久美政府復有一八七〇年之法律，將歸化之利益廣及於非洲土人及其後裔。(註二十)在此期間美國法律已廢止其以前排斥有色種人之政策矣。

但不久華人在美日益興盛，人數與財富俱逐年增加，且華工取資低微，耐勞勤作，故資本家樂於雇用；又因生活簡樸，白種工人漸形不敵，因而嫉妬，時有暴動及殺害華人之舉。繼而政府亦有限制華工及停止華人入口之苛例矣。此實違背一八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同治七年)中美條約者也。當時華人甚爲憤激，在中國曾有抵制美貨之舉，是爲以後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之先河。此後美國法院判例謂：『華人因非白種人亦非非洲人，故不在關於歸化之普通條例之範圍內。』(註二十一)一八八二年之法律又明令禁止法院接受華工歸化。(註二十二)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三年美國國務卿謂：『國務院不承認華人之歸化證書可以爲給予護照之基礎。』(註二十三)一八九七年判例又謂：『頒予華人之歸化證書爲根本無效。』(註二十四)一九〇二年以後日本人亦在被排之列，其判例認日本人非『白』人，不許其歸化。(註二十五)緬甸人亦因其爲蒙古利亞種人不能歸化。(註二十六)此美國排斥黃種人之大概也。

在國際慣例中，一國對於某類外國人(如無政府黨人，無業遊民，擬

懸人等，）倘認爲於本國有害時，若不分畛域，不分國家或種族界限，本可以禁其入境。至於只禁某一國人全體不得入境者，則大背國家平等之原則，有違國際公法矣。況彼此不得禁阻兩國民人隨時來往，常住或入籍，又明明載諸中美兩國所訂之神聖條約乎！美國恃其國勢強盛，以中國積弱可欺，故不顧條約信義，實行禁止華工入境。中國無可奈何，乃於一八八〇年訂約許其限制或暫時停止華人入境；一八九四年更訂約默許其完全禁止華工入境，以十年爲限。十年以後照理仍須依一八六八年中美條約而行者也；乃美國計不出此，一味蠻橫，實行片面廢約，至今尚不許華工入境，即對於遊歷，求學，爲商等人之入境，亦苛例百出，壓迫備至。（註二十七）今日我國宣言自動取消外人領事裁判權，對其他各國或有可議之處，若對於美國則是天經地義，有例可援矣。質諸美國通人，諒亦當以爲然也。

美國法律雖不許華人歸化，排斥黃種人，但在特別情形之下，華人仍可取得美籍。此等場合共有四項，今且分述之於下。

（一）一八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尚爲夏威夷居民者。

（二）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一日尚居住菲律濱爲西班牙人民至一九〇二年七月一日仍行居住者。

（三）生於美國或生於美國屬地者。

（四）上述二項華人之子女。

凡一國取得新土地之後，多認該地之人民爲國民而予彼等以本國國籍。美國於取得夏威夷共和國爲屬地後，本認夏島人民爲其國民。判例謂：

一九〇〇年四月三十日國會通過之法律第四節所言，『凡在一八九八年八月二日爲夏威夷共和國國民者自此以後皆宣告爲美國國民及夏威夷領地之國民』一項，亦適用於在上述期間歸化爲夏威夷共和國國民之華人。（註二十八）

由此原因而歸化美國之華人甚少，且祇限於一時一地。是乃因國際公法上之原因而取得其國籍，並非普通之所謂入籍也。

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因戰敗於美而割讓菲律濱羣島與美國。依國際慣例，讓受國每許割讓地之居民各自於相當期間內自由選擇其國籍；美國取得菲律濱後亦采行此原則，在相當期間內許菲律濱之人民自由選擇其原有之國籍。（註二十九）因此，在菲島之西籍華人苟未聲明願擇西班牙籍者，皆可取得美籍。一九〇二年七月一日之法律謂：

華人居住於菲律濱羣島內，於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爲西班牙子民及在一九〇二年七月一日仍居於該地者，視爲菲律濱羣島公民，因此取得美國之保護。（註三十）

由此原因而歸化美國之華人亦不多，其原因與在夏威夷之場合同。

上述二項華人取得美籍之場合，皆爲國際公法上之原因，非普通歸化之取得國籍也；此等場合爲特別情形，非規定於普通國籍法之內者也。此外尚有一因出生而取得美籍之場合；在此場合內復有兩種原因，

卽由出生地與血統二原因是也。今分述如下：

（一）由出生地而取得者（jure soli）——美國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謂：

所有出生或歸化於美國又在美國管轄下之人皆美國及其所居省之國民。

All persons born or naturalizo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tates wherein they reside.（註三十一）

依此第十四條修正案之規定，中國人之出生於美國境內者亦可取得美籍。美國法院歷次判例皆明白承認之。一八九八年判例謂：

生於美國之子，其父母為華種及中國皇帝之子民而住於美國者，因其出生視為美國國民，在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之意義內。（註三十二）

因此原因而取得美籍之華人多負雙重國籍（卽國籍之積極牴觸），因一方面依出生地主義取得美籍，他方面依血統主義又取得華籍也。另一判例謂『出生於美國之子，雖其外籍華種父母本人不能歸化，仍為依出生而取得國籍之國民。』（註三十三）

又一判例謂『限制華人移殖之法律不適用於因出生而為美國公民之華種人。』（註三十四）

波爾察（Borchard）對於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之各判例之總解釋謂：

現下法律之一律的解釋皆予公民身份與所有出生於美國之人（除卻部落的及不納稅之印第安人），甚至予永久或暫時居住於此之外人所生之子；『在美國管轄之下』一語則釋為祇除去生於享受治外法權之地方（如外國使館或公共船舶）者。（註三十五）

生於美國之子，其父母為外國人早年被攜出外至其父母本國，依其父母之本國法認為血統之子民及仍繼續居住於該國時，於其成年之際有選擇國籍之權利。因其惰於選擇美國『公民身分』及仍然繼續居住於外，喪失其受美國保護之權利。但如無雙重國籍之問題發生時則大概不失其美籍也。（註三十六）

由此觀之，凡出生於美國及其屬地之人，除部落的印第安人外，皆因其出生而取得美國國籍。苟其外籍之父母於其未成年以前攜彼回祖國，依其祖國法又因血統關係取得國籍時，則在其成年之時可以自由選擇一國籍；苟無選擇美籍之表示時然後喪失美籍。若無雙重國籍之問題發生時，則大體上仍不失其美籍也。

（二）由血統而取得者（jure sanguinis）——美國修正律例第一九九三段謂：

所有以前或今後生於美國疆界及轄治權之外之子，苟其父在其子出生時為美國公民者，宣告為美國公民；但公民身份之權利不

能傳給其父永未居住於美國之子。

All children heretofore born or hereafter born out of the limits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fathers were or may be at the time of their birth citizens thereof, are declared to b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right of citizenship shall not descend to children whose fathers never resided in the United States.（註三十七）

依此法之規定，凡子於出生時父爲美國籍者卽可取得美國籍。若此等出生於外國依血統關係取得美籍之人，自出生以來未嘗居住於美國者，則其將來在外國所生之子不能取得美籍。（註三十八）此例外之目的顯然在鼓勵國民居住本國也。

四 結論

綜上觀之，美國國籍法變遷甚多，其內容亦頗複雜，非深研其判例不易知其大概也。其對我華人之態度，最爲卑鄙，有失文明國之風度，爲世所不取。在此不平等待遇之下，華人欲得美籍者誠難乎其難矣，舍出生於美境外無他法也。一切近代文明國所實行予外人之歸化利益，在美國法中，華人已不能享受，而美國女子之爲華人妻者又剝奪其美籍。蓋鄙視之，不願與同籍也！此等以種族膚色而加排斥之例，在古野蠻時代多有之，在今日文明國而有此怪現象，實人類文明史上一大汚點也。

（註一）同治七年中美續約第五款，見各國通商條約，四卷，五二葉下。

（註二）美人虐殺華僑之事實可參看 G. G. Sayre's More Chinese Atrocities!（The Nation, Aug. 10, 1927.）

（註三）一八七八年美國會通過之禁止華人入境案曾爲美總統 Hayes 否決；一八八二停止華人入境二十年之議案又爲 Arthur 總統否決後改爲十年，時 Cleveland 爲國務卿，因正在競選，欲得西方之助卒通過之，Cleveland 因此得爲美總統。又美國人 Ferwick 在其所著 International Law, p. 177 亦以美國此舉不合國際公法也。

（註四）Borchard: The Diplomatic Protection of Citizens Abroad, p. 593.

（註五）Ibid.

（註六）參看蘇俄國籍法第八條。

（註七）參看我國十八年國籍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

（註八）Borchard, pp. 594-595.

（註九）Act of 1855, Revised Statutes, 1994; requoted from Moore's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III., p. 455.

（註十）Moore, III, pp, 456-458; Borchard, pp. 596-597.

（註十一）Moore, III, p. 454; Borchard, pp. 601-602 and p. 603.

（註十二）Borchard p. 602.

（註十三）Ibid, pp. 602-603.

（註十四）G. G. Wilson: A Handbook on International Law (Second edition, 1927), p. 126.

（註十五）Ibid.

（註十六）Ibid.

（註十七）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1923, p. 153.

（註十八）各國通商條約四卷五十二葉下。

（註十九）Malley: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Vol. I, p. 235.

（註二十）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7, p. 135 and Moore, p. 329.

（註二十一——註二十三）Moore, p. 330, (Vol. III).

（註二十四）In re Hang Yen Chang, 1897, See Moore, III. p. 330.

（註二十五）In re Yamashita, Ibid, p. 331.

（註二十六）In re Po. Ibid.

（註二十七）參看 Penwick: International Law, pp. 176-177.

（註二十八）Moore, III, pp. 315, 331 etc.

（註二十九）參看 Moore, III, pp. 317-318 and pp. 321-325.

（註三十）See 32 Statute, 1. 692 (U. S. Revised Statutes).

（註三十一）The 14th Amendment to the U. S. Constitution.

（註三十二）Case of Wong Kim Ark, 1898, Re-quoted from Moore, III. p. 280.

（註三十三）Ibid. pp. 277, 280.

（註三十四）Ibid.

（註三十五）Borchard, p. 607.

（註三十六）Ibid, pp. 607-608.

（註三十七）Moore, p. 282, Borchard, p. 608.

（註三十八）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此例外復有例外，卽在美國享有領事裁判權之國內，雖在外國出生依血統主義取得美籍及永未居住於美國之人所生之子，亦可取得美籍；一九一四年已將此例取消矣。參看 Borchard, pp. 609, 709-710。

二十七，三十，清華園。



海波藥

清血解毒



血液蘊有濕毒發於皮膚即為濕瘡疥瘡遍身潰爛膿水淋漓痛癢交作苦不勝言

海波藥清血液拔蘊毒久著奇驗如患者因纏綿不愈即服此劑無不根本肅清收效極速

價目每瓶二元每打廿元

五洲大藥房發行 香埠分店均售

名家繪製

空白月份牌

歡迎定印

本館精選名家畫稿多種、印成空白月份牌、專供各大商號採擇、臨時塡印牌號廣告等、即可應用、手續簡捷、交貨迅速、

各大商號採用此項印就之月份牌、可省購稿製版等費、印價低廉、無與倫比、

如蒙委印、請向上海寶山路敝館印刷所營業部、棋盤街敝館發行所承印部或各地敝分館接洽爲荷、樣張在上海敝館發行所陳列、另備縮小樣張、索閱卽寄、

商務印書館謹啓

喜慶蛋糕

本社聘有高等技師精製喜慶蛋糕配製得宜式樣華貴其餘各種巧格力糖果及乾點等亦均由本社自製味既可口製法尤合衛生

西餐 ◆ 選料講究烹調適口而地方又寬敞雅潔早點午餐晚膳俱備

福爾摩斯西菜社

上海霞飛路二四七一二四九號呂班路口

Holmes Cafe

時論要删

救災之最急救策

今夏各地霪雨爲災，山洪暴發，長江大河流域，哀鴻遍野，慘不可言。入秋以來，數省水災尚有繼長增高之勢。茲計全國被災區域遍十六省區，災民約有七千萬人之多。故對此巨災，如何救濟，實爲今日關繫民生國計最重大迫切之問題。綜合各報之議論，關於治標之策有：（一）政府與人民速籌賑款；（二）移軍隊從事防水工作；（三）由政府舉辦水利工程，使失業災民，有工可作，即所謂工賑辦法等主張。關於治本之方有：（一）疏導河流；（二）植林；（三）調節水量；（四）從速進行種種必要的建設等建議。至於本文提出之最急救策，則爲舉辦棉麥借款，使金匯不貴，米價不高。

俞寰澄

目下歐美諸國，正苦農產品過剩，此於債權債務雙方，實兩有裨益。據昨（八月二十一日）報載十九日華盛頓電訊，美國以三千萬蒲斛小麥賒售中國救災之議，全美報紙皆贊成之，美國政界亦多表同意，尤見此項急救策之切於實際。此文於八月十五日收到，因上期本誌係專號，故移在本期發表。　記者

今夏水災遍十六省，爲六十年來所未有。兩湖，贛，皖及蘇省裏下河一帶產米區域被災尤重。農收損害至何程度，雖尚無統計可稽，要之，冬春間以至明歲歲收以前，民食必大感缺乏。今米價每石已暴漲數元，猶幸去歲稔收稍有餘蓄。然人心已皇皇不寧，兵匪之人禍未已，重以極鉅之天災，哀我黎民，孑遺其有幾耶！

政府已知災事之重，籌發賑災公債二千萬元。然災區如此之廣，災民如此之眾，二千萬元，如杯水車薪，寧能普及？社會上歷年籌賑陝甘之旱，豫贛之匪。好行其德者，奔走呼籲，已成弩末。以我國物資之缺乏，僅東南一隅之人民，指囷解囊，其力幾何？應付十六省被災之哀鴻，已屬焦頭爛額，更何論顧全民食哉？

我國民食缺乏之勢，必廣購外糧。十八年度糧食進口值國幣二萬五千一百餘萬，十九年度值二萬八千三百餘萬。去冬今春，金價繼長增高，如需外糧進口，值價自當愈鉅。幸逢稔歲，不

須外糧，今春米價更見低廉，洋麥進口尚不絕。（海關統計未發表確數未知。）自告災後，外商之雄狡者，已在暹羅西貢等處廣蒐洋米，我國米商轉向彼轉購，操縱技倆，無非竭我之膏血供彼之取贏。月來我國定購洋米，約略概算，當不下三百萬石。廣揭金匯票中地規元先令之匯率由一先令四辨士驟縮至一先令兩辨士五六。金匯愈貴，即使米價愈高。查十八年度洋米進口一千〇八十二萬四千餘石，十九年度一千九百八十九萬二千餘石。以今歲之歉收，揆度今冬迄翌秋之間，洋米進口至少當倍於十九年度，約略四千萬石。照現市價計，約須國幣五萬萬元，即須揭金匯二千餘萬鎊。以今日出口貨之短少，無以抵償，竭我僅有之低折賤價之存銀，以揭極貴之金匯，購極貴之洋米，我社會經濟損失之鉅重，爲救死計，姑置不論。要之，購洋米愈多，則金匯愈貴；金匯愈貴，則米價愈高。金米爭漲，循環不已。結果，先令比價或縮至一先令，米價或漲至三四十元，亦屬意計中事。到此地步，社會是否尚能安靖如常，何可不預爲之計？

且金匯貴，米價貴，則需用賑資益多，而賑款益感缺少。同一國幣也，而效力頓減。呼籲者，指輸者，猶是之盡心竭力，而災區之受惠，迺日見其微。此與救災實有莫大之障礙。我以爲在此饑饉荐臻之日，吾人有兩大問題，橫於目前：第一，災區之救災；第二，未災各區之顧全民食。兩者有共通之點，而又均不容忽視者也。

事急矣！我人將何以解此厄？我以爲不得不用乞糶之古義，而以賒貸之辦法行之。去年世界麥收大稔，美國，坎拿大，澳洲產麥之區，均苦積麥之無從消售，壞壞滿倉，勢將紅朽。又美國存棉亦多，今棉田又告廣收，農務局至有燬棄五百萬包之議。二者均爲我生產歉乏之國家民生衣食所急需。我以爲應聯合全國上下，辦一棉麥大借款，借小麥一百萬或一百二十萬噸，借棉花三十萬或四十萬包，由全國麵粉廠紗廠共同聯合承借，而由政府爲之擔保，對方以美國爲中心，由美聯同坎澳各邦爲借主。照目下低價折合美金，分期五年償還，歲息至多不越二釐五。小麥由政府及慈善團體價買三四十萬噸，供賑濟之用，餘則按粉廠大小，分配領磨應銷。棉花則按紗廠大小，分配領受，供紡紗之用。償還則照絲廠公債成例，粉紗每包於出廠時，由公會照五年應攤還本息額數，按包徵取，儲存備還，大致如此。至於詳細節目，組織方法，當由粉業紗業自定之。

一面則由政府及社會共同提倡麥食。食米食麥不過習慣上之差別，於衞生生理絕無妨礙。當此巨災臨頭，豈此區區習慣猶堅守而弗釋。以麥易米，當非甚難之事。

若是，則利益不勝列舉。舉其大者：（一）不受外商壟斷洋米之害；（二）米價不至大高使人心皇然；（三）借款分五年償還，不需驟揭大批金匯，致金匯增漲不已；（四）蒐借大宗棉麥價可較廉；（五）外國棉麥得大宗消路，恐慌亦可稍緩；（六）粉廠紗廠間接得大批低利資金之融通，所省歲息不貲，實業可較起色；（七）賑災可以較少之資金，得較大之效用，災民受益不淺；（八）得此大宗棉麥，國

內粉價紗價亦可稍平，使民生衣食略紓。前此曾有生銀大借款之說，論者列述利弊，不一其說。若棉麥借款，我敢保證其有百利而無一害。嗚呼！災深矣，邦人士盍亟起圖之！

瑞典合作運動的最近進展

Marquis W. Childs

近年來合作運動的進展至可驚人，即就我們中國而言，合作運動也已發生很大的影響。本誌對於各國合作運動進行狀況頗多介紹，惟均偏於大國方面，小國方面很少提到。本文之譯，就是想彌補這個缺憾的。

譯者

在近百年來歐美各種的合作組織中，其最發生興味的當無逾於瑞典的合作社。在不謀利的基礎上而為消費者的利益着想的合作運動，在北歐諸國發育增長，已經有多年的歷史了。因為農業合作社組織範圍的廣大，在歐洲合作社營業的比例總數中，芬蘭要佔第一位，丹麥要佔第二位。

至於合作社的另售營業達到最高效力的一點的，卻是在第三位的瑞典國中。因之，在事實上就有一般私商組織一個自衛的團體，用各種方法來抵制這合作運動。瑞典的合作社聯合會現在是其國內最大的批發商店。二千個聯合會會員在各城市及農村中管理着三千以上之商店。瑞士的四分之一人民都是受着合作社之服務的好處，有四十萬的家長是加入合作社的。單單斯托克荷姆合作社就管有二七一個商店。在過去的十年中，合作社聯合會的活動已經侵入到各種製造業方面去，而且得到很大的成功。

斯托克荷姆的合作社聯合會的辦公處，與美國最大的一個連索商店（Chain）的中央機關相似。合作社聯合會供給其社員以一種標準化的商店計劃，一個訓練過的經理（如需要時，）批發的貨品會計師，一個支店的系統，以及當新社員商店的資本不足時，還可助以若干的資本。而此合作社聯合會則由各社員依比例選出的代表監督之。聯合會的政策與其理事都是在斯托克荷姆舉行的每年代表大會中決定與選出的。

瑞典的合作運動，發展頗遲。在二十世紀的開始時，這合作運動是比較的不受人注意的。但到一九〇四年，有些青年，如潘生（Ernst Porsson）與齊哈生（Albin Johansson）輩都從事於合作運動，現在的成績都是由他們造成的。合作社聯合會的進步甚速。當大戰期間，合作運動之發展更可驚人。一般私商都表示嘲笑，謂合作運動之進步實際上完全是由於大戰所造成之異常的情境，等到和平恢復，合作運動就馬上要衰落了。可是在過去十二年間，合作運動已比從前有更迅速的發展。現在其地位更形鞏固，欲限制其發展，實不可能。合作社聯合會所進行之計劃，更為周全，使一切消費者都對合作社發生信任心。現在一般常人都對合作社的創始者有很深的瞭解了。

合作社聯合會對於消費者的利益約有二種，第一，消費者每星期可以節省許多伙食費，因為合作社的售價總比一般私人商店的售

價要低廉一些。其次，購貨者可以得一張發票(rebate slip)這些發票存集於一本特備的簿子上，至年終交還給合作社，可以得還其購貨總數的百分之三的款項。此款由合作社代爲存貯，有百分之五的利息，一直積到二十五圓之數，就可以提取現款，所以在合作社購貨，不啻是一種毫無損失的貯蓄。各家家長多樂就之。瑞士合作運動發展之速，此當爲一重要原因。

合作社社員對於合作運動的忠誠，自然是合作運動發展的一重要因素，但此並不就是說所有在合作社購貨的人都必需爲合作社的忠實社員。有一類購買者，他們之在消費合作社買貨，是因爲社中的貨合用而價廉。這階級中的有些人且不願積聚其發票，他們是合作社的意外顧主，並不是合作社的社員。另外有一階級的人，他們雖然聚積發票，並於年底存入合作社，但他們對於合作社的事業並不積極參與活動。他們只要合作社經營得法，自己能夠節省些購貨費，就很滿足了。

另外的一大部購貨者，他們是積極參與合作組織及發展的合作社社員，合作聯合會凡遇到與托辣斯和獨佔公司發生物價競爭時，總是求這階級之人的忠誠幫助的。這些社員對於社中的一切集會都是出席的，他們選舉代表參加聯合會的年會，並加入委員會中工作，以監督合作社所有各商店的管理。

這後一階級的忠誠態度，可以聯合會最近從事製造業的冒險來說明之。瑞典的合作聯合會早認電燈炮的價格過貴，中號的燈炮要售三角八分，但合作社多次研究結果，二角五分錢即可製成一只電燈炮，經過與獨佔電燈炮製造業發生長時期的專利權戰爭後，聯合會就在斯托克荷姆城外開始建立工廠，出產燈炮，並預備與燈炮獨佔公司開始一次價格的競爭戰爭。該獨佔公司將其燈炮價格降低至二角，這個價格是聯合會所不能與之競爭的。但聯合會的理事深信其忠誠的社員必願購其二角五分一只的電燈炮，並相信該獨佔公司不會繼續製造虧本的電燈炮的。

聯合會已經在過去以同樣的方法侵入到其他的製造業中去。橡皮底鞋與套鞋的製造，也是爲這同一的原由。結果是一個價格的普遍跌降。此事成功後，從事汽車車輪及皮鞋的製造是很簡易的了。現在瑞典所用之人造奶油大部是由聯合會製造的，最大的麵粉工業也爲聯合會所管理經營。關於這些大工業，聯合會設有一個研究部，不斷的研究，使製造方法簡單化與標準化，以求改進生產的方式而使其成本減低。

故合作社聯合會所能經營的事業，範圍至廣，而同時私人經營之工商業則備受痛苦。於是他們即組織自衛的團體，用各種的可能方法，以抑制聯合會的發展。在其同情的報紙上登載新聞及出錢之廣告，說聯合會有意消滅自由競爭，其貨物的品質低劣，且爲社會民主黨的政治作用。中資階級中有一部分人以爲合作商店並非是十分可尊敬的，牠們是對於現存秩序的一種嚴重威嚇，當牠們達到完全控制着全國的商業時，牠們對於消費者的需

要與欲望就會變成不注意與漠然的了。
　聯合會的報事對於這些的非難並不加以十分的辯駁，因為他們忙於實際的事務，而無暇及此。其在報上所登的廣告，亦祇聲明其價廉物美，請與私人商店所購之貨比較，其宜傳部雖僅有十八，但他們全注意於週刊的印行及廣告的撰登。所以聯合會的宣傳是有一種積極的性質的。

——東序譯——

塞立格曼教授談資本主義之前途

Review of Reviews

Edwin R. A. Seligman 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教授。他今年已七十歲了。這篇是他剛纔過了七旬壽誕後，與美國評論之評論（Review of Reviews）記者談話。他在這次談話中說『資本主義不過纔開始。』並謂資本主義的缺陷是由於一般不開通的商人和資本家造成的，俄國在最近的將來或可戰勝資本主義的國家。惟社會化的資本主義到底有成功之望。最後他說『在事實上我覺得地球總也會變成一個非常安適的居住地方的。』其議論頗樂觀，披露於後，以供讀者的參考。　記者

『僅僅因為了目前情形的惡劣，與蘇俄定下了一個五年計劃，於是就說資本主義已入於危險時期。這是最沒有意義的。其實，資本主義不過纔開始哩。』這是名教授塞立格曼最近發表的言論。我們不要誤會塞立格曼是一個資本家的黨羽。他對於經濟學有甚深切的研究，一向是很注重於社會立法的。

　他最近用純粹客觀的態度，觀察混亂的經濟現狀，對評論之評論雜誌的記者所談現代經濟全體的眞象。其談話的要點不外：

1. 資本主義現在感覺到很大的缺點，若要除去這種缺點，惟有利用注重社會責任的種種方法。但是，
2. 資本主義的原理比較其他任何制度為切近於事實及人類經濟生活。
3. 布爾雪維克的俄國在最近的將來，或可戰勝資本主義的國家，但終久必失敗於社會化的資本主義。

　塞立格曼教授對於經濟上的信仰，均根據於人類的天性。他說：『你必定要讓一個人能自由去發揮他自己，並且你還要給他以自己努力所得的利益。人類必需如此，始可造成一個堅固的經濟社會。』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那些資本家只專向一方面畸形的發展。他們確曾提高了文化的產物，但是這種文化只教導他們如何生產，並未暗示他們以對人類的責任。今後社會的責任開始堅固起來，照此繼續下去，塞立格曼抱有很大的希望。

　這種方法，一方面要依靠社會立法；一方面還要依靠資本主義者有同一方向的努力。

　『社會立法開始於英國渥溫（Robert Owen）氏的提倡與一八一九年的英國工廠法，牠曾限制勞動時間勞動情形與勞動者

的年齡。牠曾經給我們僱主的責任，與勞動者的補償。現在牠更給我們年老的保險，與失業保險。而且遺產稅與所得稅都是用法律來堅固社會責任的一部分方法。從此因勞力獲得的收入與非因勞力獲得的收入有了分別了。』

對於非因勞力獲得的收入所課的稅，較之對於因勞力獲得的收入所課的稅爲重。這就是堅固資本主義的原則。——一個人所得的報酬，當依靠他自己的創造力。

比較立法更爲重要的，就是在商業中各商人自己所起的變化。一般急進者常常說，所有的商人都是一樣的作惡因爲他們完全是資本主義者。但是塞立格曼卻否認此說。他以爲他們絕不是完全一樣的。

商人的變化，始於反對教育與高工資的傳統思想的消滅。在幾十年前，差不多沒有一個商人是重視專門學校的訓練的，但是現在一般博士先生也常常的從研究室裏被大公司請出來應用他們的專門學識。同樣的情形，在幾十年前，大家都以爲只要將工資弄得越低，便越可多賺錢。假如給工人以較生活費爲多的工資，他們必花費於飲酒與放蕩。現在呢，高工資的福音已經被一般商界的先鋒宣傳起來，塞立格曼指出像普通電氣公司的渥溫楊格（Owen Young），馬薩處薩斯州的亨利但尼孫（Henrp S. Dennison），福特（僅就工資而言）及拉斯可步（Raskob）等一類人，可算是新派的資本家。

一般普通的商人卽小資本家，並不屬於這一階級。資本主義所以會發生現在的這樣缺陷，就是他們所造成的。

『假如人們要不是如此的失去推想力，這件慘怖的事情便不至於發生。』塞立格曼說：『其癥結就在他們不知道在經濟組織下層的人所受的痛苦，他們還不肯相信情勢是的確壞到那一步了。』

『例如西維京尼亞的有些煤礦的情勢，仍如中世紀一樣。他們有式老夫。——全鎮的裁判官。我們看看那裏的每個工人的工資表，分明上面寫的是十四元五角九分。但是在同時，工人因爲吃飯，住房子，及一切物品的消費，還要倒過來欠公司裏四分錢。工人因爲欠公司的錢，所以便從此不能離此他去，僅僅謀得自身與其家庭的生存，實與奴隸一般。』

『現在對於這些事情負責的人們，並不壞於你或我。在居於領袖地位的人偶然覺得生意不好，便叫他的經理盡他的力量去進行。——其結果便是如此。』

『因此我盼望所有的僱主，一起採取社會化的個人主義。那麼這樣的情事便不會發生了。』

塞立格曼教授相信美國在一九二九年所達到的極盛，及現在雖在衰落時期仍然比世界其餘各國爲優越，這都是暫時的現象。因爲這種種情形，皆是由於過度的開發國家的富源所致。一旦財源盡絕，那麼我們的優越，將盡成過眼雲烟了。最初葡萄牙擁有擴大的土地，與極度的興盛。其次便輪到西班牙，荷蘭，法國。在戰前的五十年間，又輪到英國執了世界的

牛耳。但現在她的興盛是一去不返了。所以美國現在的幸運地位，也是一樣的就要失去。雖然美國比較以前各國擁有較大的克服自然的能力，到底也不能逃此公例。

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一種智慧的生產計劃。塞立格曼覺得最近各產糖國同意採納減少生產的計劃一事，確是將來幸福的先兆。這種事情將來一定要擴大開來，但是在最後的調劑生產以適合消費發生之前，還必定要經過許多歷程呢。

塞立格曼說：『第一要消滅百分之百的偏狹的愛國心。我們的愛國心是一種高尚的，愚昧的，利己主義。這些都應當一齊消滅。不過要想達到這一步的時候，還不知要經過若干的歲月呢。』

至俄國試驗的將來，塞立格曼教授以爲在目前俄國因爲應用社會化的計劃，並借重德美二國的心思財力，所以將給資本主義的國家，以重大的打擊。但是最後還是要歸於失敗。尤其是在美國的社會化資本主義成功的時候。

『蘇俄忘卻在人類中的基本動力——給個人以發揮他自己的機會。這實是一切藝術，哲學，倫理與商業的基礎。在俄國他們都根據了一個人常常想着社會而永不爲自己工作的理想。但是這種理想，與過去及現在的資本主義，一樣的不合於人類的情理。反乎自然之道。在他們保持這種理論之下，俄國國內的生命的價值，要低於他國。在這種理論之下，生存的國家，也終久不能臻於人類的或經濟的極盛啊。』

塞立格曼教授對於美國的將來，仍抱樂觀。他相信美國對於社會主義及個人主義之間，將有一種調和，社會的控制將較現在大得多，他的限制就在不妨害個人的經濟自由與創造能力。那時生產將更趨於專門，課稅也更平等。這種理想就是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每人有平等的機會——有些事情在現在社會中是決沒有的。——並且責任是依照各人負擔能力而分配的。於是我們在政治的，國際的，與經濟的觀點上，都有了社會的責任。

在這種理想實現之後，我們可說是走上文化的大道上了。塞立格曼教授並且希望在最近幾十年中，能夠實現一種新的工作週。每週四日，每日六小時。在這種工作週之下，人類總可以有閒暇的時光，去眞正的作文化的消費呢。

最後他一笑的結論說：『在事實上，我覺得地球總是會變成一個非常安適的居住地方的。』

——葉祖鴻譯——

蘇維埃之國際經濟政策

Maxim Litvinov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蘇聯外交委員長李惪維洛夫(Maxim Litvinov)在日內瓦國際聯盟歐聯委員會會議席上發表演說，提議各國訂立一個『經濟的不侵犯條約』這是此次會議最惹人注意的一

件事實。李爲表明他並沒有抱着壓倒資本主義，替共產主義爭勝利的心理起見，曾明白表示他相信，這兩種制度可以並存不悖，且謂各國與蘇聯通商，足以拯救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恐慌。

李德維洛夫演說之後，繼之以討論。當時會場空氣非常調和，其中尤以波蘭與法國兩外長的演說爲最和諧。

各國對李德維洛夫經濟不侵犯條約提議所持之友好態度，得法外長白里安，英外長韓德生，及德外長寇蒂斯之贊助，而得以正式肯定。五月二十一日歐聯委員會決議，對蘇俄外交委員長所提出之草約，應予以同情之研究，茲將李氏在提出該條約草案之前的演說原文，（英譯的原文見美國七月號現代史料）節譯之如左：　譯者誌

我所代表的國家，現在不但沒有發生經濟的恐慌，而且她的整個經濟生活，現在反經驗着空前的發展。僅就這一點而言，似乎我在此次會議中所處的地位，頗有幾分與大家不同。其實不然，此次世界的經濟恐慌，並非對我們完全沒有關係；蘇聯的利益，並非完全不受她的影響。蘇聯現在與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各國，大半都有貿易的關係，因爲如此，各國的經濟紊亂，自不能謂與蘇聯毫無關係。貨物價格的漲落不定，就是這次經濟恐慌影響到我們的一個好例子。蘇聯工業化大規模的計劃，及此計劃實施之迅速，自然要使其由外國輸入之工業貨品，逐年增加。而我國所賴以支付此等輸入品價格之來源，則完全爲原料的輸出。近幾年來，原料價格之低落，以及製造品的過去價格標準之維持，致蘇聯的經濟生活，遭蒙重大的損害。世界經濟恐慌與蘇聯利益之直接關係，就此卽可看出。再就間接者而言：有許多國家，或因圖謀自身脫離恐慌的影響，或藉口恐慌而別有所圖，曾定立並實施種種反蘇俄的計劃，因之使蘇俄的利益復遭蒙重大的打擊。

我不知道出席的各位代表，對於此次世界的經濟恐慌，是否擬有一個整個的補救辦法。就我個人而言，我想這樣一個補救辦法事實上是辦不到的。你們不能希望蘇聯的代表在此地提出這樣一個辦法來。大家都知道我們認爲此次生產過剩的經濟恐慌，是起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身，與資本主義制度是不能分離的。恐慌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中各種利益相互間之深刻的衝突，其發生，帶着有規律之週期性。

不過現在的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有史以來最劇烈的一次，這是任何人都不否認的。這次恐慌之所以嚴重，是因爲工業恐慌與農業恐慌不但同時發生，而且互相糾纏。兩種恐慌相互影響的結果，必然的使整個的經濟恐慌，不但劇烈而且延長。

這次的經濟恐慌，又因各獨佔團體採取種種政策，企圖在各國的國家市場上維持高度價格而愈形嚴重。蓋各獨佔團體在各國市場採取高價政策的結果，勢必使存貨的吸收遭蒙絕大的阻礙，使消費者貨物之獲得，感受種種的困難，因而使現在經濟恐慌的延長性，愈形延長。這一點，我想是沒有人否認的。

大家都承認，這次恐慌，尤其是歐洲國家經

濟的恐慌之所以如此嚴重和劇烈的原因，大部份是起於戰後種種特殊的情形：如戰時世界經濟組織之破壞，戰後各種條約系統之訂立，以及國際的債務，新軍事同盟等等。

因爲如此，故就我的意見看來，此次歐聯委員會應傾其全力研究使此次恐慌之所以如此劇烈的種種特殊的原因，而設法去除之，以免恐慌的程度更形劇烈。

就我看來，我們所要尋找的種種原因，自然不僅限於經濟方面，政治方面亦須注意，而牠們的根苗又深埋於戰時及戰後各國採取的政策所引起的一般形勢中。我現在且略舉數端簡略說明。賦稅負擔增加與恐慌之直接的關連，其理由非常明顯，無待贅述。同時賦稅負擔之增加，其主要原因爲軍國主義及軍備之不斷的增長，其理亦至明且顯。一般醉心世界和平的人，對於洛加諾，開洛，以及其他種種類似的條約，抱着無窮的希望。實際此等條約訂立之後，各國軍備並無降低之朕兆。國聯軍縮預備會的成績，不足以使我們對世界裁兵的進展抱很大的希望。各國對締結軍事政治同盟的政策，仍繼續運用，因之使歐洲，甚至於全世界，仍然劃分爲許多武裝營壘，時時準備從事新的流血衝突。軍事同盟之存在，自然要使軍備競爭劇烈，使每個國家不但須對其他一個國家從事戒備，而且須對某一個國家集團從事防禦。

強烈的經濟衝突，與比較更爲強烈的政治衝突同時並存。經濟衝突之尖銳化，由保護關稅範圍之日益擴大，卽可看出。歐戰以後，歐洲大陸國境之長度，幾增加二萬基羅米突，比較戰前情形，約增百分之三十。故保護關稅範圍之擴大，實予戰後歐洲經濟一個重大的打擊。除此之外，尙有一點不容我們忽視者，卽爲戰後賠款負擔與所謂協約國間的戰債負擔：此兩者又爲創造並擴大此次恐慌之重要因素。歐洲大部份人民受此種負擔之重累，購買力縮小，吸收生產品之力亦因而減低。賠款與戰債支付的結果，又發生世界金額分配的不規則和不平均，少數國家擁有鉅大的金額，置之庫藏，廢而不用，同時使世界其他各國嚴重的感受金貨缺乏的痛苦。

城市及農村大部份人民購買力降低的結果，又引起了空前的勞働失業，有系統的工資降低，以及工作時間的縮短，社會保險支出的減少，及賦稅的加重等等不安的現象。凡此種種，皆直接影響到工人，使他們感受極累重的負擔。對此我們尤須予以殊別的注意。

上述種種，就是現在正在歐洲實際上就是正在全世界，製造政治的不安和恐怖空氣的重要原素。在此種空氣之中，銀行的信用政策大受影響，投資痺弱，建設所需之資本亦驟形短少，因而使現存的經濟恐慌不但更形嚴重，而且愈加延長。

不幸此種流行於歐洲的不安定和猜疑的情感，又因種種反蘇維埃運動之暴發而愈形緊張。反蘇維埃運動之目的，在欲證明資本主義國家對於蘇聯；有進行軍事攻擊之必要與必然性；各國報紙及羣衆大會常公開的討論對蘇聯進行攻擊的計劃與條件。我曾經說過：

現在欲利用世界恐慌爲反俄運動之起點者頗不乏人。資本主義的各集團爲攪亂一般人視聽，使之不能發現這次恐慌之發生長成和變爲劇烈的眞正原因起見，乃臆造一種最可笑的假定，謂恐慌之唯一原因，爲蘇聯之存在；他們想拿這一個假定引誘世界一般研究者走入歧途。我們只要一指出蘇聯現在在世界貿易中所佔的極微末的地位，則此種假定之矛盾便昭然若揭。

此外尙有一事足以證明此種假定之矛盾。這次的經濟恐慌，其影響不僅及於蘇聯有輸出貿易之市場，即蘇聯對之處於消費者地位之市場，亦無不受其波及。試一檢閱國聯經濟機關報告上的各種統計，即足以證明我的斷定之確鑿。譬如咖啡每磅價格，在一九二九年九月爲一六二五分，至一九三〇年五月跌爲一〇三分。在同時期中，錫每噸由二〇四鎊九先零，跌至一六五鎊。橡皮每磅由一〇、五便士，跌至七、五便士。又在同時期中，米價跌落百分之四十九又小數二；橄欖油價格跌落百分之二十三又小數八；絲價跌落百分之四十八又小數一。在蘇維埃國家沒有成立之前，世界就發生過許多次經濟恐慌。這一句話假如是確實不錯，那末我就可以說這次的經濟恐慌，倘若遇着是俄羅斯帝國，或資產階級的俄羅斯存在，而不是現在的蘇俄，其劇烈與擴大的程度，勢必較現在尤甚。蓋帝俄或資產階級的俄國，其政治經濟的組織既與世界其他各國相同，將毫無疑義的捲入恐慌的漩渦，且將以其全力壓迫於其上。如是，則各國政治家於設法制止其本國的社會不安之外，又將要勞心焦慮，甚至於要召集特殊的國際會議，以防止俄國的社會暴動。

說到這裏，我願意向各位代表問一問：一個佔世界面積六分之一，或佔歐洲領土一半大的國家，不受經濟恐慌的影響，到底足以使世界恐慌愈形嚴重呢，或是足以使牠逐漸減輕？一個國家，牠由外國輸入的進口貨不但不減少，而且逐年增加，牠每年向各國的工廠訂購大批貨物，使各國的失業人數減少，外國船舶有貨物可運，難道這個國家不但不足減輕恐慌的程度，而反足以加重恐慌的程度嗎？一個國家自己沒有失業的人口，不須要將大批人民送往外國尋覓工作，難道這個國家是這次恐慌愈形嚴重的原因嗎？蘇俄現在每年向德，奧，英，及波蘭諸國機器工業所吸收的貨物，約佔各國機器工業輸出額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難道這也是蘇俄使世界經濟恐慌更形嚴重的行動嗎？蘇俄向各國訂購的貨物之逐年增加，實爲緩和這次經濟恐慌有力之原動力，這是毫無可懷疑的一件事實。在一九三〇年中，美國牽引機對俄之輸出，約佔其輸出總額百分之五十三；英國紡紗機對俄之輸出，約佔其輸出總額百分之十二；德國農業機器對俄之輸出，約佔其輸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三；車床之輸出約佔總額百分之二十一；其他各種機器之輸出約佔總額百分之十一。又在一九三〇年第一季中，波蘭鋼鐵鑄造廠的出產，爲七七，一〇〇，〇〇〇噸，其中輸出者爲三〇，八〇〇，〇〇〇噸，而輸往蘇聯之數，竟達三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噸。只要我們能夠記得這些事實，則蘇俄的對外貿易到底是加重了現在的經濟恐慌，還是減輕了牠這個問題便無須解答而自明了。

很明顯的，蘇維埃的輸入實爲減輕現在經濟恐慌最重要的因素。牠的輸入對歐洲的貢獻尤大因爲牠所需要的貨物現在多由歐洲各國訂購。不過倘若你承認了蘇俄輸入的重要，你就不能反對蘇俄的輸出，因爲牠的輸入代價，是必須要藉輸出來抵償的。

俄國的輸出因上次大戰的影響，及後來各國的武裝干涉和經濟封鎖，已喪失殆盡，蘇俄現在只不過圖謀恢復舊觀而已；然各國卽因此而詆毀之不遺餘力。加拿大的小麥輸出，在一九一三年有二三五〇，〇〇〇噸，但至一九二八年，竟增加至一〇，九〇〇，〇〇〇噸，阿根廷牛油的輸出竟增加百分之八百一十；爲甚麼這兩個國家的輸出增加這樣大，竟不惹起人的抗議呢？

不久以前，有人曾以『探拼』的惡名加之蘇俄，爲反對蘇聯原料輸出之藉口。此種非難，不但不能證實，而且常遭人公開的反駁；且反駁者不僅限於蘇聯的正式代表，卽資本主義國家中一般公正的研究者和經濟學者亦常發出否認的言論。

自然，我們並不否認，蘇聯因農業上，及對外貿易上的種種特殊情形，能夠以比較其他各國爲低的價格，售出其農產品。所謂特殊的情形，就是指土地國有後，俄國農民的地租，租金，及抵押金種種繁重的負擔之廢除，以及私人利潤，交易投機，和經紀人之消滅。不過，世界市場價格之決定，仍以供給與需要的定律，爲最後之標準。

世界市場價格之降落，對於我們並無利益可言。蓋價格低落，則我們輸出品之收入，勢必因之減少，不足以付輸入機器之代價，如此，則我國工業上之建設將受影響，而五年計劃之完成，勢必因之而展緩。同時我們更沒意思乘產業興隆或衰落之際，大肆投機，使一般貧苦的消費者，蒙莫大的損失。我們因爲本着這幾個觀念，所以才答應參加今日（五月十八日）在倫敦開幕的穀類輸出商人大會。

我們都明白的知道，價格低廉不一定就是『探拼』的表示。所謂『探拼，』就是在國內市場上維持獨佔的高價政策，而在國外市場，則低價拋出；倘若我們大家認爲這一種政策是探拼，那末資本主義的國家，卻正犯着這個毛病。在國際勞働局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國內與輸出價格不同的材料；這種價格的不相同，與國內市場獨佔價格的政策有密切的關連，也就是形成『探拼』的主要成分。就是專從資產階級的報紙上，我也可以引出許多零碎的例子。譬如去年捷克斯拉夫的蔗糖，在國內市場上總批發的價格，爲每一百基羅格蘭姆値五百五十五個捷克『柯朗納』(czech kroner；捷克幣名，）零賣爲六百個捷克『柯朗納；』輸出則每一百基羅格蘭姆蔗糖，只售八十個捷克『柯朗納。』如在波蘭國內市場價格爲四百個『玆洛底』(zloty；波蘭幣名，)而在國外市場上只賣二百個『玆

洛底。』又如在德國每五十基羅格蘭姆蔗糖，在國內市場上售價爲二十三至二十四馬克，而在國外市場上售價只爲六、七至五、八馬克。此外還有許多項有名的農產品的『採拼』不過關於這一點，諸位代表研究此次會議所接到的各種報告，想已完全了解，勿須我詳細申說了。

物價提高足以阻止存貨之吸收；而物價之所以提高，一則由於各獨佔團體以『採拼』政策之壟斷輸出，再則由於輸入生產品之各國採取高度的保護關稅。輸出價格與國內市場價格之懸殊，國聯經濟局的報告曾經述及，但該報告對於國內外價格懸殊之原因，及其所產生之結果，則無一字論及。

減輕此次恐慌的惟一出路，只有設法增加一般羣衆的購買力，使堆集的貨物得以暢銷。不過我在這次會議中所聽到的各種解決此次恐慌的提案，似乎不但不足以防止或減輕此次的經濟恐慌，而反足以使其情形愈形劇烈。提高物價的政策，是現存經濟形勢最嚴重的一個威脅，但若照着這次會議的各種提案去施行，其結果只有使提高物價的政策愈形發展。法國的代表彭塞特君 (Poncet) 提議，主張將產業國際組合實施的範圍擴大，而包括生產事業的所有各部門；這種提議有什麼效果呢？鋼業與銅業托辣斯之存在，不但不足以防禦恐慌之降臨，而反使物價提高，在生產過剩之際，妨礙存貨之銷售，使恐慌的範圍擴大，逾於常軌。情形既然如此，則法國代表的提議，看起來似乎在擴張現存資本主義合併政策 (policy of capitalist amalgamation) 的範圍，樹立高度的價格，而藉以獲得過度的獨佔利益而已。故欲減輕現在的經濟恐慌，似應採取與之恰恰相反的提議。

因爲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同時又因蘇維埃政府常受『採拼』的責備，所以我願意提議，凡參與此次會議的國家，應發表一聯合宣言，隨後並召集一個國際會議，規定以強迫手段，制止價格的懸殊，並取締國內市場價格高於國外市場價格。我們現在雖絕對的否認蘇維埃『採拼』之存在，但對於這種國際的行動，我們並不拒絕參加；因爲此種行動對於全世界人類大多數的經濟情形，有絕好的效果，足以提高他們的購買力，足以助長過剩生產的銷納，因而足以使這次的經濟恐慌，逐漸減輕。

我現在的提議，只是減輕此次經濟恐慌的線索，藉着這些線索，我們就可以找出種種實施的方法。不過，最重要而且最根本的一點，還在各國應該將以往所走的不正確的道徑，卽時放棄。有人認爲不間斷的同蘇聯搗亂，反對蘇聯，是拯救現在世界經濟恐慌唯一無二的良劑，這實在是一條不正確的途徑。反對蘇聯，對於與蘇聯在世界原料供給的市場上對於敵對地位的團體，甚至於國家（這個國家不一定是歐洲的）或許有目前一時的利益，但對於整個的歐洲，或整個的世界經濟恐慌，實毫無利益可言。

歐洲喪失了像蘇俄這樣重要，而且這樣具有迅速發展潛力的市場，其結果勢必致訂貨驟減，失業人數加多，恐慌程度非但不能減輕，

且將變本加厲，這是不待深思而可以了解的。

當我指出蘇聯國外貿易對於此次恐慌有好影響的時候，我不並是要給諸位一個印象，說在歐洲現存的兩種制度——資本主義與蘇維埃——之間是毫無差異之點的。在這兩種制度之間，現在確有許多不同之點存在，而且將來還要繼續存在。這兩種制度現在正從事鬬爭，而且因爲牠們同時存在，同時發展的緣故，將來還要繼續鬬爭。不過問題就是在這一種鬬爭和發展，是否能遵循自然的過程而進展，抑或是兩種制度將各採取激烈的敵視手段，致使鬬爭沒有決定的結果，而反致兩敗俱傷。

有許多人和新聞機關，認爲蘇維埃政府以生產費以下的價格輸出貨物，是一種『窮兇極惡的計劃，』其惟一目的，在擾亂資本主義的經濟。倘若蘇聯政府的輸出果然是這樣一個計劃，則其愚蠢實爲我們意想所不能及：蓋此種計劃不但不能決定資本主義的命運，反足以使蘇俄輸出的收入降低，輸入之貨物減少，因而使社會主義的改造，蒙莫大的阻礙。同時各資本主義國家打擊蘇俄國外貿易的種種計劃，其愚蠢亦不在上述者之下，蓋此種種計劃之實行，非但不能決定蘇維埃制度的命運，反足以使資本主義國家遭蒙較重打擊，使現在的經濟恐慌，愈形嚴重。

但在他一方面，我們倘若希望資本主義各國自覺的，公正的來幫助蘇聯，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或希望蘇聯以自覺的援助，來穩定資本主義的制度，這都未免太過於稚氣。這個問題，只是資本主義各國與蘇聯之間的一個經濟協商和交易的問題，她對於關係的各方面皆有利益，而且希望又極廣大。我這是暫時拋開各國對蘇聯武裝攻擊的可能性不談，專從和平時期的種種關係着想。

歐聯研究委員會，倘將其工作建立在反對，或挑撥反對某一國或某幾個國家集團的基礎之上，則其結果未有不與其所宣佈之原則與目的背道而馳者。

此次世界的經濟恐慌，其根本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具之矛盾，對於此等矛盾之消除，我在開始演說之際，就宣佈過不能提出甚麼辦法。不過我想要消除這些使矛盾愈益嚴重，使恐慌愈形增加和延長的種種徵兆，也並不是完全束手無策的。第一步，我們先要設法避免一切足以使猜忌，不安，和不平空擧增長的種種因素；因爲有這些因素存在，根本就談不到各國平和的經濟合作。我還不知道各位代表對於我所說的這一方面是否已有有效的建議。我知道各位代表對於樹立一種特惠的關稅制度，曾有不少的口頭和文字的討論。我對於這種制度的眞正內容現在還不十分明白。這種制度的建立，是不是就是指歐洲的國家對於歐洲其他所有各國的生產品，皆與以特惠的關稅待遇？在我看來這種制度的目的或許別有所在，就是一個國家僅僅對某一國，或某幾個國家的集團，與以特惠的關稅，和其他種種特權。

倘若是這樣則這種辦法，不是又和大戰前後的情形一樣，要將政治上的種種手段，轉用

到經濟方面去以致發生最不幸的結果麼？歐聯委員會所宣佈的工作在實現歐洲聯邦的原則。採用上述辦法的結果是否不致於使歐聯的理想完全打破，而反使歐洲區分為利益不調和的幾個經濟的集團和營壘，以致彼此不但不能合作，而反互相鬬爭？

故在我看來，創設種種新的結合或集團，或鞏固業經存在的種種結合或集團，謀以人為的手段損害某幾個國家的經濟利益，以增厚其他幾個國家的經濟福利，這種辦法只有使現存的經濟政治的衝突，愈形激烈，使現存的紛亂和騷動愈形擴大；這種辦法所產生的結果，必定與歐聯委員會所倡導的種種口號相矛盾。據我的意見，只有歐洲所有各國（因為我們現在所論討的只限於歐洲）都採取同一的態度，方能使歐聯盟委員會的各種口號得以執行，使各國間的和平合作得以實現。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歐洲各國同意，每個國家對於其他所有各國，皆與以同一的待遇，將一切不平等待遇的因素，悉行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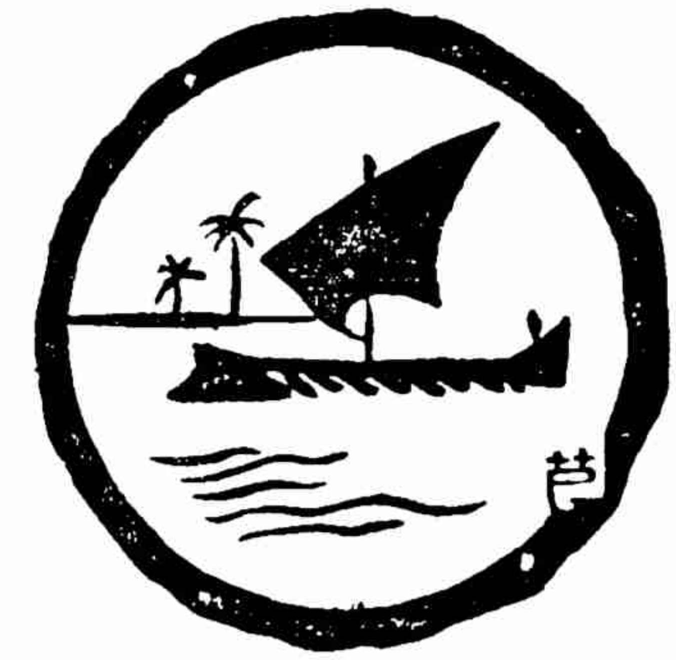
一個國家因為歷史的和經濟的原因，願與其他一國發生密切的關係，這是她的主權，在我提出這些議案的時候，我絕對沒有意思要限制她的這種主權，這一點是我應該解釋清楚的。各民族自由的自決原則，以及一個國家與其他一國自由締結聯合或聯邦的權利，只要她是純粹基於自由的意志而不是一種侵略他國的臨時結合，是絕對不應該侵犯的。我的提議，或許可以稱為一個『經濟不侵犯條約』(economic non-aggression pact)。我已經根據這一個條約的意思起草一個草約，現在我敢不揣冒昧提出大會，希望諸位代表注意。諸位代表對這個草約的意見如何，我不敢妄加揣測，但至少足以證明蘇聯在實施國內偉大建設的時期中，是堅決的相信資本主義與蘇維埃這兩種制度，在歷史的現階段上，實有和平的共同存在之可能；同時又足以證明蘇聯無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沒有抱着侵略其他各國的野心。

——許逸上譯——

美國的化裝品的消費

芒

美國化裝品的工業，已成為國內十大工業之一。據美國商務業部告訴我們，美國人化裝品所消費的金錢，每年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多。就其種類講，各種化裝品消費的數量為胭脂二〇〇〇噸，面粉四百噸，浴鹽六〇〇〇噸，香水與雪花膏各一〇〇，〇〇〇噸。這樣的數量，不可謂不多了。



現代人種的幾種特性

範予譯

本文係 H. G. Wells, Julian Huxley 與 G. P. Wells 三人合作 The Science of Life 中之一章。該書之作始於一九二八年，至去夏告成，今年始以全書行世。其取材之豐富新穎，系統之謹密，用筆之流暢，實足稱生命科學上空前之巨著。茲譯出一部分以示梗概。　譯者誌

一　火工具言語與經濟

現代人（Hone sapiens）是人科（Hominidæ）中最近生存的種族，與第三紀之中新世（Miocene）或第三紀之鮮新世時代（Pliocene Age）森林中的大類人猿不同。要說現代人種的特性，似乎必須敍述其身體的構造，其進化，及其腦與心。這幾方面我們在此暫且不說。他的心之用作，即意識，直到最近，還顯然認爲是未決的生命之謎。我們仍可以發生許多疑問：有沒有一種不朽的個人意識呢？個人意識能否存在於物質死滅之後呢？這種問題也爭論難決。

現在我們想簡簡單單把人當作一個單位，看他如何從動物的種類，迅速的發展出來。我們說『現代人』，即認他爲其他許多種中間的一種。這一種，到現在已統馭了生命。他正在引出一大堆空前的問題，導入新奇的生物學的地位，他又好像日益擺脫了從來決定生命演進途徑的盲目力之束縛。

現代人，在其應付環境的動作一方面，與任何別種生命，大相懸殊。我們試一言其差別之所在。人類動物與類人猿，猴，及人科中其他種類一樣，每用手拾杖取石，用之以爲工具，並且補充其力量，擴張其範圍。這種使用工具的能力，同手的高度發展，與運用手的非常效率，有密切的關係。但近代的人，卻把此種工具使用的性癖，不可限量的推而廣之，遠非其同類之所能及。一切人科動物，製造工具，碎石削木，以成更適便更有效之工具。但使用工具的適應，除我們自己外，其餘各種人種，都比較粗率，幼稚。其餘一切人種，使用機械達到最高程度的，不過一種有形的發

石，與尖頭的木枝吧了。現代人，創造機械，則已有發動機與飛行機，然仍繼續進步時有新奇的機械發明，毫無一點終局的表徵。別種人種，也有人造的火，補充他們的力量。但他們用火，是偶然的事；而現代人，今日正爲他使用之目的而焚燒其世界。至於運用有音節的言語，似乎更是僅限於人了。大多數脊椎動物的種類，用聲音以謀交通，然惟一切生存的人類種族，能依照習慣用他們底言語傳達複雜的意義，而爲其他動物所未有。一言以蔽之，惟現代人有語言。至於內安得塔爾（Homo neanderthensis 一八五六年發見曾廣佈於石器時代之歐洲）人有無一種語言嚴格的說，便成問題了。

化石上發見的已絕滅的人種與人屬(genera of men)，同大類人猿相似，集小團體而生活，小家庭團體常常以年老的男性爲主；他們的遺跡，從不曾見有更大的社會集合之徵兆。但現代人從其最早出現時的遺跡，便可見到他超過那種初步的結合了。他們以團結防禦或抵抗敵人的攻擊。在成年的男子中，叛立了某種寬容，如是家屬團體，始擴張而成部落。然而這種事實，倒還是屬於問題的關係較小的一方面。許多別種動物之營羣居，其分子有增多的，有減少的。至若發掘家，探險家，考古家所尋溯出來的人類歷史，我們就可以見到，在最近五萬年中，他不僅漸漸迅速的增其羣體，抑且他又擺脫了其餘大半動物依以爲創造的命運之機緣生活，並且不再在那裏尋到食物便拿來吃光，不計及明天了。人類變成了一種經濟的動物。他種植食物，儲蓄食物，以備未來之需；畜養別種動物，以供自己的食料。他這種行爲，絕不是發生於本能的，機械的，如螞蟻一般。他有預謀，然後去做。

有幾種哺乳動物，如海狸，松鼠之類，亦儲蓄食物。豹藏吃去一半的屍體。狗也埋骨，過後挖起來吃。但沒有一種哺乳動物，種植食物。動物中能種植的，必須在全部脊椎動物之外，於螞蟻與白蟻間，才得發見。那種昆蟲的社會生活，我們發覺同人的社會生活，膚淺的並駕齊驅。但當我們精微研究兩者的合作方法時，則並駕齊驅的性質，立就消失了。由研究昆蟲的組織方法，我們發見一個基於本能的社會，與以理智爲基礎的社會，有重要的區別。這兩種比較中，我們可以提出來說說。昆蟲社會的基本特性，是把諸個體分化爲許多種類，個體有勞作者，兵士，皇后，或雄性之分。有時，且有幾種不同的勞作者，每種各做自己的工作，好似機器之依其本分而動作一樣。一個勞作者不能變成一個兵士，一個兵士也不能變成一個雄性。

但在人類社會的情形，就沒有如此的分化了。除開變態與不重要的習俗例外，每一個體保存着一生理上的完全個體。每個人是一個『人與一個兄弟』，皇后與女丐『在她們皮膚之下同屬姊妹。』除開極少數的變態，每一個體，或爲男性或爲女性，且至少各有生育的能力。這種情形，正與社會昆蟲的情形，成適當的對比。在社會的理由上，容或有阻止一個深思的哲人，或最富的商人，同未開化的黑人結合，生育兒童；或將他底女兒嫁與一個犯人或流丐；但是沒有不可更改的生理上之分

離，以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各種各樣的界限，階級，與品級，限止互相婚娶，或對於儀態理智與膚色諸方面蒙輕微的差異影響。然其重大性每爲人所過言。到了今日，這種舊時的阻障似乎已告微弱而瓦解了。他們對於當代的經濟組織就很少有任何關係。

人類的複雜經濟組織，較之任何其他動物實屬無限的複雜，而其造成，又沒有任何上述的那種差異。人是唯一的經濟動物，對於經濟的功能，初無差異。他又是唯一知道運用『有法規排列成的語言』者，這與表明指示的聲音與記號大有不同。他又是使用火與『由精思造成的有形的工具』者。現在他並且利用外部的力量與使用附屬的外部肢體與器官（這也是工具）至於如此大的限度使他運用人爲的知覺器官如顯微鏡電測計，以得更正確的智識。並且大部分人類的經濟生活能力，正從他的身體能力來源之外得來，而他大部分使用工具的管理，又是機械的。

這種變態的新奇的社會生活之發展，是進化之最後的，最大的，與最奇異的產物。這是生命史上的一個新面目。『玩世』派的散文家，以爲人類慣以自己爲生命歷史的中心與主腦，實由其天生的利己主義。至於滑稽的作家，卻轉過頭來以一個螞蟻或一條鱷魚的觀點來敍述世界，以爲人是具有我們加諸那些低等生物的憐憫與輕蔑。但事實上，實在沒有一個螞蟻或一條鱷魚眼中的世界觀，他們的興趣沒有這樣大的範圍。我們應以毫無偏見的抽象理智在此公正的評述一切。並視現代人的集團生活，爲生命進化的頂點，與最特色的奇異的一方面。

這種空前的特異的集合體，卽人類，其外部組織，政治組織的發生，祇能在世界史綱裏論述，至於他的經濟發展之適當評論，將比生命科學全書尤爲豐富而廣大。這裏，我們自己嚴厲的限制於生物學的方面，來討論社會的起原，社會適應的主要因素，宗教，教育，每一種各嚴正地視爲一種生物的力量，並且討論各種生命種類的增加，壓抑，與生存；而導入於人類生物學觀察的最後思考。

二　現代人的起原

亞當與夏娃，死滅已久。可是人們還樂於談『第一個男子，與第一個女子，』並且討論此種或彼種限定的地域爲『人類的搖籃』。有些人在假設中想像，某種亞人種 (subman) 裏面一對特別的伉儷，某時忽然發見他們自己是獨異的，如是開始向生命的新道路行走了。『我底愛人，讓我們創造一個新種族吧。』這是新人種起原的基調。但如讀者仍然迷想新種是這樣出現的，那麼，他便會很不經意來把生命科學讀過了。

現代的人種進化概念，以爲種族是不斷發生着變種的，並且，假使此種變種，對於天擇有利，則必在種族之中流行，或限於當地，或更爲推廣。此種變種的大多數，其效果自屬甚微。他們在各種族的區域間，轉向遷移。有一個體發見了膚色類型的變化，別一個體的身體，與別處的人發

生差異。並且，人口間不斷的互相混雜的交合，變種因之產生某種程度的有利的聯合。無論是當地的，或推廣的，此種聯合，皆可流行。假如聯合僅流行於當地，且為地理環境所隔絕，或借別種特性，而使種之繁殖性發生某種變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可以使聯合（變種的）不能與原來的種族交互接合而繁育，如是，遂變成為有完全意義的一種新種了。一切種，皆表現當地變異的現象，而家狗之類，且表現類型（type）的非常變種，但仍然保持着繁育子嗣的平常能力。在人科中，依據歐洲到處發見的稀少的人類化石，可以證實交互接合繁育的變種，猶如家狗一樣。至若內安得塔爾人種，在某種區域，是否與現代人種交配，完全是猜想的事情了。我們從未曾見有一種家狗，會產生別種狗的，惟有各種不同的狗種，繼續互相交配，才產生新種。同樣，我們可以相信，決沒有單一的原始種的『現代人』種族之變異，或範圍甚廣，或限於當地，在特別的環境下面出現十分異特的類型。後來復因地理的變遷，別種人種隨之侵入，他們相互交配，而仍有繁育之力。他們相殺戮，相混和，以模倣與知覺而相互學習，且經過遺傳上的不一致而更向前變異。

我們不能說，人屬各種類，與原始的變種，是否是森林的居民，抑或為大草原邊的居住者，或者他們在那些區域生活，並且也曾託足於別種地方。早期現代人的骨骼，在格里馬地洞（Grimaldi caves）發見的，有兩種類型：一為克洛麼格訥類型（Cro-Magnon type），一為格里馬地類型（Grimaldi type），兩者相差的程度，猶印度紅種之與今日的黑人。但人屬各種的某類特徵，幾乎全屬公有。比喻，他們對於森林生活，沒有高程度的特化，而其羣居性卻比大類人猿更進步。大類人猿，毋寧說全是寡處的生物。他們生活於一個小家屬團體中，各分子受一個年老的男性統治。他們嫉妒外部的同類侵入其領域，而只有在自己的團體裏自由混合。這種生物，雖數目較少，但表現着多量的當地變異。非洲西部海濱的大猩猩（gollira），與中部非洲的山居大猩猩，是十分不同的。他們不特生理上的特徵，有所差異，且其性氣亦各懸殊。猩猩（Orang-utang）有幾種變種，其中有些或者可以歸入一獨立的種類。至少有一種變種的年長男性，有奇怪的縐皮繞着面孔。非洲的黑猩猩（chimpanzees），亦因所居的區域之異，顯出各種各樣的類型。雖然黑猩猩的外皮顏色，只在褐灰與黑幾種分別之間，而無毛的裸面變種，幾與人面之不同，相去不遠——其面之黑，或如黑人，或深褐，或淡褐，或竟至紅白如白人之面。

關於原始人社會生活的有趣觀察，多年前亞德根森（J. J. Atkinson）氏在社會起源與原始法律（Social Origins and Primal Law）一書中，言之甚詳。他的觀念，與達爾文的觀念相似，在某幾點上，雖加以修正改變，而在人類生物學上，其言論之卓絕與價值，仍然保持着。心理分析學者全部理論所依據的觀念，可說全與亞氏的觀念相吻合。

亞氏的論辯，遠溯到實際的一般的對於各種亂倫事件的禁律（tabu），且求出全世流行的異族結婚風俗（此種風俗為一個平常的男

子從別族掠奪一個女子作爲妻子，而不許娶同族之婦，）對於人類，或特別是亞人種社會的早期社會制度組成一種特見的理論。他假設更早期人科中間的尋常社會團體開始就好像大類人猿的更尋常的社會團體。在大類人猿，一個小家屬羣居於一個大的雄性領導之下。當別個雄性，達到成年的時期，他的領袖便把他們驅逐出去。大部分年輕的雄性，便與被逐的雄性同居一處，繁育子孫。自然，像這類尋常的團體方式，對於被逐的兩三個兄弟並不能排除，甚且需要共同在一處游獵，並吸引一個迷路的異性，相與同居。這種無領袖的團體，每發見於大猩猩中；但他們這種團體，要比家屬團體更少得多。成年的雄性，因他的雌性，及領土所發生的劇烈嫉妒心，擔保了家屬團體的優勢，與年老的雄性死亡後新家屬團體的恢復。這種集團，正適於森林的環境，其間食物四散，而量之充足，僅够供給有限的人數。所以，這種團體生活，到今日，還是林居的最高等動物（primates）之社會生活方法，雖然黑猩猩有時能自己結合成更大的團體。

但在人科中的人，便缺乏森林生活之特異能力。他更喜歡吃動物食料，且更適於荒野，草原與岩鄉之居住。這些地方果物草根比較難得，而集合羣力，獵取野獸，則較容易。這種環境，對於原始家屬長成較大的社會團體，無論那種精神的與性氣的適應，頗多利益。亞氏說，這種適應，以經過女子與青年男子的天性之交相活動，成爲可能。

至於母親，與大多數哺乳動物一樣，專以保護，及撫育其男女孩子爲事。但一個成長的男性到了生殖季——靈長類周年是生殖季——每不寬容競爭的男性。母親因爲看守她們年青的兒子，必須使青年人對於尊長，尤其是統治的長者(old man)，發生恐懼之心。且防止年幼者，違犯長者之治權，或引起其嫉妒之心。因爲許多的例子，與粗率的教諭，於是年青的男子，對於父親的氣力與發怒，發生自然的畏懼。年青的男子長大起來，就明白父親的個人財物，特別是團體中的女子，禁止接觸。至於某種事情，在父親的眼內，或周近的地方，則不許去做。對於長者的恐怖，是智慧與合禮言行的開端。他們的多數人，保持其幼孩期的天然性情，而調和未來成年期的性情。年紀較輕的男子，服從較長的男子。因此，亞氏說，人們由服從學習得自抑自制的心理元素；犯罪的觀念，特別是亂倫的犯罪觀念，乃生於人心。心理分析學者也說，如是，最初的壓抑意結（repressed complex），就此產生了。

人類社會，經過這種原始的壓抑，方能造成。我們簡直想像不出還有何種別種方法，能使社會成功。除『現代人』外，其他動物，對於亂倫私通之事，未有稍加反對的。且反對亂倫，乃因於傳說，而非由本能。這是在各地法庭的犯罪記錄中可以看到的。少數卓越的社會學家，如霍勃浩士博士 (Dr. Hobhouse)，持反對的論調，相信有本能的反對亂倫者外，一切已知的事實，皆指出這種性交的眞正障礙，祇不過是一種強迫的，或習慣的避免而已。

現在要論到基本的人類制度史之第二階層了。當年青男子，生長到

強健，並且發生慾望的時候，因對家屬範圍的不滿意，遠出漂游。他發見世界上，有別種婦女。這種婦女，不是他酋長的婦女，而不受禁律的保護。他得到機會時便娶一個這類的婦女。

試想假如她是一個被棄的婦女，或爲別個家屬團體多餘的婦女，或爲丈夫被殺或病弱的丈夫之婦女，迷失中途，她正與亂跑的青年男子的情形相同，因即以身委之。如果我們設想年較長的男子，對年輕的男子，有攻擊的習慣，或常施以殺戮，則此類多餘的婦女，或者隨之而增加。亞氏描寫年青男子，常常攻擊或制服迷途的婦女。這或者因爲他在二十五年前，寫原始法律一書時，對於女性的願望與大膽，還罩着一層羞恥的面幕。攻擊也許是不必要的。年青男子，領導陌生的女人到族中去，或者她向他那裏來而無須領導，由是始成爲他自己底女人。也有較少典型性的女人引誘着男子到她父母的家中，而使他成爲她底男人。如果她是一個陌生人，到他的團體中去，她自然祗尊重他。他是她選中意的人，而她卻不服從『長者。』家屬內的婦女，不以她爲一個平等的，或比肩的人。她們在青年男子的一邊，反抗長者方面對於他的獲得幸福之干涉。他們很願意在她與長者中間，造起一種禁律來。假如，反之，男子到女人的家屬團體中去，也必須有相同的禁律。

現在看來，凡此種種，實在全是可取的理論。我們發覺，實際上舉世廣佈的禁律，完全符合亞氏的觀念。

原始人類，由這種天然的與明顯的機遇，或自己在人類中創出各種不同的變異，在幾十萬年的歲月裏，歷幾萬萬次的反覆，且由這種誘取一陌生者，來到團體裏面的成功，都使異族結婚（以獲得異族的配侶而結婚）於不知不覺間，已結羅於人類的生存。於是第二種基本的禁律，始在岳母與子壻，媳婦與翁之間發生了。

這種事實的要點，正是亞氏所臆想的：由原始家屬團體，擴大而成某種程度的部落之方法。這是一種臆想，一種理論，但有一大堆事實來作實證。這種學說，又很適當的解釋了社會習慣的變遷，這種變遷每在某種風土的變遷中，對於人有極大的利益。

全世界各地方的禁律與風俗的發覺，都與亞氏的學說，非常相符；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解釋方法。第一，亂倫的禁律，交織成每個人類社會的組織。從生物學一方面說，各種亂倫的禁律，是精美的，有純粹人類性的，與有普遍人類性的；而且他們不是本能的；他們也許不能建樹起來，或者他們也許會破滅。然而這種禁律，亦有例外。古埃及國王（Pharaohs），與秘魯的印加（Incas 秘魯的皇帝或酋長）都許亂倫的嫁娶，且其間未嘗發生任何困難的事實。實在，惟有他們亂倫而生的子孫，始能合法的繼承皇位。這裏又有相類似的例外，我們的討論，若非爲極端的曲解，那麼，即爲『長者』的性自由之後裔，有亂倫之事，而不及父系家屬兒子的常態結婚。竟至到了二十世紀，貴族的性限制，仍有別於社會的他部分。許多貴族門第的子孫，並不限制娶低階級的女子，並且能犯如低階級人所犯的重婚，亦無被罰之虞。歐洲的貴族，直至大戰時期，始組成

一種十分嚴密的交互婚娶制度。此類例外，對於我們一般的論題，其相合之點實過於駭詰。他們恰好指出反對亂倫，不是內在的本能的，而卻由於一種根本重要的禁律。此種禁律，約束平民，實比約束統治者，更爲厲害。領袖人物（父）的道德與兒子的道德是有區別的。

現在全世界，竟至最荒僻野蠻的社會，無不守持着亂倫的禁律。我們知道，沒有那種昧於此禁律的奇特的人類團體。原始的人猿家屬部落（manape family-tribe），其精神的衝突，雖奠定我們今日一切社會組織的基礎，但其本身，則已完全消滅。他們的遺跡，留在我們心中的，祇是風俗與制度。在英文的祈禱書裏，我們讀到對於姻戚相親的禁止程度，就可以回憶到一切人類制度的大部分基礎。在文化較低，與假設更原始的社會裏，我們發見一種不可思議的『規避』禁律制度，明白地保障，並且鞏固重要的禁律。西伯利亞俄斯坦克（Siberian Ostyaks）的婦女，必不能在翁的面前，丈夫亦不能出現於岳母之前。等到他們有了孩子，方纔取消這種禁律；而婦女仍須一生掩罩面幕，以對待其翁。柏力哀克（Buriaks）人，卡耳麥克（Kalmucks）人，亞爾坦土耳其（Altaian Turks）人與基爾奇（Kirghis）人，有相同的限制。婦女永不能直呼翁的名字。現在請轉眼看錫蘭島，我們發見吠陀（Veddah）民族的子壻，不能獨人與其岳母談話，翁也不許向其媳婦取食。再者，南太平洋彭克斯羣島（Banks Islands）的米蘭尼西亞（Melanesia）土人，一個男子，不許走入岳母所居的屋裏去。假如他在森林中遇到她時，他必須立卽轉向別方以避之。媳婦必不能呼翁之名。這種限制，也能發見於新幾尼亞（New Guinea），與托累斯海峽（Torres straits）的居民中。澳洲土著全部流行相似的禁律。在非洲，一個祖魯（Zulu 爲 Bantu 大族或 Natal 民族之一）人，假如遇到岳母，他須將盾掩蔽面孔。如遇到她走過時，他必須將口內所食之物去開，並且永不能提說她底名字。法蘭茲爾（Frazer 見他所著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s〕）氏也從彭都部落（Bantu tribe）與馬薩（Masai）民族，舉引相同的習俗。在美洲生番中間，也廣播着這種禁律。這裏我們不能不一言者，我們所討論的，乃是一種一時有普遍重要性的『化石的制度』（fossil institutions），一個共通的基本觀念。在許多事例中，此種制度，業已失去，至許多曲解的，或妄裁的事實，那正是希望的事而已。

關於異族結婚的婚儀，在『化石』上的遺剩物，是同樣的廣佈着。婚儀的實證，與禁律相似，並且也是同樣的徧佈全世界。原始時代，男女關係的處理，固多所混亂曲解，非常的參差，但在根底上，我們常常能察見有一種反對自由性交的阻障物。對於一個陌生人，與家屬團體，發生親戚關係，必須以特別的風俗，來減輕其不和諧的與有害的興奮。原始的婚娶，引入新客。原始禁律必保護此新客，對於新奇的刺戟事情，拒絕自由的活動，至於擾亂的事，則在社會破裂的標準之下而消滅之。

類人猿與猴的性心理學，在他們的自然環境中，仍在研究，以求完滿的結果。我們所知道的這種生物的行爲，完全與亞德根森氏的主張相

合。他們沒有如在哺乳動物中流行的生殖季沒有春情發動期。他們的生殖季同人一樣，是周年不停的。全年性交，以豐饒而寬裕的季節爲最強烈。他們的性衝動，常是過度的。他們雖然組織社會，如狒狒的情形，但在羣體內大半由於他們緊張的性衝動，於是發生侮辱，追求與反訴，有一種不間斷的噪鬧與詈駡。雄性用一副銳利的眼睛，看守着他們底特別配偶。倫敦的動物園裏，有一個時候，許多雄猴間，祇有六隻雌猴，而她們都是各個雄猴的妻子。當一隻已娶的雄猴，忽然死亡，他的寡婦因別的雄猴熱烈地想獲得她，立被撕裂，也是常有的事。這是她底強壯底『長者』不存在之故。現代人類，當他一拋開通常的社會空氣，根本的禁律不復有影響的作用時，這就是說，當他的犯罪意識停止或丟開時，在性的事實上，就顯出他自己是同其餘靈長類動物（他的表兄弟）十分相似。他的本能約制，本與他的理性約制不同，原是微弱或不存在。對於愛人，他是佔有者，但是一個不貞者。那些原始的禁律約制着他。那些禁律，免除我們種族不斷的性的爭鬬，而使訓誡的寬恕對於維持經濟的合作，有用而可能。

部落的生存價值（這是說，一個團體有許多成配的男子，在比較相互寬容中生活着）之高出於一個狹隘家屬團體（在嫉妒的家長之下）的生存價值，在氣候變遷更乾燥的狀態下，更行顯明。此時，森林不得不讓位給空曠的鄉郊而縮小其區域。這種狀態，在人類進化的時期，時常發見生命迭次衝出森林，希圖向北的大草澤，向南的大荒原上去找尋幸福。無論何時，當森林發見減少，各種小量的食物，便將代以量多而類少的菜單。親屬關係的部落（與單屬家長的家屬有別）能佔有較大的區域，並且選擇及保守最優美的區域，以反抗任何輕小的競爭者之團體。這種部落，對於獵取大動物，其攻擊力之大，也遠勝於單獨獵人或個人團體之所能爲。且於保衞自己，抵抗敵獸，更爲有效。這種團體部落；能冒險到空曠的鄉野中去，那裏單獨的人會被追逐或致被殺。

至於向合作的集團生活之活動，在人類發展中，早已存在，不過沒有現在這樣更形來得重要吧了。這種集團生活或初發端於第三紀之中新世時代（Miocene Age）植物減少之時，並且劃分出與類人猿不同之最早的分化時間。這或許是一種循環的經驗。人可以在多或少的集合間，與在緊或鬆的禁律間，有彷徨變異。自人最初出現於地球之上，現代人種，無論在他的一切變種中，便是一種社會的動物。他以壓抑，以禁律，以犯罪的意識，永遠變爲更社會的。在他最早出現之始，便是一種有不可較量的精神力之生物。

人類社會建築於『誘因抵抗誘因』的一種均衡面上。人，被發見有生之初，就是道德的動物。他以個人的自我壓抑，適應社會。他又將此推而加諸畜養的動物。他的壓抑，是個別的獲得物；以他的教育，他的社會地位，與他的生活上之機會而各有不同。他因有這種壓抑能力，纔能造成此空前的奇異的經濟社會，而無有根本的分化。這種情形，在生命的整部歷史中，是永不曾出現過的。

三　人類生命的原始變種

自我們有了確切的智識，我們知道『現代人種』有好多種類型。這就是所謂『人類的種族』。先史時期顯然曾有深刻的局部地域的分離與變化；但此種分離與變化，終不能完全並且持久，使種族不致完全分裂。當地球的環境發生變化——最近二萬五千年來，造成了世界地圖無數的變化——那些變種，始繼續與別的種族交媾，與別的種族重新混合，而產生雜種的民族。所以，如果說或寫關於民族純種的事，未免太無意義了。或者，除開在某種十分孤立環境中的人們，比喻，如現今已消滅的塔斯馬尼亞(Tasmanians)人與安得曼島(Andaman Islanders)土人以外，所謂民族純種者，眞是一個神話而已。男子們與女子們，完全是雜種。在雜種上以各種比例，表現這種不完全的特別形態，或那種不完全的特別形態之特徵。

多年前，赫胥黎教授(Prof. T. H. Huxley)指出人類諸民族，有一個中心系統，沿着大西洋海岸而至地中海沿岸，更進而達亞洲東部，馬來亞與波拉尼西亞(Polynesia 太平洋中之羣島)這帶各色各樣的人們，是種種程度不同的淺黑色皮膚帶黑的頭髮與黑色頭髮，鬈髮或硬髮。在他們的南方，卽舊世界的，是十分不同的黑色人，其髮則鬈曲。他們的頭髮，他們的膚色，與皮膚上豐富的汗腺管，顯出他們適應於熱帶森林的環境。由中心系統向東北趨者，發見更顯明的黃色民族，其眼斜傾，頰骨寬闊，髮硬而黑，卽蒙古種族。是他們有縐縮的汗腺管，與重皮眼，可以證實長久受過大雨與風塵的影響。趨向西北方與北方，就是說；經過歐洲的中部與北部，一時也遠至北亞洲者，是一系美麗的民族，有灰色與藍色的眼，更特別適應於溫帶氣候的落葉森林，而不能抵抗強烈的陽光。現代人種之在美洲，是最後的生客，是一種遷移之民。至於現代人在美洲，是否有一萬年時光，卻很可疑了。美洲的紅色土人，發見他們與東亞的土人有密切的關係。

將此種人種的分離，以綜合的言詞來說，實在是人類民族學(human ethnology)的根本形態。人類民族的更詳細說明，及他們間關係的圖表，可於世界史綱中見之。這裏姑不重述。關於這種粗枝大葉的分類，假如我們更求詳細的敍述，我們發見自己便在錯綜的萬花筒般的種族類型中。人類在其進步的途程上，對於這種雜種化的事情，是不倦的進行着。無論有何種分化發生於萬年之前，但他們老早因爲世界各部分交通的不斷增加而不存在。人已不復是局部地域的分化了。對於某時期，民族學或者不會將民族的混合分而離之，而另把人類的分類歸入別種範疇。遺傳學上單位體(units)的分類，或許會成爲可能，諸個體，或可用方程式來表示特別的特性羣。這種特性羣已發見於每一情境中。

現在，回轉頭來，討論我們種族的原始變種吧。人，不僅比大類人猿更少特化，更易變化，而遂於遷移，他更是無所不食的。現代人以其機遇之

殊，而改變食單此處完全賴植物食料以維生活，彼處則完全賴水族爲食，別處又完全是食肉的了。住處各異之義，就是習慣各異，體質各異，及成功的類型各異之謂。沒有一種人類的變種，自生存至今而符合於我們所說『原始的』一詞之原來含意的。我們祇能體想人的『原始的』生命之性質。但竟遲至十九世紀各種各樣的野蠻民族，還各自孤立的生活着。他們的風俗，他們的體格，他們的社會組織，與大部分人類成十分生動的對比。比喻，有一種生番的塔斯馬尼亞 (Aboriginal Tasmanians) 人，他們仍然與前期石器時代 (Paleolithic level) 的人相銜接，而其低等之程度，幾不能與南部的馬得冷期的歐洲 (Magdalenian Europeans 後期舊石器時代中之一期）人相比較。又有南美洲巴西的林居人，與中非洲的小黑人 (Pigmies)，又有印度森林中的吠陀，澳洲黑人與喀拉哈里 (Kalahari) 沙漠的森林生活者，都是一樣。

這一切民族，都是人類生命的異支與退步的狀態，無疑的，這些人們在他們幾十個人組成的小社會裏，有他們粗備的工具，他們有限的言語與他們嚴厲的傳說，在我們面前實現出那種狹隘的限制。這種限制，正是我們種族所由之而逃避出來的。這種人，似乎沒有什麼曾經有過比他們今日所有的更大之團體的，但他們的大多數，已經受無特化的人類之某種交通影響而不純粹了。我們不能鹵莽地去說他們是原始的人。毋寧說他們是禁律試驗中之例外的與不成功的保存者。現代許多已經消滅的野蠻社會之更特別的制度，在社會學上的價值，正如鴨嘴，針鼹之在生物學上的價值相同。他們不是古代的遺存者，但爲旁出的分枝。

四　人類的交互關係之發展

我們人類，借助於各種錯綜的聯合組織，與符號，能使讀者對於本文講述所及的地方，發生各種思想與興趣。人類的心，以運用言語的符號，而成就分析，而追求綜合，而組織，而解剖，而改建各種概念。這不僅使各個人的心之力量與範圍，無限量的超越任何其他生物；抑且由此在人類各個體間，建立一種新而奇異的交互相依關係。這種交互相依關係的發展，就是世界史綱重要主旨之一。我們在此祇好簡略的說一說。最初的言語，或者是一種姿勢與模擬的言語。模擬的聲音，是一種示意他種動物（或其他發聲物體若流水微風）的最明顯方法。最近巴澤德爵士 (Sir R. Paget) 指出大部分身體的姿勢，與發聲器官是相聯的運動；而把聲音獨立起來，使之成爲姿勢的符號，實在是一種方便的與省工的便宜手段。人知道繪畫也是很早。他集合聲音的符號，成爲有法則的語言。他從模擬的姿勢，造成象形文字；後來又變爲書體。這種東西，一次發端之後，便十分迅速的進步着。符號的運用，可使人類聯合，受到極大的經濟。這一種運用符號的方法，其發生，或有幾千年之久，或竟至二萬年光景。後石器時代的人，與早期新石器時代的人，幾乎完全是能自由談話與像形描繪的動物了。

伴着言語，意像，繪畫之發展，與夫教育建設之繁增，人類始以空前未有的方法而補充其遺傳。在高等脊椎動物間，以親愛之進化，教育始隨之而出現。全人科中的各種屬是非常的教育動物。復以言語之發展，於是不僅有事例，且有訓誨，而記憶亦從老年人傳至青年人。『現代人』是組成超越於個人經驗的宇宙圖畫之第一種生物。年紀更老的人，對於親身所歷或長輩所述的故事，又復以其關於野獸，岩石，與太陽月亮的想像，從而增加之；如是，神話與野語，都加入傳說中去了。

使用符號的歷程，一經開始，結晶的頂點，一經達到，而語言成爲可能。於是人類生活中傳統的元素，就十分迅速的發展。這樣的事情，是不難想見的。人們的『解釋』事物，特別是禁律與風俗，初用說故事的方法，解釋出來。人把傳說，加到遺傳上面。他是第一種與唯一的有傳說的動物。也就在這一點，他與其他諸種類分離。現在，他再停止爲傳說的了。他以科學與分析去補充傳說。傳說在人類數萬年的發展中，佔去了人類生活的一個方面。

原始人的思想，同今日小孩與未受教育者的思想一樣。他們想像某種事物。有的他們喜歡而找尋。有的不喜歡而規避。他們目所見，心所覺的一切事物，都成團的集合於心中。他們激起許多對等價值的觀念，以和緩，以壓抑不適意的事之實現。思想是更像夢幻的東西，並且在不說出來時，原用不着語句。至於更銳利的觀察，更明確的定義，更邏輯的程序，其有助於那些原始的思想方法，原來是十分緩慢地發展出來，到現在始取而代之了。

希臘思想的偉大時代，是在紀元前六世紀與四世紀之間。他劃分了思想方式變遷的分野。依楊格 (Jung) 氏的『無意識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Unconcious) 可稱之爲無目的之思維 (Undirected thinking)，與有目的之思維 (Directed thinking) 的轉變。柏拉圖爲我們記下了不朽的邏輯思想的誕生叫聲。亞里士多德是自然史與哲學之祖。自此時代前進，早期的神話方法的表現，其夢一般的性質，已漸漸除去，而突然入於哲學的分析與放開眼界的科學的分類。我們仍然是在這種變遷方面的終結世紀裏。祇是現在一般人們，纔能得到一幅實在的與切於事實之解釋的宇宙圖畫。人類的大部分，仍然是神話的思想。祇是現在，已能以理智的指導，來代替教條了。

在世界史綱中，人底宇宙圖畫之擴大，已經描寫過了。我們看見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把他的宇宙圖畫之中心，置於他的家屬，他的部落中，其半徑不過幾十哩遠，成一幅小小的恐怖圍繞着他的圖畫，充滿着他對於他的父親，他的同伴之個人反應作用的投影。於是他的概念，始廣而及於他的城市，國家，或帝國。他過去的歷史，神話已告過去，而代以進步的實在主義之思想。他的同情擴大了，他的友誼之感，又代替了對於生疏者不熟者之動物般的敵視心。檢考人類歷史的全部，可以看見人類的運輸方法，有一種繼續的改良。同時，他的表現記錄與交通的方法，也有一種不斷的發展。不管人類間，有憎恨之情，殘酷之性，有一種遺傳的不

誠性，有一種有權力地位的個人所有的狂烈利己心有一種遺傳上的貪婪心懦怯心懶惰與自囿的幻想——不管這一切事情人類還是永續的前進。我們的生活比較過去的人是在一種更清潔更明白的光輝裏。一般的人是更清醒而少沉迷。有更多的人類已實踐神志清明而包羅萬象的宇宙圖畫。正直之心，愈廣而愈趨於理性；這是一種精神的個人的擴展之歷程，對此歷程唯一可見的限制，乃我們的行星與全體人類而已。

一九三〇年各國軍費比較表

芒

國別	軍費以金圓爲單位
阿根廷	五〇、三三一、二九一
奧大利	一四、五〇七、三二〇
比利時	三三、二〇三二、〇〇
巴西	五五、〇〇五、九二〇
布加利亞	七、六〇九、〇〇〇
智利	二八、九二〇、〇〇〇
中國	九四、二九一、六五〇
哥倫比亞	六、四五二、〇〇〇
古巴	一二、〇三一、〇〇〇
捷克斯拉夫	五一、一八九、〇〇〇
意大利	二四八、九四六、五〇〇
丹麥	一二、二七〇、〇〇〇
印度	二一一、五八七、六二二
厄瓜多	一、八四一、二二〇
匈牙利	二〇、二二〇、〇〇〇
芬蘭	一六、四五七、五〇〇
法蘭西	四六六、九六〇、〇〇〇
德意志	一七一、九二三、〇四〇
不列顛	四六五、二五五、〇〇〇
希臘	二一、三四〇、八〇〇
日本	二三六、八六一、五〇〇
立陶宛	五、六八〇、〇〇〇
墨西哥	四六、三三五、五〇〇
荷蘭	三〇、八八〇、〇〇〇
挪威	一一、五二〇、〇〇〇
波斯	九、八九六、〇〇〇
秘魯	九、七九六、〇〇〇
波蘭	九二、〇七三、〇〇〇
葡萄牙	一六、三七九、六四〇
羅馬尼亞	五三、六四七、二〇〇
暹羅	九、五二六、九五〇
蘇聯	五七八、九四二、七〇七
西班牙	一一二、五八三、三〇〇
瑞典	三九、七五〇、〇〇〇
瑞士	一九、六六〇、〇〇〇
土耳其	一七、三七一、五六四
美利堅	七〇七、四二五、〇〇〇
烏拉圭	八、六三八、〇〇〇
巨哥斯拉夫	五〇、四五八、〇〇〇
總數	四、一五七、九三一、九五八



白石道人歌曲旁譜考

唐蘭

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宋嘉泰壬辰錢希武刊本，元陶南村抄校者，清乾隆時有陸鍾輝張奕樞兩刊本。又有江研南乾隆二年手錄本，近朱古微先生刊於彊村叢書中。三本同出一源，並附旁譜，雖小有出入，大致略同也。

姜詞旁譜，除越九歌及琴曲外，悉爲宋俗字譜，前人未有識者，蘭尋繹數四，幸能得之，因作此篇。

一　宋燕樂曲譜

詩餘之起於唐人知之矣，實則不如名之爲曲之爲當。蓋花間集所載唐五代詞之調名，幾全見於唐崔令欽教坊記所載曲名中，是當時固以爲曲也。五代時始有以令併入曲者，如李後主小重山令之類，宋孔方平集蘭畹曲令一書（註一）則其時曲令尚可分也。曲之有慢近不知始於何時，宋柳耆卿，張子野輩始盛爲之，（註二）歐晏集中不過一二闋耳。至蘇東坡又稍以琴曲附益之。（註三）合此諸者而宋詞之範圍定。然概而言之，則大抵皆燕樂曲也。（註四）

唐燕樂曲譜，今國內無存者；（註五）宋曲譜之存於今者，據余所知，除白石道人歌曲外，僅史浩鄮峯眞隱漫錄，（註六）及明王驥德曲律，略存一二耳。而白石集中載旁譜者凡十七闋：用仙呂調，高平調，商調，中呂宮，正平調，越調，仙呂宮，黃鍾宮，（註七）黃鍾角，黃鍾徵，雙調，計宮調凡十一。則欲窺宋譜體製者，舍此莫屬，誠詞曲史上之瓌寶矣。

王驥德曲律卷四云：『予在都門日，一友人攜文淵閣所藏刻本樂府大全，又名樂府混成一本見示，蓋宋元時詞譜。（原註：即宋詞，非曲譜。）止林鍾商一調，中所載詞，至二百餘闋，皆生平所未見。以樂律推之，其書尙多，當得數十本，所列凡目亦世所不傳，所畫譜極與今樂家不同，有卜

算子，浪淘沙，鵲橋仙，摸魚兒，西江月等，皆長調；又與詩餘不同。有嬌木笪，則元人曲所謂喬木查，蓋沿其名而誤其字者也……以是知詞曲之書，原自浩瀚，即今曲當亦有詳備之譜。一經散逸，遂併其法不傳，殊爲可惜！

今列其目並譜於後，以存典刑一斑：（註八）

林鍾商調　隋呼歇指調

掯聲　品有大品小品　歌曲子
唱歌　中腔　踏歌
引　三臺　傾盃樂
慢曲子　促拍　令
序　破子　急曲子
木笪　丁聲長行　大曲
曲破（註九）

蘭按：據此說，則宋燕樂曲譜，明人已不能識矣。故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莫辨其似波似磔，宛轉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者，節奏安在？』蓋其時元抄本詞源尚未出館臣且不信此僅存下卷，而易名樂府指迷者，爲張玉田作，則無怪其不能識宋俗字也。嘉慶庚午，秦恩復始刊詞源，其上卷有管色應指字譜，於是世咸信白石集旁譜爲可識。戴長庚著律話，竟盡易以今譜。（註十）不知詞源幾經謄寫，於字譜舛誤極多，不能深據也。陳澧著聲律通考，張文虎著舒藝室餘筆，皆嘗研討及之，亦不能盡通也。沈子培先生嘗謂：『凡此旁譜皆可識。』蓋據日本本事林廣記中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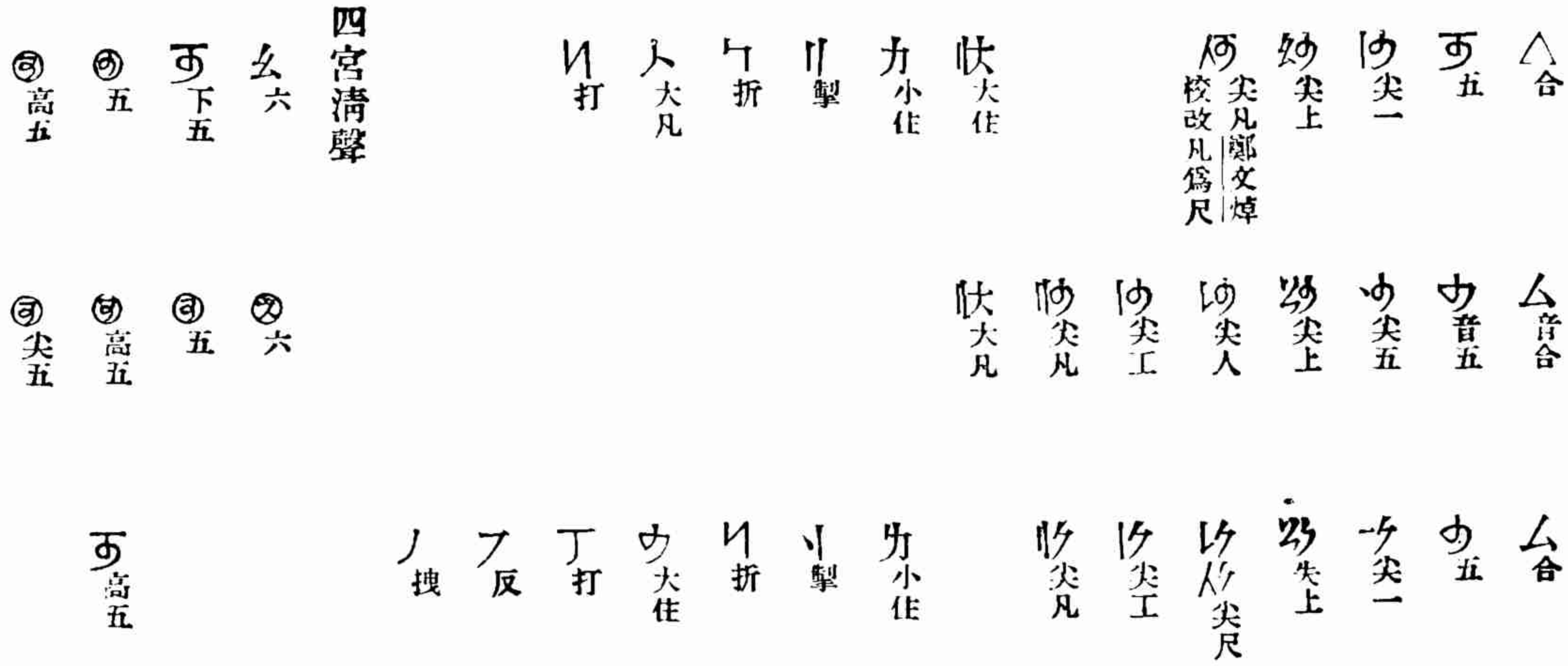
管色指法也。後因造紙廠造新紙，因試用印張本白石道人歌曲，卷後以廣記此篇附之。則但有指法而無音節。即指法與白石譜亦微有不同。不知先生所釋，與蘭今所推考者爲何如？惜不能起先生而一問也。

余方童時，得石印本白石集，見字譜而異之。又讀四庫提要謂爲不可識，則強探力索，幾廢寢食。其後見詞源又曾考之。客歲借得周君叔弢所遂錄鄭叔問校本詞源，因再考之，終不能通。頃因輯唐宋燕樂曲集，偶有所悟，列表尋釋，無不可通，欣喜極矣。

二　管色應指字譜

詞源所載字譜，爲戈順卿所校，舛誤頗多。張文虎，鄭文焯皆曾校正之。今並事林廣記及白石旁譜，列表於下：

詞源	廣記	白石旁譜
幺六	久音六	久夂並六
刂凡	刂音凡	小刂並凡
フ工	フ音工	フ工
人尺	人音尺	人尺
ㄅ上	L音勾	L勾
一一	么音上	么么么並上
マ四	、音一	一一
L勾	マ音四	マ又並四



說明

「六」　詞源作「幺，」非是。「夂，」「攵，」皆「六」之俗寫。

「凡」「工」「尺」「勾」　三書並同。詞源「勾」次「四」下，非是。

「上」　詞源作「ㄣ，」脫一筆；當以作「么」爲正。乃「上」字之艸書或作「亾；」傳寫又或作「厶」耳。

「四」「合」　三書並同。

「五」　詞源作「ヺ，」誤。「ヺ，」乃「高五，」又稱「緊五。」或詞源原本，於此「五」及「緊五」並列，傳寫有脫譌耳？

「尖一」　詞源作「ゆ，」誤。當作「ゅ；」凡從「ゆ」旁者，廣記並同；而白石並作「ㄅ」旁。或兩者中有一傳譌？或當時兩體通用？未可知也。然白石譜中，唯以從「ゆ」之五字爲難認。前人多誤以「ㄅ」爲音節，舒藝室餘筆鬲溪梅令一條云：「綠旁『ㄅ』即『一』字『折』音節，後仿此。」殊不知白石譜於音節，除「拽（ノ）」有時有記聲旁者，其餘皆記於聲下：如「一」字「折，」即當作「一ㄅ，」見長亭怨慢譜中。則凡此記於旁之「ㄅ，」斷非音節可知。余因此尋繹久之，忽悟「ㄅ」與「ゆ」旁，必屬同字。求之譜中，則「尖一，」「尖上，」「尖尺，」「尖工，」「尖凡，」五字，正與廣記合。於是譜中聲字盡可識，所惟求者惟音節矣。「尖一」蓋即「下一，」以「下五」廣記稱「尖五」可證。

『尖上』　詞源作『妁，』誤。當同廣記。鄭文焯校改作『𥮾』

『尖尺』　詞源作『𡰪，』誤。當作『ゆ。』又注『尖凡』誤。疑本有『尖工』『尖凡』二字，傳寫脫之，遂誤注此爲『尖凡』耳。鄭文焯校改『凡』爲『尺』字。廣記注『尖人，』『人』卽『尺』之俗字。

『尖工』『尖凡』

『大凡』　詞源誤作『大住。』後『大住』又誤作『大凡。』蓋校者見此下爲『小住，』因肊以此爲『大住，』而誤改之耳。字從『大』從『儿，』『ǁ』卽『凡』字。

『小住』『掣』

『折』　作『И』者，蓋『斤』字之草書。

『大住』　詞源誤作『大凡，』今改正，說見『大凡』條。詞源作『人』蓋卽『ゥ』之形誤。鄭文焯校改作『八，』以合『大凡。』更非。

『打』　詞源作『И，』與『折』字無別。今正作『丁，』蓋卽『丁』字。

『反』　詞源廣記所無。按詞源謳曲旨要云：『反掣用時須急過。』則音節中當有『反』字。此作『ㄋ』字，例以折之爲『И，』打之爲『丁，』則必『反』之簡字，無可疑也。今補。

『拽』　詞源廣記所無。按謳曲旨要云：『折拽悠悠帶漢音。』又音譜篇曰：『丁抗掣拽。』是音節中當有『拽』字。此作『亅』字。說文：『乁拽也。』則『丿』乃『拽』之簡字，無可疑也。今補。

『六』　見前。當作『夂。』二書並誤。

『下五』　卽『尖五。』當作『ゥ。』二書並誤。

『五』　見前。當作『ゥ。』二書並誤。

『高五』　當作『丂。』二書並誤。白石譜不誤。

右列三書，唯白石譜最準確。雖數刊本稍有出入，參互比較，無不可釋之字。蓋陶南村跋所謂將善本勘讐，方可人意；固與詞源之經肊改，及事林廣記之爲俗刻，不同矣。徒以聲節並書，人多視爲畏途，晦塞至今，良可歎耳。

三　音譜

唐宋人詞之分宮調者，僅金奩，樂章，安陸，片玉，于湖五集。其餘白石，夢窗，草窗等集，及各選本，亦時綴宮調。碧雞漫志，言之亦詳。然詞調千餘，有宮調可稽者，不及其半，餘則不可究詰矣。若謝氏碎金詞譜，乃取諸淸九宮大成者，不足信也。(註十一)

樂曲之分宮調，卽今樂之翻調，稍解吹管者，無不能之。特宋樂聲字中，比今多一勾字耳。其宮調應指譜詳見詞源。(註十二)今不贅。

樂曲之屬於任何宮調者，其用聲字亦有限制。今列表如左：

黃鐘　宮俗名正宮　商俗名大石　角　徵(註十三)　羽俗名般涉

合　四　一　勾　尺　工　凡　六　五　凡九音

大呂　宮俗名高宮

合　下四　下一　上　尺　下工　下凡　六　五　一五即高五　凡十音
太簇　宮　商　角
下四　四　一　勾　下工　工　凡　下五　五　凡九音
夾鍾　宮俗名中呂宮　商俗名雙調　羽俗名中呂調
合　四　下一　上　尺　工　下凡　六　五　一五　凡十音
姑洗
下四　下一　一　勾　下工　下凡　凡　下五　一五　凡九音
仲呂　宮俗名道宮　商俗名小石　羽俗名正平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凡九音
蕤賓
合　下四　下一　上　勾　下工　下凡　六　下五　一五　凡十音
林鍾　宮俗名南呂　商俗名歇指　羽俗名高平
下四　四　一　勾　尺　工　凡　下五　五　凡九音
夷則　宮俗名仙呂宮　商俗名商調　羽俗名仙呂調
合　四　下一　上　尺　下工　下凡　六　五　一五　凡十音
南呂　商

下四　下一　一　勾　下工　工　凡　下五　一五　凡九音
無射　宮俗名黃鍾　商俗名越調　羽俗名羽調
合　四　一　上　尺　工　下凡　六　五　凡九音
應鍾
下四　下一　一　上　勾　下工　下凡　凡　下五　一五　凡九音

立宮起調之法，明季已不可究詰。清九宮大成譜引騷隱居士說，至謂：「既以黃鍾爲宮，何以又有正宮。」云云。其陋可謂極矣。今白石譜已可譯出。苟得知音者按譜而歌，更由歌而定新譜；則凡有宮調之詞，無不可歌矣。今舉白石二譜爲例。

鬲溪梅令仙呂調

上折　工　尺　上反　合　一　上折　六折　五六掣　一　上　六　工　尺　上折　尖　一　四　合反　一
好　花　不　與　殢　香　人韵　浪　粼　粼韵　又　恐　春　風　歸　去句　綠　成　陰韵　玉
尺　上反　尖　一　上折　上折　工　尺　上反　工　尖　凡　六掣　六折　五六掣　一
鈿　何　處　尋韵　木　蘭　雙　槳　夢　中　雲韵（註十四）小　橫　陳韵　漫
上　六　工　尺　上反　尖　一　四　合反　一　尺　上折　尖　一　上折
向　孤　山　山　下句　覓　盈　盈韵　翠　禽　啼　一　春韵

揚州慢中呂宮

六　凡　工　尺　六　凡　高五　六　一　尺　凡　一　上　一大住　尺　工　尺　上　合　一反
淮　左　名　都句　竹　西　佳　處句　解　鞍　少　駐　初　程韵　過　春　風　十　里句　盡

上尺折　尖工尺大住　一工尺六尖凡尺六反凡六高五六　尺上一合
薺麥　靑靑韵　自胡馬窺江去後句　廢池喬木句　猶厭言兵韵
一凡尺小住　六尖凡六尺　上一大住　上一大住　合拽上反工尺拽一
漸黃昏　淸角吹寒句　都在　空城韵　杜郎　俊賞句　算
工尺凡合上一大住　工尖凡六五六　凡拽尺合尖一　上尺折工拽尺
而今重到須驚韵　縱豆蔻詞工句　靑樓夢好句　難賦深情
大住　一尺凡六高五六反凡六一尺上工勾反一工尺反六尖凡　六拽
韵　二十四橋仍在句　波心蕩冷月無聲韵　念橋邊　紅藥白年
尺上一大住　上一大住
年知爲　誰生韵

按仙呂調『上』字結聲，用『合，』『四，』『下一，』『上，』『尺，』『下工，』『下凡，』『六，』『五，』『一五』十音。今鬲溪梅譜唯不用『一五』及『下工，』而用『工；』又『一』及『下一』並用爲異。中呂宮『尺』『一』雙聲結，用『合，』『四，』『下一，』『上，』『尺，』『工，』『下凡，』『六，』『五，』『一五』十音。今揚州慢譜惟『一』與『尖一，』『凡』與『尖凡』並用爲異。又有一『勾』字，則恐是傳寫誤也。

曲律所載歇指調媢聲譜小品譜三段，譜字與白石略同，唯有『下五耳。』今具錄之。

媢聲譜

一一　乚勾　丂　川凡　ㄣ尖工

小品譜

一一　フ工　乚勾　丂五　川凡　乚勾　乚勾　一一　マ四　フ工　乚勾　ㄅ五　ㄣ尖尺
正天氣淒涼鳴幽砌向枕畔偏惱
ㄐ疑亦凡　川凡　一一　乙勾　ㄣ尖尺　ㄣ尖工
愁　心盡夜苦吟

又

一一　乚勾　ㄣ尖尺　ㄣ尖工　フ工　乚勾　ㄅ下五　川凡　ㄣ疑亦尖工　乚勾　一一　マ
戴花殢酒　酒泛金尊花　枝滿帽
四　乚勾　丂五　フ工　川凡　ㄣ尖工　一一　乚勾　ㄣ尖尺　ㄣ尖工
笑歌醉拍手　戴花殢酒

按歇指調用『工』字結聲，此用『尖工』結，當用『下四，』『四，』『一，』『勾，』『尺，』『工，』『凡，』『下五，』『五』九音；此微參差，兼恐有傳誤，然不用『六，』『合，』『上』等音，固可信也。

四　指法

宋世除大曲法曲雜用箏琵諸樂器外，小曲率用簫和。故白石詩曰：『自譜新詞韵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又角招自序曰：『予每自度曲，吟洞簫，商卿輒歌而和之。』皆是也。(註十五)

唐承隋用燕樂八十四調，而宋人則只二十八調。其故由於唐用琵琶，而宋用管，管音不備故也。今考二十八調所屬之宮爲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與黃鍾宮，所用應指爲『合』『下四，』『一』『上』『尺，』『下工，』『下凡』等七字；正以管音惟七，不能如弦音之可全

用十二律耳。

事林廣記所載管按，有『官笛』『羌笛』『夏笛』『小孤笛』『鷓鴣』『扈聖』『七星』『橫簫』『豎簫』九名。豎簫當同今簫餘未能輒定。其所載指法，爲欲歌宋詞者所必需，今錄於下。

六	○●●●●●
凡	○●●○○●
工	●○○●●●
尺	●●○○●●
勾	●●○●●●
上	●●●○○●
一	●●●●○○
四	●●●●●○
合	●●●●●●
五	○●●●●○
尖一	●●●●○○
尖上	●●●○○●
尖尺	●●○○●●
尖工	○○○●●● 疑當作●○○●●●
尖凡	○○●●○○
大凡	○○○○○○ 此與尖凡疑並有誤

簫管六	○●●●●●
扈聖鷓鴣工	●○●●○●
扈聖鷓鴣合	○●●●●●

據此則宋時指法與今相近。簫管『六』字，卽今之小工調耳。所謂移宮，卽今翻調，依此表推之可也。

宮之不同者，聲有高下也。至於調者，又依本宮而爲高下。故自『六』至『尖凡』共十五音，以七調翻之，共得一百五音；事林廣記所載總敍訣云：『宮分四十八調，閏分一百五音』是也。今簡言之，則如同爲四字調者，茍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九音，爲大石調。若易『勾』爲『上』，卽是正平調矣。餘依此類推。

五　犯

白石淒涼犯序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其他準此。唐人樂書云：「『犯』有正，旁，偏，側；宮犯宮爲正，宮犯商爲旁，宮犯角爲偏，宮犯羽爲側。」此說非也。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耳。』今依姜說列表如下：

正宮	中呂調	越調	並合字
大石調	高宮	正平調	並四字

般涉調	歇指調	仙呂宮	並工字
中呂宮	高平調		並一字
雙　調	道　宮	仙呂調	並上字
小石調	南呂宮	羽　調	並尺字
商　調	黃鍾宮		並凡字

凡住字同者可相犯。

淒涼犯張本及江抄本並不著宮調。陸本注仙呂調犯商調，乃本中興絕妙詞選而增。今以上表例之，非也。當從明抄本夢窗詞集作仙呂調犯雙調爲是。然仙呂調雙調用字略同，所異者僅『工』及『下工』耳；而白石此譜，無『尖工』字，不知二調之別何在？豈傳寫有譌誤耶？

詞中多有八犯四犯之名，如：八犯玉交枝四犯翦梅花（註十六）之類。今按事林廣記有八犯訣及四犯訣，並載於下。

八犯訣

宮商角羽宮商羽　三出逆八七歸祖　商宮角角羽商宮
四出逆八八歸宗　羽角宮商復再勳　三四五六逆八用

四犯訣

宮角羽商　商羽角宮　羽角宮商

按八犯訣無可考。第三句角角，殆是羽角之譌。四犯訣與詞源律呂四犯，可相發明。彼文如黃鍾宮犯無射商，再犯夾鍾羽，再犯無射角，由角歸本宮，周而復始。與此訣正合。然黃鍾宮，無射商，夾鍾羽，皆『合』字結聲，固可相犯；而無射角是『上』字結聲，與姜說不合。又云：正犯，側犯，正姜氏所非者，不能盡明也。

六　雜記

詞之可歌與否，全賴乎拍，拍卽今所謂板也。詞源拍眼一篇，及謳曲旨要，言之詳矣。近人皆言白石詞譜無拍不可歌，殊不知宋曲譜不必盡拍，以一句爲一拍也。白石徵招敍曰：『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是徵調，故足成之。』今依其說尋之，徵招首二句曰：『潮回却過西陵浦，扁舟僅容居士。』與齊天樂首二句：『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全同。則知兩拍者，特兩句耳。又詞源拍眼篇云：『大曲降黃龍花十六，當用十六拍。』此謂一曲前後用十六拍也。又云：『前衮中衮六字一拍。煞衮則三字一拍。』此則皆謂一句中用字多少也。其餘令，引，破，近之別，官拍，艷拍，大頭，疊頭之分，名目雖繁，然以句爲拍，固無可疑。正如北曲之散拍，南曲之引子，此南北曲中所有者，卽宋時小唱之法之遺留者矣。宋人按拍，當極舒遲，而纏令則拍極碎，此蓋後來拍眼繁促之所由始。

事林廣記有總敍訣及寄煞訣，並錄於下。

總敍訣

五凡尺工上　四六一勾合　律呂一十二宮　三宮別分淸濁
宮分四十八調　閏分一百五音　折聲上生四位　掣聲下隔一
宮　反聲宮閏相頂　丁聲上下相同　正旁偏側和諧　近代知

音者少　或正宮使上字　或小食使下凡　或雙調使高六　或射羽使下工　堪嗟晚長村蠻　皆是愚蒙無識

蘭按：正宮使『上』字，則成仲呂徵。小食使『下凡』則成羽調。射羽使『下工，』疑犯商角。雙調使『高六，』未詳。『折，』『掣，』『反，』『打，』四句，蓋吹法。待考。

寄煞訣

十五金水八　木六火無憑　輪頂兩斯頂

折掣四相生　譜中無亂筆　敎指依數行

蘭按：土宮，金商，水羽，木角，火徵，其說未詳。廣記及詞源並云『今樂色管色並用寄四宮淸聲煞。』所謂四宮淸聲者；『六』字黃鐘淸聲，『下五』大呂淸聲，『五』字太簇淸聲，『高五』夾鍾淸聲。(註十七)

七　結論

宋曲譜湮晦久矣。卽元曲之法，今亦蒙昧。言曲者，最高取法於九宮大成譜，其書大抵以意爲之。宮調配月，則以高宮正宮相合；道宮，歇指，隨意裁倂。又以穀涉各家附於正宮，謂『循名核實，自當歸入黃鍾宮。』殊不知黃鍾宮乃無射宮之俗名，正宮乃黃鍾宮俗名也。又南北譜，俱有仙呂入雙調，正承宋詞犯調之法。編大成譜者竟指爲訛傳。凡自輟耕錄中原音韻太和正音譜以來，所載宮調曲牌，多所紊亂，古法盡斁矣。

大抵今之顧曲家，皆舍譜而言唱，故譜學不明。古者曲有定譜，譜有成法，故調多流美，乖戾淫佚之聲，不得施焉。余以爲欲曲學之昌明，必先以能製譜始。

今國中有劇曲而無歌曲。所謂歌者，非取裁於異國，卽俚調耳。然宋曲譜，皆歌曲也。苟能一一布諸管絃，其於吾國音樂界，必能開一新紀元無疑矣。

此篇旅次所成，參考材料甚少；於音律又非所嫻。幸有達者，引而正之，固所願焉。

(註一)碧雞漫志卷二云：『閱晚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南詞本南唐二主詞作閱晚曲令。王靜安先生云：『作令爲長。』蘭按王說是也。蓋令字極似艸書會字，故漫志傳刊本誤作會耳。草堂詩餘及歐陽文忠近體樂府作閱晚集。

(註二)宋史一百四十二樂志十云：『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製大小曲及因舊曲樹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又民間作新聲者甚衆，而教坊不用也。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其急慢諸曲幾千數。』此則慢曲自太宗時已有之。今據作詞之始者，故以柳張爲始也。又：柳張所作調名，除傾盃樂外，與太宗所製新曲，幾無合者；殆所謂民間之新聲也。

(註三)如瑤池燕醉翁吟之類。

(註四)凡燕樂曲皆用八十四調，見宋史樂志。

(註五)慆最近現代評論有歐陽予倩君遊日本一文，言唐代大小曲曲譜，尚有存於彼土者：如蘭陵王之類。日人田邊先生云，將印行云云。

(註六)朱古微先生鄧孝眞隱大曲詞曲校記云：『柘枝舞歌頭，及柘枝令，有旁譜。』

按朱所引者，爲繆小珊藝風堂所藏天一閣本，惜其未將旁譜刊出。今繆氏早故，書亦流散，此書不知歸何許矣。

（註七）原書詞序作無射宮，此乃其俗名也。

（註八）此林鐘商，俗名歇指調。考柳永樂章集歇指調有卜算子，鵲橋仙，浪淘沙，三慢曲。張子野詞亦有卜算子一曲。而王氏謂與詩餘不同者，蓋明季曲行而詞廢，所習見者，皆卜算子等之小令耳。樂章安陸等集，皆久湮沒，故王氏不知宋詞中原有此數調也。

（註九）目中有今所不知者：其小品則姜白石有醉吟商小品；中腔，則王安中有徵招調中腔；踏歌見朱敦儒樵歌；三臺舊曲甚多；促拍，如促拍滿路花之類；破子，如後庭花破子之類。其他引，令，序等，皆常見，惟屬於歇指調者，可考甚尠。

（註十）戴書，余未見。此据聲律通考，蓋陳氏亦頗不滿其書也。

（註十一）沈雄柳塘詞話云：『家詞隱先生作古今詞譜分十九調：一黃鐘，二正宮，三大石，四小石，五仙呂，六中呂，七南呂，八雙調，九越調，十商調，十一林鐘，十二般涉，十三高平，十四歇指，十五道宮，十六散水，十七琴調，一按舊例所輯……』。詞隱者，當是沈際飛，其書未見。毛先舒填調名解多本之。大概從樂章清眞諸集輯成者。今觀所載目錄，併仙呂宮仙呂調爲一，中呂宮中呂調爲一，又以林鐘商爲林鐘；則其於宮調，蓋茫然無所知也。

（註十二）宮調應指譜，卽結聲，如今樂所謂一字調凡字調之類。凡結聲，則一調之末一字，必用此聲殺。如商調リ字結聲，則末一字必是リ字殺住也。仙呂宮フ字應指，詞源誤作ㄣ。高宮マ字，道宮レ字，大石調マ字，般涉調フ字，仙宮調ㄅ字，中呂調ム字，雙調ㄙ字，凡此諸字，詞源並誤，今正之。

（註十三）十二律呂八十四調，宋時僅行七宮十二調。今所註有黃鐘角及徵，又太簇宮及商角，又南呂商者，以余所集有曲名屬此宮調也。

（註十四）轉頭第一句，「雲」字註「[illegible]」，與前段註「折」不同，必有一誤。

（註十五）明代南曲尙用簫和，見度曲須知。又宋詞亦有啞篳篥吹者，亦見姜詞。

（註十六）四犯剪梅花見龍洲詞，又稱錦園春三犯，見蒲江詞稾。然則夢窗之渡江雲三犯，亦卽四犯耳。

（註十七）此依詞源。廣記作「五」字大呂清聲，「高五」太簇清聲，「尖五」夾鐘清聲。「尖五」卽「下五」也。

十七，九，十一，成於天津。



新語林

小爸爸李德維諾夫

東序

蘇聯外長李德維諾夫（Litvinov）是現在歐洲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角色，在歐聯委員會中及各次軍縮預備會議中，他的演說，他的提議，他的行動都使各國的代表咋舌驚奇。近來國際的形勢是更嚴重了，他的地位也更値得人們的注意。軍縮大會已經定在明春二月開會，他必將有更驚人的行動表現出來。我們對於這個『小爸爸』的生活，實有認識的必要，爰就S. Dmitrijevski之文節譯於後。

李德維諾夫現在是五十五歲，其過去的生活是消度於破壞法律的行爲中，未來的命運現在還不能確定，但他現在的地位卻是他從未想像到過的。

他自己說他二十二歲就開始在工人團體中散播革命的宣傳，曾被捕而充徙於西比利亞，但他從基輔逃出而走避於外國。以後曾二次秘密回國，煽動革命，但從未被捕過。

他現在的身體非常肥胖，完全與以前不同，他簡直不像一個冒着生命危險的革命家，反之，卻像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者。『小爸爸』爲他最通俗的綽號，實在是不足驚異的，就是列寧及其他的同事也都是如此稱呼他的。

李德維諾夫之參加革命，從事工人運動，是在革命運動失敗後而開始新企圖的一個時期。在俄國知識階級中，英雄的傳統觀念仍然存留着。他那時正是二十二歲，靈魂不曾爲現實生活的汚點所染黑。同時他的民族的反叛精神鼓動他從事革命。李氏本是一個生在俄國的猶太人，俄國是最虐待猶太人的國家。他在一個小小猶太區中，就知道生活之嚴重的悽慘，貧窮，失望，不能享受絲毫權利。人類互相的殘壓，他們是像老鼠在籠中一樣的被關鎖着，無法逃避。要想維持自己的生活，就須殘害他人，祇有少數幸福的人纔獲得名譽和金錢。

羸弱者須被淘汰。有知識的人沒有不厭恨暴力的壓迫而變成叛徒的有許多有力量的革命家都產生於俄國西南的小城市中就是因爲這個的緣故。

李德維諾夫是一個有權力的人，而且是一個戀慕生命的人。這個戀慕就是造成他現在地位的眞正的驅動力。他願以任何的代價贏得這個目的，他爲得到一個適當的生活，金錢，名譽以及權力而鬪爭着。假如他的青春不是這樣消度過的，離開俄國，到外國去過一個常人的生活，做交易所的投機事業及從事工商事業。但他卻與革命發生密切的關係，這就決定了他的命運。

記得托爾斯泰曾經說過，變成革命者的人約有二種：一種是德高望重的聖人，一種是做盜匪等的下流人。這話自然是不對的，革命的團體，像其他的團體一樣的，是由許多常態的人組織起來的。他們之從事革命運動，是因爲機會命令他們應當如此做，是因爲命運歡喜這樣。

李德維諾夫既不是一個聖人，也不是一個盜匪，他是個通常的人，他是一個革命的商人。那個在他年輕的靈魂中的理想主義果一當他與西歐的現實生活接觸以後，就立刻消失了。他立刻發見他自己。他不敢夢想他的年輕的生活戀慕心，由其自然的發展。他不能讓他自己由他的神經隨便的玩弄着。他必須從事事業，而且認能獲利的貿易是可做。

他並不會像其許多人樣的說過『離開革命。』他並不將其整個人完全從事於皮革，咖啡，穀類的交易。有着天生的商人的良好本能，他以爲俄國革命也許不會是一種不好的交易，並以爲假如革命成功了，其所得的利益要比其他任何事業更大。

在上層階級中有許多是夢想者，理論家，而很少實行家的。祇有在羣衆與下層階級中方能找出革命的實行家。他們能夠打死敵人而自己犧牲生命，但什麼人去組織他們而將手槍炸彈放入他們的手中去呢？這祇有像李德維諾夫同樣的人們。

列寧是很信賴李氏的，他能給列寧以良好的實際的忠告。在一九〇四年列寧給『小爸爸』的信中，有這幾句話：『親愛的朋友，你的信使我非常高興，我現在得趕緊回覆你。你是十分對的。一個人應當下了決心，行動須處處合於革命的態度，並當及時而動。』列寧是很少寫這樣的讚美信的。此時李德維諾夫已經知道他應當跟着誰跑，故當社會民主黨分裂時，他就毅然的投入鮑爾希維克黨了。他們看重實際行動的重要，故會議討論不常舉行，宣傳品亦很少印行。他們開始努力預備實際的革命運動。革命委員會與行動軍隊是組織起來了，他們以爲這些事業是須建築於堅固的基礎上的。同時並尋求資本家之金錢的幫助。

李德維諾夫之革命事業發展得最有意義的，就是在這一時期。當一九〇三年他秘密回國時，他負責鮑爾雪維黨的『邊境事務，』即管理黨人的回國與出境，秘密通信，宣傳品與軍器的運輸。這是養成他現在做外長的一個良好學校。一九〇五年初他參加第三次黨員

大會，演說武力革命，同年夏季他積極預備這樣的一個暴動，並從英國輸入一船軍火，但此船到了芬蘭海岸就破沈了。一九〇六年他同克拉辛得着資本家的金錢幫助出版題名新生活的新聞紙。

同年他逃出俄國，一九〇七年回國，覺得一切空氣都不合他的口味，故又出國了。假如大革命不能成功，他也許永不會回俄國，因爲像許多其他的人們一樣的，他開始懷疑他所走的路是不通的。革命是失敗了，資本家覺到革命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就是到了成熟時期，他們的行動也不會與革命黨人所想像的同樣的。鮑爾雪維黨失了他們財政的幫助，黨就因缺乏資金而停頓了。祇有斯太林還在那裏硬幹着，同他的二個朋友拿了幾枝手槍在白天中搶劫國家銀行的一宗款項，這項款子交給李氏貯藏，但是情形是一天壞一天了，不過他並沒有脫離黨籍，他受黨的訓令，代表鮑爾雪維黨出席社會黨國際大會，但懷疑是一步進一步的侵入他的心靈了。

以後大戰發生了，一切的關係都很艱苦的，李德維諾夫是預備放棄革命了。他完全從事於自己的私事，結了婚，做父親了，推着他小孩坐的孩車經過倫敦的街道。後來革命突然的爆發了，李氏就成爲蘇維埃政府第一個的駐英大使，自然不久就被捕了，但英國的駐俄總領事羅克哈德 (Lockhart) 也以反動罪名而囚禁於莫斯科。列寧與英國當局都認這二人有同等的價值，於是就互相釋放了。旋即回國出任駐丹麥，瑞典等國使節，後又回至俄國，供職於人名外交委員會，與理論家的齊姬林相對立，不久就代替齊姬林的地位而爲人名外交委員長了。

李德維諾夫從不曾有他自己的政治主張，這就是他極合宜於外長地位的原因。他不堅持着一種先入之見。他很習慣於現在的地位，因爲違禁品與軍器的交易對他不啻是生命的呼吸。無論內心方面或外表方面他都適應於現在的蘇維埃政策。他過去生活所消度過的環境，在他的性質上已經留下牠們的痕跡。他過去所接觸的多是些偷錢的運輸違禁品的，以及各種各樣的商人。他學習他們的言語，知道他們的態度，與其思想的方式。

當他與外交代表接觸時，他並不改變他的方式。他熟習外交的慣例與國際法的根本原則，但他的內心仍舊是老樣子的，沒有改變。這就是他以對付販違禁品的，嚇詐匪的態度來對付外交代表的原故。這個態度已經決定了李德維諾夫的脾氣與他的整個政策。在外國人看起來，李氏是蘇俄對外政策的領袖，但實際上他恐怕祇是一個執行政治部命令的人。

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幼年的一部重要著作

杜若

今年二月九日爲道斯退易夫斯基死後的五十年了。在俄國關於作家的死後五十週年

的紀念，向例是與死後百年週年的紀念一樣的隆重。因此有許多外國作家總以為在今年，莫斯科文學界總該有許多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的紀念文字的發表，以及其遺著的收集。但一直到現在莫斯科的重要文學雜誌，對於道斯退易夫斯基的紀念文字，依然很少，今年二月，不是熱鬧一時的道斯退易夫斯基季，而道斯退易夫斯基也似乎在他的故國失掉他的地位了。

其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由現在的情形看來，在某種意義下，就文學方面講，俄國已不是道斯退易夫斯基的故國。在六年前，那時蘇俄政府已把許多道斯退易夫斯基的未發表的原稿出讓給德國門占的怕坡 (R. Piper) 書店。門占的怕坡書店因此遂有權出版道斯退易夫斯基的未發表或已發表而未完成的著作。門占怕坡書店不久就出了一本德文翻譯並有註釋的道斯退易夫斯基未發表的遺著 (Der Unbekannte Dostojewski)。這樣一來，一個要研究道斯退易夫斯基小說的人要去找重要的材料，應向德國的門占而不是俄國的莫斯科。

俄人對於道斯退易夫斯基這樣冷淡的第二個原因，可以講是時代的變遷。我們知道雖則道斯退易夫斯基後來是個熱烈依附上帝與主張以斯拉夫民族為主體而實行的君主專制的人，但在一九二四年或一九二五年的蘇聯的文學界，仍對於他有熱烈的讚許。現在情形可不對了，蘇俄已達到不妥協的社會主義時代，他們以前的態度已改變了。共產主義的作家，與批評家公然宣布道斯退易夫斯基為『普羅的最大的階級仇敵。』在今年的紀念日的那一天文學導報的評論家蔡脫靈 (A. Tsetlin) 有這樣的評論：

『我們應當用馬克思與列寧方法的尖銳武器來克服這個敵人（道斯退易夫斯基。）在這紀念日，我們並不需要好聽的諛詞，而需要破壞的與正當的熱情來反對他的作品中的反動的傾向。』

在這樣政治的環境之下，沒有一個學者敢出來替這位大作家辯護。我們知道皮里佛爾綏夫 (V. Pereverzev) 一個蘇聯有名的批評家，因為替道斯退易夫斯基辯護的原故，遂致遭嚴重的攻擊，而被指為孟雪維克黨人。總之道斯退易夫斯基在蘇俄作家看來，已是一個時代落伍的人物。不過蘇俄作家一方面認為道斯退易夫斯基的理想是反動的，一方面又認為研究他們的仇敵的著作也是有用的。因為這原因，我們在蘇俄的出版界今年還可以找出少量的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的著作的發表。

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的著作，最引起人注意的，是他的小兄弟安德列密海羅維奇 (Adrey Mikhailovich Dostoyevsky) 的回憶錄。眞奇怪這本書不知為了什麼原故差不多經過半世紀纔出版，而牠的作者早已於一八九七年死了。由其內容看來，這本書眞是重要的文件，內中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幼年的生活的敍述極為眞實可靠，可以糾正許多傳記作家對於道斯退易夫斯基家庭的誤解。許多道

斯退易夫斯基的傳記作家，總認為他的父親密克海爾安德列易維奇（Mikhail Andro-yevich）是非常幽悒殘忍的人，其結果因使道斯退易夫斯基的性格變為病態多感而易激動的。其實這種揣想完全與事實不符。據他的兄弟的回憶錄中告訴我們，道斯退易夫斯基的父親是個快樂仁慈的人。雖則他沒有許多錢，他是很寬鴻大量的，他將他節省下來所有的錢，讓他的兒子們能有機會到聖彼得堡去讀書。以前的傳記作家講他怎樣對於農奴殘忍，因而致遭農奴的暗殺，這話亦毫無根據。他對於他的農奴，正如對於他的兒子一樣——是寬大而仁慈。不過他的脾氣的急躁而易怒，確是真的。一八三九年其遭農奴暗殺於田野，就是因為他突然對農奴發脾氣的原故。

安德列密海羅維奇並告訴我們道斯退易夫斯基的幼年毫無一些反常的行為，他雖從父親方面遺傳著急躁的性格，但他是他的兄弟間的最快樂最可愛的一個。他時常領導他的兄弟們作種種有趣的遊戲，例如把他的兄弟們的衣服脫去，將他們的身上畫成紅的黃的顏色，用羽毛插在他們的頭上，裝扮著印第安人的模樣，率領他們到鄰近的樹林中去跳躍呼喊，互相戰爭了幾點鐘，然後再領他們回來。這種遊戲都是他發明的，在那時他完全是個天真快樂的小孩，與未來憂鬱的道斯退易夫斯基大不相同。

密海羅維奇書中還有一節，講到道斯退易夫斯基小說中有許多人物，確有幾個是他幼年所認識的人的化身。例如他的很動人的小說農夫馬雷中的人物馬雷，就是他家裏的一個農奴。又如他的長篇小說加拉馬梭夫兄弟中的那個終日在田野果園中工作，度著非人生活的半白癡的農婦麗莎維達斯末德耶士卻耶（Lizavota Smerdyaschaya），就是他的家裏莊園上的農婦阿格拉菲娜（Agrafena），這位農婦受了一個不知名的情人的引誘，養了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就是加拉馬梭夫中所講起的斯末達耶柯夫（Smerdayakov）。

密海羅維奇的回憶錄確是關於道斯退易夫斯基文件重要的一部著作，他與他的出名的兄弟，是非常友愛的，他們來自一個家庭，密海羅維奇知道他們的家庭中的情形，必比別人更清楚一些，更準確一些。有了這一部著作，對於道斯退易夫斯基以前的許多懷疑誤解，現在可以由這部著作糾正許多了。

波麥克——斯拉夫民族中的回教徒

杜若

近來回教的最忠實信徒並不是阿剌伯人，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保加利亞境內住居在山中的波麥克（Pomacks）人。波麥克人是屬於斯拉夫種。他們不懂土耳其語，他們中間也從來沒有人到過回教的聖地——麥加及其他地方。他們封鎖在保加利亞的山中，不與各地的回教徒通聲氣，為時已久。環繞他們的民族，皆是基督教徒，從那鄰近輝

麗莊嚴的基督教寺院中的尖塔上傳播過來的每天幾次的鐘聲，無異是向他們挑戰侵凌。但波麥克人在這種環境之下，依然是謨罕默德極忠實的信徒，從未有一絲一毫改變他們先哲的教訓。

他們鄙夷凱末爾的改革，他們反對一切新制度。男子戴他們有流蘇的土耳其式的紅氈帽，從沒有戴西方通行的禮帽的；女人網了面幕，從沒有脫去的。不飲酒，不吃猪肉，男女分道而行，正如他們謹嚴的祖先一樣。

波麥克人住在保加利亞南部的羅多拍山(Rhodope Mountains)。在耶穌紀元八六二年，保加利亞王波利斯第一（Boris I）變為基督教徒的時候，波麥克人像其他保加利亞人一樣，也放棄掉他們原來的異教信仰，而變為基督教徒。事實上在那時候，並無所謂波麥克人，因為他們與其他保加利亞人毫無區別。他們不過是住在山中的牧羊人樵夫農夫而已。但到了五世紀以前，當土耳其人的勢力，侵入巴爾幹半島的時候，他們突然放棄了他們的原來信仰，而信奉他們的征服者的宗教，這真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向例山居的民族總是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而不願放棄他們祖先的信仰的，而波麥克人剛巧相反。其原因有人講是由於土耳其人送了波麥克人的酋長極隆重的賞賜，因為物質的誘惑，所以他們改變了信仰。但這話恐怕也不可靠。波麥克人雖這樣輕易的改變了他們的信仰，可是他們自從改變後，對於他們的新宗教信仰，從沒有動搖過。他們受盡保加利亞人的輕視虐殺，——這非但不曾減少他們宗教的熱忱，並且加增他們的堅信的意志。他們利賴天然地勢的險要，與基督教徒頑抗，因此他們常保持一種獨立自主山國的狀態，從沒有一個基督教徒敢踏入他們境內一步。

保加利亞人，對於他們這一批的異教的野蠻的兄弟，實在有些害怕。波麥克人在過去常與土耳其人聯合，騷擾保加利亞全境。一班年老的保加利亞人，猶能憶及波麥克人以前屠殺之殘酷。他們認為土耳其人並不是可怕的敵人，反是這些離開基督教而去信回教的波麥克人，實在殘酷得可怕。

在半世紀以前，波麥克人住的土地，已有一半為保加利亞政府所佔領，其餘的土地，在一九一二年，到了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的時候，完全為保加利亞政府所有。保加利亞政府，覺得波麥克人之不易就範，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所以一當保國政府的勢力及於波麥克人後，保政府就想種種方法改變他們的信仰。由保加利亞人看來，波麥克人既是純粹的保加利亞人，毫無土耳其人的血液混雜在內，保加利亞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波麥克人是很容易被強迫信仰他們幾世紀以前所放棄的宗教的。並且波麥克人大都又是極貧窮，文化程度極低，教育也毫不普及的，設法使他們變為基督教，當無多大困難。誰知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少數的山居波麥克人，雖沒有宗教領袖來領導他們，雖沒有政治的目標來團結他們，可是他們用殉道的精神來維護他們的信仰，他們反因保加利亞人的欲以基督教的勢力來改變

他們的信仰，而對於他們的宗教更爲熱心擁護了。

但任他們怎樣頑抗，逆時代而行總是不可能了。他們爲環境所迫，新時代的勢力已逐漸侵入。他們遂不得不改變他們生活的方式。他們原來的拿手好戲——盜竊與掠奪——幾百年來大部分人資以爲生活的，在野蠻時代可通行而認爲是英雄事業的，在現在以法律維持社會秩序的統一政府之下，當然是所不許。他們恃以爲保障的山上天然險要，已不能屏藩他們舊時的勢力，新時代的一切，爬入他們的勢力的範圍。在他們的各個散落在山中的村莊上，已有學校的設立，他們的孩子，和保國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樣，也得背了書包跑進學校去讀書。一條很狹的鐵道也直達他們一向不准他人插足的山嶺的底下。汽車也穿過那峻拔的高山而下抵他們那幽閉的山谷。他們以前是化外之民，向不知道納稅爲何事的，現在居然也有收稅的官吏光顧他們的家庭。政客們也跑到他們的住處來叫他們投票。他們的女兒們，爲了生活問題，也不惜屈尊去就基督教徒家中的女僕的位置。男子們也用了馬具，駕上了馬，拖了載木的車，從那年代久遠的森林中運至車站，以謀生活。政府又利用流動的電影設備，使他們明曉一些文明世界的奇異。保加利亞各地的城市中的富人，又在他們所住的鄰近的山上，造了許多別墅，以爲夏天避暑之用。這一切現代文明的產物——火車，汽車，電影，書籍等，——都給他們一種強烈的刺激，使他們知道他們過去文化的粗陋，現代文明的價值。

保加利亞政府之教化波麥克人，現在剛在開始時期。保人當然不是短時期就能使波麥克人放棄他們的信仰。波麥克之所以爲波麥克人，完全是由於宗教上的區別，所以回教是波麥克人的標幟，沒有回教，就沒有波麥克人。回教的信仰，既深入他們的心中，這種潛勢力恐將延長下去，一直要等到近代文明的勢力透進他們全部的生活形式中。到了那時候，我們將見波麥克人同其他的保加利亞人一樣，從那原始的野蠻的迷信的宗教雰圍中走上光明的進步的幸福的現代文明的道上。

大陸洲之飄流

德佑

最近奧國格哈茲大學教授魏哥納爾在他的往格林蘭探險的途中不幸地死去了，這是爲全世界的科學界所引爲遺憾的。魏哥納爾是創『大陸洲飄流說』的地理學家，所謂大陸洲之飄流者，即謂吾人目下所棲身之大陸，並非固定不動，而乃在地質學上的時期中，曾有絕大之飄流發生，且現時猶在繼續不斷地飄流。此學說產於十五年前，（一九一五年）係根據無數可靠之事實而證明者。今以魏哥納爾之死，此學說又復引起一班人之注意。現在簡略地將魏氏的學說介紹於國人，聊以表示我們對於魏氏去世的紀念。魏氏歿時年五十五歲。

現在我們業已知道我們所棲身的大陸不

復是一塊固定不動的地土，而乃是會飄流的了：這委實就像是在北冰洋附近的海水中所飄浮着的冰山那樣地不固定，也簡直像銅，鐵，鎳等等的金屬物體之浮於水銀中一樣。

美洲現在是很明顯地向西面飄流，雖然這飄流的速度並不見得怎樣快，但大西洋北岸和美洲的距離每年卻要增加三十公尺！而至於澳洲則在地質學上最近的過去的一個時期中，也以向西北的方向斜走着；其結果則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分界的區域中，起了地質學上的紛亂。由了這深海中波浪底不斷地激動，以致地震，火山爆發的現象每天都在這區域中發生了。根據日報的記載，我們又知道有人以極精細的器械測得阿爾卑斯山不斷地向北走，而北海之邊岸則不斷地向海平綫下沉，美洲的巴拿馬地峽一帶的地層也在激烈地變動。

拿開一張畫着海洋的深淺的地圖來看吧，我們可以將南美洲的東部和非洲的西部連在一起，而若合符節。設若我們將沈在水底的沿着非美兩洲岸邊的區域也算在裏面，則其吻合的程度更若天衣無縫。這樣地看起來，我們是不能再疑心了：非美兩洲原是連接在一起，而後纔在其中分裂了一條裂縫，逐漸彼此離開的。

在很久以前，便有許多植物學家和地質學家被在絕對不相接連的大陸洲中卻發現了同樣的植物及動物這事實所驚奇。這種動物和植物，由了洋海的隔離，是決計不能從水道渡過去的。非洲的河馬在馬達加斯加島上也可以找到。我們知道馬達加斯加以一海峽隔離非洲至四百公里之遙，而河馬這種動物至多只能够渡過三十公里的距離。我們更知道蜒蚰及蚯蚓是絕對不能渡過海洋的，但在法國產生的蜒蚰和蚯蚓在冰島，格林蘭南部，美洲東北部等處也有。這種種的例子多得很呢。

地質學家也發現了同樣的事實。他們發現歐非兩洲西岸一帶的山脈，其中所發現的礦層是一直連接着美洲東部的山脈和礦層的。南部巴西和非洲南部開拓出來的金鋼石礦，其質體完全一樣，而卽在英屬印度也有着這種同樣的礦層。

爲了解釋這種種的事實，我們是只能够假定在古遠的地質學時代上，這幾個大陸洲是相連在一起的。但在以前人們堅信大陸是固定的時候，他們便說在洋海之中有時會發現了一塊陸地，使得大陸洲互相接連起來，而其後又不知經了若干久的時候，這塊上升了的陸地又復沈沒在水底了。這樣，在大西洋中，我們便曾有過那個大西洋洲的存在，而其後又接着沈沒下去的。我們也知道有多少文學家且曾根據了這大西洋洲而幻成了許多美夢！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中也當然是一樣地有過大陸存在，而目下我們所看到的無數小島，且便是這業已沉至海底的大陸上的山巔呢。

不過，這樣的假說是仍然不能够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知道地球本來是一個白熱的火球，其後逐漸變冷而收縮其體積。在這收縮的過程中，地球的表面便形成了一層薄的地殼。誠然，我們知道物體的變冷是會減少其體積

的；但這收縮的理論卻不足以來解釋大陸洲中間那們遼遠的距離，地層的重重摺疊，以及高山和深海之間相差的數目。我們知道目下世界上頂高的高山為喜馬拉耶山的爾惟累斯高峯，為八千八百四十公尺，而最深的海洋則在澳洲馬利阿諾島附近，其深度為九千六百三十五公尺；其間相差至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五公尺之鉅。是以向心力在解釋地殼之行動這一方面，是只能佔着一個次要的位置；而主要的則還是應該以橫的移動來解釋的。

這大陸洲飄流的學說還很年輕，是地理學家魏哥納爾在一九一五年纔蒐集了一切的材料而發表的。魏氏學說的出發點也是先從地殼的組織說起。我們很久以前便業已知道在地球逐漸冷縮的時候，首先組成第一層地殼的便是花岡岩和片麻岩，在其上纔依次地堆集着各種不同的地層。當然的，這些包圍着地球的石層比起中心還在白熱狀態之物體的重量要輕得多了。現在且來逐一地看一下這種種的地層吧：最外面是一層氣體，即大氣，這是愈離遠地球便愈稀薄的，其次便是水層，由於氣體的凝結而成，起初原將整個的地球都包在裏面，其後纔逐漸地集於海洋深處。更其次即為一稀薄之地殼，主要以硅素及鋁素所組成，稱為硅鋁層，再其下則為硅鎂層，蓋其組成之原素中鋁已為鎂所替代矣。最後，在地球中心則為溶化之重金屬，猶在白熱狀態，主要成分為鎳與鐵，故稱為鎳鐵層。

我們在很久以前便知道深海海底是由岩石組成，其比重量常較大陸洲上的石塊為重。我們又知道地震之波動在海底者常較海面及大陸上者為快。是以吾人得結束至一結論，即硅鋁層並非包掩整個的地球，而乃為大小不一之碎塊，散在硅鎂層上，一若大理石塊之鑲於桌面上者。硅鋁層之顯露於水面的部分約為三千公尺，其沉於硅鎂層中的則約有三萬至四萬公尺之深，此與冰山之浮於海中者無異。

是以硅鋁層實乃浮於硅鎂層之上。設若任地球上任何一部分加以極重的壓力，則硅鋁層當更加深入地沉於硅鎂層之中，而在他一方面，則別處又應該有逐漸浮起的地方。這假說在波羅的海沿岸的斯干的那維亞半島的天然狀態上可以證明。在大冰河時代及其後的時日中，冰塊的重量曾將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壓下三百公尺之深，而在冰塊溶解的時日，約為一萬五千年中，則此半島又重新升起。現在，在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南部似乎已經安全恢復其平衡的狀態了；但在瑞典之北則每世紀仍然升起一公尺之高。

硅鎂層中大陸之移動的進一步的原因，至今猶未明曉！也許是因為地球之自轉及向心力之故，而地軸在自轉時的移動則更為一重要原因。不過，大陸洲之移動則在今日已不復成為問題。自從石炭紀以來，原始之大陸即已分為數個，而此數個大陸其後即不斷地在移動彼此間互相的位置。彼時原始大陸的中心即今日之非洲，陸地之一切行動都是以非洲為出發點的。

在魏哥納爾所著的大陸洲及海洋之移動

一書中，我們知道大西洋在石炭紀中猶僅僅為一內海，而今日大西洋北部的薩加斯海則完全為海帶及海藻等植物所遮掩。在第二紀的時候，印度纔和非洲分開了，而喜馬拉耶山則為其分裂之結果。

在第三紀開始的時候，澳大利亞洲仍然聯於南極洲，由南極洲再連於南美洲。其後澳洲纔開始向東方移動，而以新西蘭為其先鋒隊。是以在澳洲東岸有許多崇山便都是這推動的結果。目下澳大利亞洲改以向北之方向移動，而以新幾內亞為其前導。

南美洲的和非洲相分離起於第二世紀中，在此時以前阿根廷南部以及非洲在地質學上的命運本是同樣的。其後一直到第三紀中新大陸的離開我們都似乎宛然按照着有規律的行動；安達斯山脈卽為此永久向西進之結果。至於在極北部的地方則其分離較難，歐洲西北部，格林蘭，新蘇格蘭以及新地島等都是一直到第四紀大冰河時代纔分離的。

同時，在北美洲南部有一極強烈之向西方移動，而其結果則南北兩美有分開的趨勢而形成巴拿馬地峽及西印度羣島——一若南美洲之和南極洲分離而猶留其過去的回憶於殘碎之小島羣中者然。

在大西洋北部，其分離的時日離吾人為最近，是以有許多學者曾在彼處以極精確的器械來測量大陸洲之移動的速度。在格林蘭沿岸的薩比島及巴倫支島（位於斯畢斯堡及挪威中間）之間的距離為一千零七十公里。據他們測量的結果，此兩島之分離為時遠在五萬年至十萬年之前，每年移動十一至三十一公尺。至從一八二三年以後，又有許多天文學上的測量終於證明此兩島間的距離每年增加三十公尺——此蓋卽美洲每年離開歐洲的速度！

自從魏哥納爾的大陸洲移動說發表而來，一切關於山脈的形成，地震的來源，火山的爆發，氣候的變換，以及生命的繁殖都起了絕大的變化；這也可以見此學說在近代科學中所佔的地位了。

金魚的由來和蘭花的奇種

建人

金魚是極常見的動物，許多地方賣花的花園兼賣金魚。夏季的時候，挑了擔子在街上賣。但飼養不甚容易，很大的比較少見。北平的故宮博物院裏卻有很大的金魚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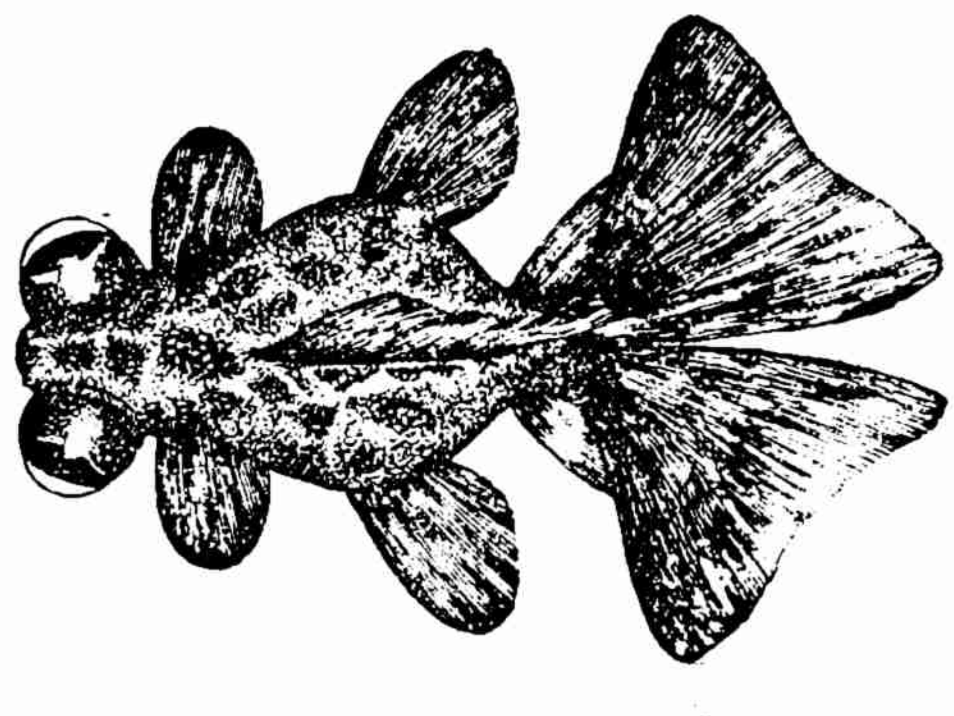
讀過一點動物學書的人皆知道金魚是從供食用的鯽魚變化出來的。但鯽魚為什麼會變的如此的呢？這卻不容易測度。北平燕京大學的陳楨先生研究金魚的變異已有好多年，有一次在科學雜誌發表一篇文章，結論中說明它是鯽魚的突變，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突變？

最近英國的動物學者麥克勃拉特（MacBride）把德國吐尼爾（Tornier）的研究介紹給我們。吐尼爾的研究大約發表在十六年前，因為那雜誌流行不廣，故讀到的人不多，現在經麥克勃拉特的介紹，纔知道金魚是一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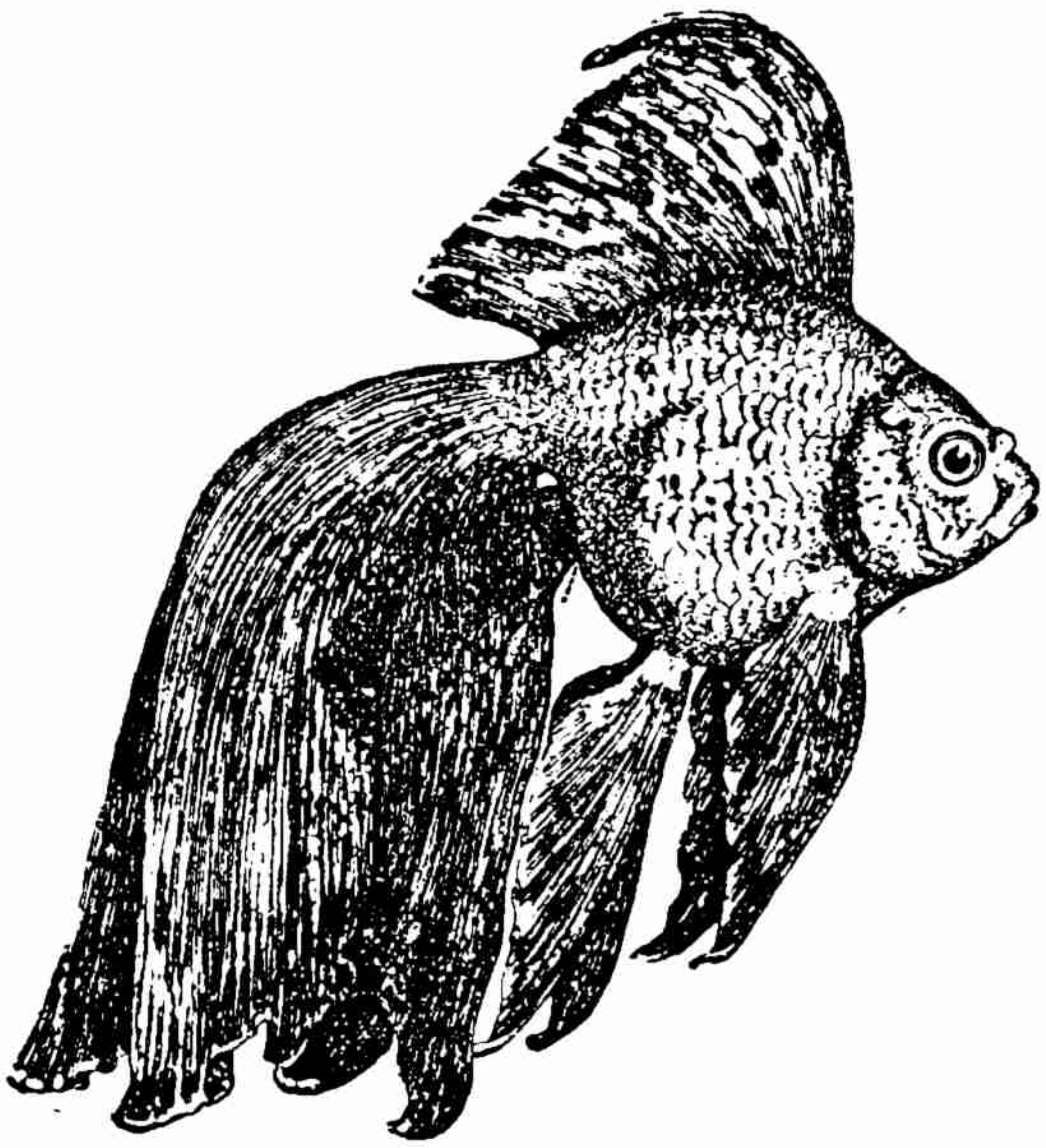
病態的突變。

中國人飼養金魚，據動物學者的考察，大約起於一千二百年前，當時開始飼養它們的情形，今已不容易知道。大概選紅色豐富的鯽魚留養起來，即為今日的金魚的祖先。今日的金魚多數是紅色的，也有差不多呈銀白色，但較少見。又一種是花的，即白底有黃黑斑。還有一種顏色過豐富幾呈黑色。——有的到長大仍然呈黑色，有的幼時黑色，大到某程度時，色漸變淡，變成紅色。

金魚有許多形狀，普通有眼球突的，稱為『龍頭』，有的尾鰭雙層而且甚大，稱為『鳳尾』，有的不生背鰭，又有些眼球突出朝天。金魚的變化，當初尚少，後來傳到日本，又由日本到歐洲，經過他們的飼養，又增添好些變種。今日中國飼養的金魚中，例如頭上有皮皺褶作堆，稱為獅子頭的，便是日本來的變種。但金魚的變形雖多，有幾種性質卻共通的，它們的身子都短壯，腹部極大，游動很笨拙的。



龍頭金魚眼球突出。



日本產的鳳尾，尾鰭特大。

現在這種性質的呈現，吐尼爾歸因於形質衰弱 (plasma-weakness)。吐尼爾自己沒有來過中國，但他有一個朋友曾旅行中國，替他查考中國賣金魚者養它的方法，這種形質衰弱的起因，則由於不良的環境，即金魚生卵的場所缺乏日光及養氣，因此使胚種形質陷於衰弱。

原來到冬天的時候，金魚常常養在土盆中，這盆排在室內的架上，黑暗，空氣不佳。到春暖的時候，雖放養在較大的缸中，但水也不清潔，而且滿生蘊草。金魚便在這種狀況之下產卵。卵發育的時候，可分為二極：即『動物極』和『植物極』。吐尼爾說：卵的動物極的原形質部分本有調節植物極的卵黃部分的作用，現在生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面的衰弱的卵，失卻調節的力量，這結果，卵黃部分遂吸水過多，漲的很大，胚胎長發起來時受它的壓迫，遂成畸形。

胚的外面本包有一層膜，一經受卵黃的壓迫，首尾便不能伸展，身體遂粗而短，鰭根

本上祇是褶疊的皮出發點的下方如有腫脹的卵黃抵住，它就過分延長於是生成長大的尾鰭。如果出發點的上面直接受壓迫，則發生困難，因此有的鰭或者生的極小或者竟不能發生。有種金魚不生背鰭，可以用這理由來解釋。形質（即指胚質）一經衰弱，失去調整力量，不特卵黃異常漲大，便是口腔，鰓腔，腹腔也因吸水過多，特別漲大。龍頭金魚眼睛突出，吐尼爾即歸因於口腔過分漲大，致眼球不能安置眼窩內所致。對於顏色，吐尼爾是這樣說，卵黃吸水過多，一部分遂凝固，不能消化。天然養料既減少，發育中的胚胎遂消化色素含有物以代之，色素的量逐減。結果顏色變爲赤褐，赤色，以至白色了。

吐尼爾說明金魚的由來之後，復試驗別種動物，來證實他的學說。他試驗的材料是蛙及蠑螈的卵，他用各種方法減少水中養氣，看從這裏發育出來的幼動物怎樣狀態。他最常用的方法是將蠑螈 (axolotl) 的卵浸於濃的糖液中，如果時間過長則卵死亡，倘在適可的程度取出來，放於有養氣的水中，那卵仍能孵化，不過卵黃漲的很大，壓迫胚胎，情形和見於金魚的卵的相似。胚受壓迫，頭遂仰起，胚軸亦變短。鰓腔漲大，腹腔充滿水液，腹部遂脹大，和金魚相像，這樣發生出來的蠑螈，不像正常的蠑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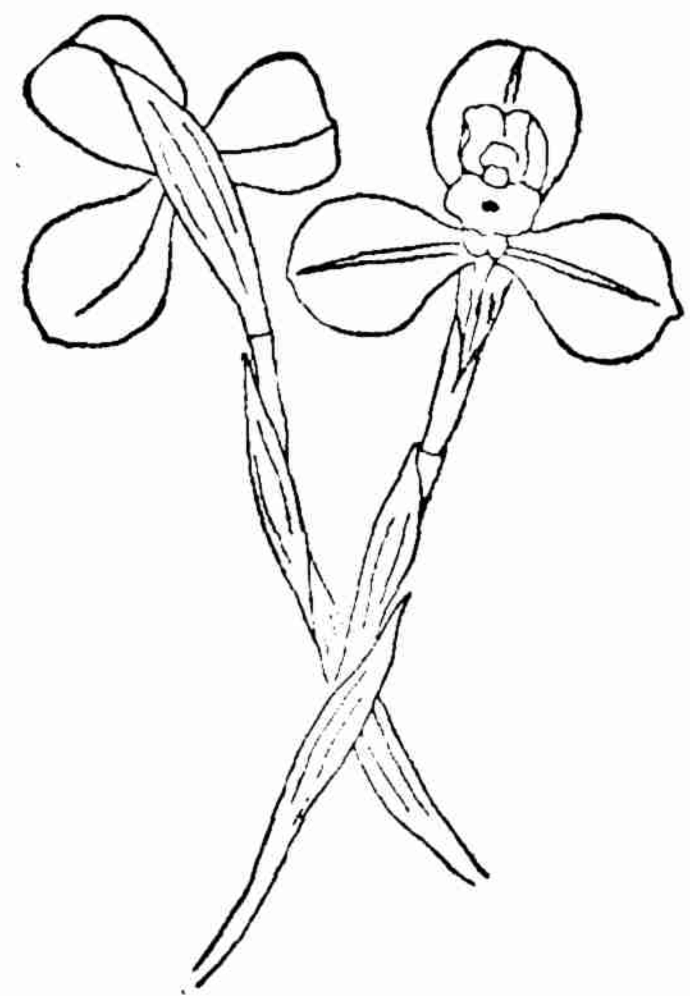
吐尼爾又試驗動物的胚的養料缺乏，究竟能否使色素減少。他取一種蛙 (pelobatos) 的蝌蚪，喂以絲藻，結果不能發育，卒至死亡。但如雜以魚肉，則能長成蛙。顏色濃淡，以魚肉多少爲斷，——多則長成後呈黑色，少則僅呈淡黃色。又如用針刺卵，使卵黃流出若干，結果相似。足證金魚的卵黃一部分不能供榮養，使金魚的顏色發生變化是可能的。

* * *

此種病態的突變雖然常見於培養的動植物，但並不限於那種生物，實又見於野生的生物，不過比較的稀見。這裏我可以舉一例，便是常見的蘭花即有這種病態的突變。今日稱爲蘭花這植物並不是古代的蘭草，後者是菊花一類的植物，蘭花是 Orchidaceae 科的單子葉的植物，屬於 Cymbidium 屬。普通所見的有三種，一種名建蘭，夏秋開花的，又二種是春蘭和蕙蘭。前一種一梗只開花一朵，後一種一梗七八或十餘花不等。這二種花盛產於浙江山中，據吳江的一位藝蘭家說，江蘇不產此花，間有之，亦得自兩省交界山中。在那裏販賣的都從浙江運來。春初沿路叫賣的普通蘭花，俗稱『行花，』花瓣狹長，內圈的三瓣左右二瓣稱『捧，』下方一瓣稱舌。行花的捧皆長而柔軟。藝蘭家培養的名種，外三瓣短圓闊大，捧厚而兜，有『梅瓣，』『水仙』等名目。自清朝初年栽培以來，許多名種至今爲社會所重視，價值也很昂貴。今日常見的品種，如『老八種』（大一品，上海梅，潘綠梅，蕩字，程梅，關頂，元字，硯字，）有幾種便是清初發見的，至今還存在。春蘭中常見的有十圓，玉蝶等等。

此種突變和金魚的突變相似，也屬於病態的。有些名種，培養極難，偶一不愼，輒便死亡。有幾種梅瓣，如泥土過肥，便不能好好開花，往往

捧否黏作一鼻。這都是病態的表示。又如春蘭中有大金錢者，開花時兩捧常常不規則，照通例說，是應該規則的。梅瓣，水仙在自然中生活力亦極弱，大概是旋生旋滅的，不能為繁生的固定的種。有些所謂『老花』發見以來已數百年，倘在自然中已成為繁生的種，必定時常有的掘下山來。現在梅瓣水仙雖不時有的發見，但從不和舊發見種同屬一種。關於這事情，



大金錢，捧不規則。

我曾問過紹興的藝蘭家姚篤生先生，他說事實上的確如此。我覺得此種發見於自然中的突變大有研究的價值，如能夠把發生變異的原因找尋出來，能夠窺破變異的秘密不少。我特地在這裏提出來說一說，希望對於物源論有興趣的人，不要把這樣有價值的材料忽略過，應亟來研究。

糖果對於小孩的牙齒

芒

糖果對於小孩的牙齒，並無直接的損害，已由美國塞菲爾大學麥倫貝博士 (Dr. Edward Mellanby) 證明。麥博士幾年研究的結果，他發現糖質及澱粉質，對於牙齒的腐蝕，毫無關係。牙齒的腐蝕，據他說，是由於食物中缺乏某種維太命的結果，而不是由於吃糖果的結果。不過牙齒的腐蝕，吃糖果也有間接的影響，因為兒童吃了糖果，他的胃口不佳了，因此少吃新鮮的菜蔬，牛乳，牛油，雞蛋，這幾種食物中，都藏有很豐富的維太命，其結果遂有牙齒損壞的消極作用產生了。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以八月份爲限）

新時代第三第四期	上海呂班路蒲柏坊一四二號
社會與教育二卷三期至一四期	上海海寧路北浙江路東首傳薪里新生命書局
國民週刊一卷第一七第一八期	南京婁家橋二五號
物價統計月刊三卷三號	南京實業部
紡織週刊一六期至一九期	上海康腦脫路三百號紡織週刊社
農業週報第一四第一五期	南京大王府巷農業週報社
教育行政週報一卷八期至一五期	北平市教育局
新社會一卷三號	上海威海衛路一四二號新社會半月刊社
教育週刊七七期至七九期	福建教育廳
合作月刊三卷五期	上海博物院路三一號中國合作月刊社
生活六卷第三三第三四期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生活週刊社
貿易週報一卷第六第七號	上海漢口路海關四樓中國國際貿易協會
工程六卷三號	上海寧波路七號三樓二〇三號室
首都教育研究一卷五期	南京市政府教育局
山西教育公報第三二二第三二三期	山西教育廳
軍事雜誌三六期	南京黃埔路國民革命軍軍事雜誌社
浙江教育行政週刊二卷第四九第五〇期	浙江教育廳
東方公論六一期至六三期	瀋陽大西門內長城書局
讀書雜誌一卷三期	上海河南路六〇號神州國光社
新月三卷十期	上海四馬路新月書店
教育與職業一二七期	上海華龍路環龍路口中華職業教育社
青年界一卷三號	上海七浦路二八八號北新書局刊物部
民衆教育月刊三卷六號	南京大中橋江蘇省立民衆教育館
禁煙委員會公報第六期	南京水西門登隆巷四號
學藝一一卷四號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三五號學藝雜誌編輯社
浙江省建設月刊五卷一期	浙江建設廳編輯處
中央銀行旬刊六四期至七七期	上海中央銀行祕書處
海外九月號	東京市外落合町文化村
上海貨價季刊	上海漢口路江海關二樓國定稅則委員會
滿鐵支那月誌	上海北四川路底內山書店



霧

巴金

一

夜來了，是一個寂靜的夏夜，在海濱。

海水靜靜地睡了，只有些微的鼾聲，來打破夜的單調。燈塔裏面的燈光在黑暗的水面上微微抖着，顯得是太渺小了，孤獨的維持着牠的那種慘淡的生存。

離海有里多路遠近是那荒涼的街市，在夜晚更是寂靜了。雖然是夏夜，但夜晚從來就是非常涼爽，海風微微吹拂着，把日間的熱氣都送走了。使得那些白日裏奔波忙碌的人們可以安靜地睡下來。也有些人不忍辜負這涼爽的夜，便擺了椅子在門前，和鄰居們閒談着他們生活裏的種種的事，而最惹起他們注意的便是那一所新式建築的旅館。

這旅館有着四層的樓，孤零零的高聳在那些鄰近的簡陋的矮屋之上，顯然是位置在不適宜的地方。牠驕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牠的富麗的裝飾，居民的闊綽，和屋前的花園誇耀於牠們。

在夜裏和在白晝一樣，這旅館和那些矮屋依然是形成了兩個階級，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在旅館裏燈燭輝耀着，人們往來着，似乎比在白晝更顯得活動起來了。

在旅館的門前停了馬車，車夫下來開了門，一個瘦長的青年彎着身子從車裏走出來，立定了身子，帶着好奇的眼光向四處望，似乎有點奇怪，這樣的旅館竟然位置在如此荒涼的街市中。

從旅館中走出來的侍役是兩個，都帶了恭敬的笑容。一個從車夫手裏接了那兩件並不很輕的行李，一個領着青年慢慢兒走過那微微潤溼的草地上，一邊走一邊絮絮地向青年詢問着『從什麼地方來，』『是做什麼事的』諸如此類的問話。

走到石階上，那青年昂然地走了進去，不幾步便看見一個女郎從樓梯上走下來，向着旁邊的那一間題着『閱報室』的大房子走去。她穿的是白夏布衫兒和青色裙子。他還瞥見了她的臉，是一個團團的臉，白中透紅色的皮膚，一個略略高了一點的鼻子，在眼角下一顆黑痣，嘴邊露着微笑。

『這女郎是在什麼地方看過幾次的，面孔很熟，却想不起了她的姓名，』他這樣想着，一面在頭腦裏去搜求她的姓名，似乎姓名已經到了口裏，但無論如何他却把牠說不出來。

那女郎却很快地停了腳步，轉過身子驚訝地把他望了望，忽然微開了嘴，嘴唇皮動着，他微笑了，向前走了一步，眼睛光閃閃地問：『周先生嗎？』

『是我。密斯張，』他笑着應道。這個張字從他的口裏出來，並不曾經過他的思索。於是他恍然記起來了：一年以前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剛從日本回來的他在友人家裏遇見了一個使人一見面就起了新鮮之感的女郎，是這白衣青裙的裝束，雖然很樸素，却有着超於那般艷裝的女子以上的吸引力，同時她的一舉動一說話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的驕傲。近幾年來他的頭腦裏裝滿了不少日本女子的面影，那些柔媚得好像沒有骨頭，嬌艷得好像沒有靈魂的女性他看得夠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發見了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種女人。於是他帶着好奇的，景慕的，喜悅的感情，和她談了一些話，分別的時候她的姓名還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腦裏是三個美麗的字：張若蘭。

現在立在他面前的就是這一個女郎，面貌一點沒有變更，依舊是白衣青裙的裝束。

『聽說周先生又到日本去了，是幾時回來的？』她帶笑地問，一面用手弄她的衣角。

『是兩個多星期以前回來的，打算到這里來住一些時候，密斯張也住在這里嗎？』他欣喜地說，他說出了最後的一句問話，纔知道自己說話太不注意了，她顯然是住在這里。

『是，我是前兩三天來的，我要在這里住過暑假，順便溫習些功課。不打算回家去。』因爲她的家是在鄰近的一個城市裏，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特別對他說了這一句話。

『好，我們以後見面的時候倒多了，』他說着感到了絕大的歡喜。

她正要答話，忽然瞥見那兩個侍役，一個提了行李，一個下垂着雙手，都恭敬地直立在旁邊，帶笑地看他們兩個說話，她便覺察似地說：『我就住在二樓十九號房間，周先生有空請來玩。……周先生的房間早就定過了嗎？現在我不打擾周先生了，』說着和他點了點頭就走了。

這里周如水也對她點了頭，說：『等一會再過來看密斯張，』於是就跟着侍役上樓去了。

在三層樓上一間房間的門前侍役停住了，那一個空着手的侍役掏出了鑰匙開了門，讓周如水進去，接着另一個侍役也提了箱子進來。

『就是這房間，周先生看中意嗎？』那空手的侍役這樣說了，又接着說一些形容這房間的優點的話，便拾着恭敬而急切的臉靜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覺得這房間大小還中意，陳設也還過得去，便點頭說：『既然是定下了的，就住在這里好了。』他看見窗戶正大開着便走過去把頭伸出窗戶望，遠遠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線燈光在水面蕩漾。涼爽的空氣迎面撲來，他清醒地往天空望去，滿天的星斗在搖晃。他然後把頭埋下去看，一片從窗戶裏透出來的半明亮的燈光照在草地和矮樹上。

『這里就好！』他於是回過頭來向侍役讚了一句，又問：『這是多少號房間？』

『三十二號，』侍役得意地回答說，這時候那個提行李的侍役已經走出去了。

『先生沒有用過晚飯嗎？』侍役又問。

『已經喫過了。你給我弄點茶來罷，』周如水說着就把他的太陽呢的西裝外衫脫下來往衣架上掛去。

那侍役答應了一個『是』字就往外面走。

這時候房裏便只剩下周如水一個人了。他望着那一盞五十支燭光的電燈泡噓了一口氣，又把眼光移上去看那畫得有花卉的方燈罩，於是在那有着白布套的躺椅上坐下去，慶幸似地自語道：『在這里該可以有一些時候的安寧了，一定要有一點好的成績寫出來纔好，』於是微笑地閉了眼睛來體會這安寧的快樂，而那白衣青裙的影子却突然闖進他的眼簾來。

二十分鐘以後周如水往樓下走去，走到最下一層樓梯上，正遇見張女士走上來。他便站住對她笑了笑。

『密斯張，回房去睡覺嗎？』他不加思索地問了這句話，其實這時還很早。

『還早咧！這時候就睡覺了？』她微笑着，頰上現了兩個可愛的酒窩。她看見他找不出話來說，便接着問道：『周先生下樓去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他堆着笑容回答說。

『那麼請到我的房間裏去看看好嗎？』

『好，』他急急回答說，但馬上像想起了什麼事，改變了語調說：『請密斯張先上去，我等一會兒就來。……是十九號房間嗎？』

『是的，』她笑着點了頭，往上面走去。

周如水走到下面時，眼角還有白衣青裙的影子在晃。

過了一些時候周如水懷着一顆跳動的心站在十九號房間的門前。他並不就敲門進去，他遲疑了一些時候，纔把兩根指頭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房裏的脚步聲響了，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房門開了，撒出一陣綠色的光來。她出現了，蒙着淡淡的綠光，她的全個身子呈現出一種異樣的美。兩隻晶瑩的眼睛發射出愉悅的光，在他的臉上盤旋。

『請進來罷，』她笑着說微露了那一排白玉似的牙齒。她便退一步身子往旁邊一側讓他進了去。

一盞有着綠色燈罩的電燈懸掛在一張小小的寫字台上，那上面放了五六本書，桌子前放了一把活動椅。周如水被引到在椅上坐下去後，略一掉頭就瞥見桌上的那一本十六開本的婦女雜誌，是新出的一期，上面正載有他寫的兩篇童話，而且編者在編輯餘談中還寫了過分推崇的語句說他是留日的童話專家。現在在她的寫字檯上發見這雜誌，他就彷彿覺得她已經讀了自己的文章，並且加以讚美了，於是臉上浮起了幼稚的得意，不禁把雜誌接連看了幾眼。

好像知道他的心理似的，她馬上笑着說：『這雜誌已經讀過了。是因爲在報上看見廣告，知道有周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別買來看看。周先生的文章眞好！』

他聽了這樣的讚語，心裏雖然很高興，臉上却做了不敢承受的樣子，略略羞慚地推口說：『不見得罷，不過是一時的亂寫，眞值不得密斯張一讀呢！』同時他却暗地抱怨自己爲什麼寫作得那樣慢，不多寫幾篇出來，不然這時候會滿意的了。這樣想着他的頭腦裏浮出了新近寫成的那一篇短文的大意，覺得如果把這意思向她表示了，也許她會更了解自己，更讚美自己罷。

他正要開口，但看見她的平靜而矜持的笑容，他又覺得自己的勇氣漸漸在消失了，似乎這些意思她已經知道了，說出來反會使她非笑自己的淺薄。不過話已經要說出口又不好收回去，便改口問：『密斯張愛讀童話嗎？』

『是的，』她微笑地回答，『讀了童話就好像回復到童年時代去了，有時候甚至忘了自己是成人，彷彿眞個做孩子了。周先生寫的童話可說是美麗的散文詩，離我們成人比較更近一點，所以我更喜歡。』

這一來便鼓舞起了他的勇氣，他終於用力說出了他想說的話：『密斯張的話眞不錯。我以爲童話便是從童心出發以童心爲對象而寫作的一種藝術。這童心記得有人說過共有七個本質，就是：眞實性，同情心，驚異力，想像力，求知心，愛美心，正義心。我以爲這話並不錯。這幾種性質兒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現得極強烈的，童心之所以可貴就是因了有這幾種性質存在的緣故罷。因此我便主張童話不僅是寫給兒童讀的，同時還是寫給成人讀的，而且成人更應該讀，因爲這可以使他們回復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復便是新時代的萌芽了。』說到這里，他變得很激動了，一方面他想把自己的思想在她的面前表現得更偉大更美麗使她更看高自己，一方面他這時候確實眞摯地感到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在於童心生活的回復了。於是一種含糊的崇高的感情鼓動着他，使他的瘦長的臉上現了光彩，而變得更美麗了。

在腦裏還留着他的謙遜而溫和的面貌的她這時候奇異地發見了他的另一種面貌。她並不注意聽他的話，只顧出神地去看他，但並不顯出癡看的樣子，依然留着矜持的笑容，所以他也並不覺得。

他說完，又馬上變得很謙遜的了，他甚至畏怯地等待着她的回答，好像在學校讀書時等候教師報告成績一般。

她覺得他的像珠子滾得那樣急的聲音忽然止住了，房裏馬上又恢復了靜寂，沒有一點聲音，她便驚覺起來，對他點着頭接連地說：『周先生的意思很不錯，』其實她並沒有完全聽清楚他的話，而且也不曾去思索判斷他的意思是否正確，不過她相信他多少是有理由的。

看見她表示贊同自己的意思，他變得更高興了，便又繼續說：『我近來新寫了一篇題作童心生活的回復的文章，就發揮這意思，改天再送給密斯張看，請密斯張批評，』說了又露出那捺不住的孩子似的得意的微笑。

『這倒不必，』她帶笑地謙虛說，『周先生的文章是寫給大家讀的，最好能夠早點在雜誌上發表，等着要讀的人還多着呢！』

於是兩人又談了一些關於思想的話。旅館裏的那一架掛鐘突然響了，沉重的金屬的聲音在靜夜的空氣中盪漾着，恰恰響了十下。周如水雖然還想再在這房裏留一些時候，但一想到夜已經不早了，似乎應該讓她休息纔是，便下了決心告辭出來。張女士還把他送到門口。

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暖熱熱的，臉上還留着笑容。她的淸脆而軟柔的聲音還留在耳邊。他便在那把躺椅上坐下來，望着電燈罩去回想她的容貌和舉動。甚至她說話時怎樣微微偏斜着頭，怎樣常常玩弄着衣角，怎樣把一雙大眼望着他的眼睛，怎樣把肘壓在靠背椅上，垂着眼皮半羞澀地看自己的裙子，這一切他都回想遍了，有些甚至是先前他不曾注意到的，如今都恍然地記憶起來了。

他又把頭埋下來往四周看，覺得自己的房間布置得沒有她的那樣好，雖然她的房裏並不比自己的多些什麼東西。這樣想着他又嫌自己的房間太冷靜了，太寂寞了。她的房裏是那麼溫暖。

他又想明天怎樣見她，怎樣和她談話，以後他們的友誼又怎樣親密起來以及以後的事。但忽然他又記起他的友人陳眞的話了，於是不禁失笑地自語說：『怎麼我一見面就和她談思想談童話，爲什麼不談些更有趣味的事情呢？這樣好的機會都不知道利用，我眞是蠢得很！陳眞說我一輩子永遠找不到愛人，他也許有理罷，』說到這里他不覺自怨自艾起來，他埋怨自己不該把這樣的好機會失掉了。他想也許今晚上的談話會給她一個不良的印象，她也許會暗地裏笑他是一個書呆子，那麼以後再怎樣努力也就困難了。他愈往下想愈是悔恨。

過了一些時候，他的思想又轉換了方向，他用手在眼前拂了幾拂，好像要拂去什麼幻象似的，隨後他又自己辯駁道：『一見面怎麼就想到戀愛？雖然以前見過幾面但也並不怎麼相熟呢！……況且她又是大學生，和別的女子不同，和她談思想倒也並不唐突。』

他這樣想着，他的心便漸漸平靜下去了。於是他屏絕了一切的雜念，站起來扭熄了燈，靜靜地立在窗前，望着那黑暗的海和燈塔裏射出來的戰抖的微光。他不用一點思想。他只是讚頌着自然界之莊嚴與偉大。

二

一過就是一個多星期了。

在一個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東方纔開始發白，墨色的天空也漸漸在褪色了。空氣裏還充滿着夜的香氣，周圍很是靜寂。這時候兩個青年的脚步聲在潤溼的草地上微微響着。他們走到大門口，管門人已經起來了，便給他們開了門。

他們慢慢兒在那寂靜的街道上走着，脚踏在柔軟的土地上並不吃力。兩旁的房屋模糊的現露在他們的眼前，像含着什麼秘密似的。有幾間房屋裏起了人聲，但很低微，輕輕地隨着曉風逃走了，並不留一點餘音在行人的耳裏。空氣裏帶了清晨的寒意。街道上沒有別的行人，只有那兩個青年的有規律的脚步聲在空氣中迴響。

這兩個青年距離得並不十分近，雖然是並肩走着。一個是一頭波紋的黑髮飄蓬在腦後，穿了一件藕荷色的短衫，繫了一條裙兒，這不消說是一個女子；另一個是瘦長的青年男子，穿了一身太陽呢的西裝。他們便是住在海濱旅館裏的周如水和張若蘭。

他們走過了那一條較長的街市，天空已經變成了藍色。他們又轉了兩個彎，便走到了海濱。一片白亮亮的水便橫在他們的面前，岸邊是一帶窄的沙灘，潮來時會全淹沒了的，現在潮已經退了，海水在微微私語，緩緩地和岸接觸。沙灘上還是潤溼的，凌亂的有幾個岩石似的大石塊，岸邊還有石級。

他們站在岸邊，望着水天分不清楚邊際的地方。海風溫和地吹拂着他們的頭髮和衣服。張若蘭把她的濃密的黑髮讓風吹着，只用手按着裙兒。她的髮經風一吹，飄蓬得更厲害了，牠們隨風的來去而波動而起伏，一方面顯得更濃，一方面又顯得更軟，同時一股的香氣從那里發出來，隨着風直往周如水的鼻裏送。

周如水故意站得離她遠一點，只顧偸眼去看她的頭髮，不覺從心裏湧起了讚嘆。『好美麗的髮呀，』他這樣想，於是從日本婦人的大得可怕的高髻那里感到的對於女人頭髮的憎厭馬上就消滅了。這時候天空已由深藍變爲明亮的淺藍色，粉紅的雲彩掛在他們的頭上，天是快大亮了。

『今天我們眞早，』她笑着回頭對他說。

『是的，這空氣多麼清鮮，自然界多麼美麗……。』他很高興地說。

『早起眞好，』她附和着他說下這一句，兩人便向前走了。

他們走到岩石旁邊，正好有兩塊岩石離得不遠，他便提議說：『我們還是在這上面坐一些時候，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她用手在岩石上摸了一下說：『這上面是溼的，』便摸出手巾拭乾了坐下去。他也在另一塊上面坐了。兩人都不閃眼地望着天際發光處，恐怕不留心太陽出來便失了眼福。

天邊愈過愈亮了，同時好像誰在那淡青色的天畔抹了一層粉紅色，

而在粉紅色下面又還隱藏着無數道金光。雖然天上還沒有什麼動靜，但誰也知道不久就會有一件不尋常的事變發生了。忽然間似乎起了一陣響聲，粉紅色的雲片被衝開了，天空頓時開展起來。一輪硃紅色的太陽接着從天際爬上來，牠一搖動，就好像發出了大的響聲，牠終於爬上了水面。在牠的下面周圍有一片紅光承着牠。牠升高，紅光也變得長了。牠愈往上升，牠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時間以後太陽已經離開了水面，而逐漸變小了，同時牠的身體也漸漸由硃紅色變爲金紅色，霎時間半天都是霞光來維護這一輪金光燦爛的朝日，水面上也蕩漾着無數道金光。天空中好像在奏着一曲交響樂，一片響亮的曲調送入了人們的耳裏。

這許久他們並不說一句話，只是帶了讚嘆和驚懼的眼光靜觀着這眩目的景象，甚至找不出一句適當的形容詞來讚美牠。直到後來天空中的交響樂停止了，一切恢復了平常的狀態，海岸也不再是像先前那樣冷靜了，有幾個青年或中年男子在沙灘上閒步，還有兩三個半赤裸的貧家小孩在地上拾貝殼，這時候他們纔驚覺過來，覺得久坐也沒有意思，就站起身子在海濱走了兩三轉，便離開了。

信步走來兩人走入了街市，到了一家湯糰店門前，裏面擺了幾張小桌子。都坐滿了人，只有靠裏的一張桌子還空着。他們進了湯糰店。那裏面雖然不十分明亮，但坐位還淸潔。他們要了兩碗湯糰，很快地就端上桌子來了。他們捧了碗，望着在碗裏水面上浮着的幾個很大的湯糰，不覺又從心裏浮起了樸實的微笑，這樣大的湯糰他們還是第一次來吃。他們舉了箸去挾湯糰，同時又去望四座的顧客。那些都是有着誠實而近於愚蠢的臉，坦露的毛胸，把那樣大的湯糰一口一個地挾往口裏送。

『周先生，你看，』張女士低聲對周如水說，於是好奇地笑了。

周如水的臉上浮出了感動的微笑，素來厭棄都會文明，讚揚自然美而主張土還主義的，他看了這些年輕的樸質的漁夫們怎樣地來喫他們的這一頓早餐，從那種眞摯地把這簡單的食品當作盛饌似的很起勁地喫着的樣子，他不覺體會到了喫的滋味，他想眞正懂得喫的怕還只是他們那般人罷。於是他回過頭對張女士一笑，並不說什麼，就把湯糰整個地塞進口裏學那般人的樣子。但他忽然覺得口是被湯糰塞住了，動也不能動，嚼也無法嚼，便連忙張口把湯糰吐了出來，仍舊吐在碗裏。這狼狽的樣子被張女士看見了，又引起她的一笑。於是他放下碗來，用箸把一個湯糰弄成兩半，挾了半個送進口裏慢慢嚼着，一面和她談話。

這時候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從外面進來手裏端了碗，腦後垂了一根髮辮，穿了一件白布衫子。衆人的眼光都轉注在她的臉上。她似乎並不覺得，態度很安詳，笑着和那掌鍋的說話。

張女士微笑地放下碗，指着這女郎對他低聲說：『她就是這里的「湯糰西施，」旅館裏許多客人都常常特地跑來看她呢！』說了又抿嘴一笑。

周如水聽了這話便把眼睛往她那邊去看，只看見她底側面是瓜子般的臉兒，前面披着劉海，後面垂着一根鬆鬆的辮子。相貌還過得去。她偶一回過頭，便被他看見了那一雙活潑流利的眼睛。他們的眼光撞着了，她若無其事地對他笑了笑，又把頭掉過去了。他的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動。他望着她出神。

『周先生，』張女士在旁邊叫他，他驚覺地掉過頭，看見她在抿嘴笑。他不懂得她在笑什麼，又不好問她，正納悶着，忽然間覺察出來自己手裏還挾了一個湯糰，於是恍然明白了自己方纔的那種呆相，不覺紅了臉，便低下頭只顧去喫碗裏的湯糰，很快地就喫完了。他正預備付錢，却被張女士搶着付了。雖然這只是很小的一筆錢，而他却覺得非常抱歉。

從湯糰店裏走出來，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了。陽光焦炙地射在人的頭上，土地也變得乾燥多了。街道上也比較先前熱鬧多了，因此更使人感覺到熱意。周如水的頭上開始出了汗，他便把西裝外衫脫下來搭在左腕上。他們只顧談着，又走過一條比較僻靜的街，矮屋的門前有幾個婦人和女孩忙着在補漁網，她們一面工作一面說笑，有兩三個婦人的已經變成了黧黑的臉上還蒙着焦熱的日光，但她們一點也不怕。有一個年紀較大一點的敞開了衣襟，露了胸前的一對大奶，這和頸項以上的肉比起來成了兩種顏色，而且很顯然地看得出邊界。

他們走過時，那些樸實的臉都帶了驚異的神色望他們，在他們的後面長留着神秘的笑語聲。這景象在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到，但他並沒有憎厭的感覺，他反而覺得自己多少有點喜歡這一幅簡單樸實的圖畫。這時候他已經跟着她轉了彎，走入大路去了。

在右邊高聳着旅館的樓房，百葉窗都開着，有幾扇窗戶裏露了男女的半身像。牆壁上蒙着燦爛的金光，彷彿充滿了朝氣，在這環境裏顯得非常莊嚴。馬路上寥落有幾個行人。一輛馬車正飛馳過去了，後面塵土飛揚不止，空氣裏還留着車輪在土路上滾着的聲音。在左邊有一條蜿蜒的小路，路路往下斜，引入一片菜畦，似乎可以達到那遠處的一片樹林。

他們走過旅館門前，看見侍役正弄了水管在草地上噴水。地上盡是絲絲的水點在陽光中閃耀着，好像串串的明珠。周如水摸了表出來看，還不到九點鐘，便指着那樹林提議說：『那邊我還沒有去過，密斯張現在願意和我同去嗎？』

『只要周先生肯去，我當然可以奉陪的，』她笑着說了。周如水不禁想着：『好溫柔的聲音呀！』

於是兩人便轉入了小徑。路很窄，只可容一個人通過。一邊是長春籐掩着的土牆，一邊是被柳樹劃分了界限的斜坡和菜畦。張女士在前面走，周如水在後面跟着。柳條拂下來，常常阻攔着他們的路，他們用手把牠披開了。兩人離得很近，張女士差不多可以覺得周如水的熱氣噴在她的耳邊和頰上了。她的女性的敏感的心還可以分辨出他的急促的呼吸和心的跳動。她不覺本能地紅了臉，把脚步放得快一點。然而走不

到幾步她突然止住了。在她的面前一隻蝦蟆蹲踞着她想讓牠跳開，牠却不動她便用脚把牠撥開了。

在她後面走着的周如水只顧跟着她的脚步走，不留心她要中途停住，待急忙收了脚步時已經略有點遲了。他的嘴幾乎吻着她的柔髮，他的身子幾乎貼在她的衣服上面。他彷彿看見她的肩在微微聳動，似乎也感到了她的胸膛的起伏。一陣髮香和肉香混合起來直往他的鼻裏送，這香味頗似麝香，但又沒有那樣強烈，似乎是淡淡的清香，但又多少有一點膩，而且異常沁鼻。這香氣使他無意地聯想起了那粉嫩細膩的皮膚，其實這四個形容字是不够的，似乎還有一種性質不曾被表示出來，但他自己也找不到適當的字來形容牠。

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惶恐的，同時也是陶醉的，他默默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般異樣的香味又沁入他的鼻裏了。他非常感動，他想叫她，他想走上前去抱着她，但他覺得自己的勇氣逐漸在消滅了。

她並不回過頭來看他，便又拔脚前進了，不過走得很慢。她的裏着黑色長統絲襪的腿在那蜿蜒的小徑上緩緩地動着，很有規則，好像經過了熟練似的。他自己一面跟着她走，時時望着她的不曾被裙子蓋着的腿，一面又時時把眼埋下來看自己的腿部，他想：『和自己的腿比起來，她的腿未免短了一點。幸好現在走得還慢，要是走快時恐怕會不好看罷。』這時候他又可惜她的腿爲什麼不生得長一點，他覺得這未免是美中的不足。但不久他又轉念道：『雖然不及影片上的西洋女人的粉腿那樣好，不過比起那夾着腿走路的日本女人的又短又肥的腿部總要好得多了。』這樣想着他又感到了一陣莫大的慶幸。

這時候路變得寬了，雖然是崎嶇不平，走起來也不十分困難。路的兩旁都種着柳樹，下邊是水溝，路突出在中間正好像一段堤岸。柳絮漫天飛着，像棉花一般一團團在空中追逐着，有時被風捲着，無力地在半空飛舞了一陣就落在水溝裏去了。空中還有新的在飄揚，望過去白茫茫的一片，好像雪花一般，地上也堆積了不少，脚踏下去似乎軟綿綿的。走過了這一段路，水溝沒有了，旁邊是菜畦，有幾個穿了藍布衫頭上蓋着白帕子的農婦在田裏工作。路旁有些蘋菓樹，淡紅色和青色的蘋菓掛在樹枝上很引誘人。

周如水住了脚，抬起頭望着枝頭，想摘幾個蘋菓，便笑着大聲問田裏的農婦道：『這蘋菓可以隨便摘嗎？』

農婦們都停了工作掉過頭來看他們，她們的樸質而黃黑的臉上露了好奇的笑容。一個張開口露出滿嘴的黃牙大聲帶笑說：『不要緊的，隨你摘好了。』

於是他揀了一株較矮的蘋菓樹，把手伸上去果然抓住了一枝，拉下來一連摘了幾個，又在別的枝上摘了些，都盛在他的草帽裏，便又往前走了。這其間張女士站在旁邊看，默默地望着他笑。他猜不透她對他這舉動是讚許抑或是非難。他便揀了兩個較好的蘋菓並且用手帕揩拭了，然後遞給她，她也並不說話，只是笑了笑。

她做了要推却的樣子,但終於接收了。她把牠們拿在手裏玩弄着,並不喫牠們。於是他們又向前進了。

一路上周如水接連地喫着蘋菓,很快地就把草帽裏的喫光了,剩了一個拿在手裏玩。

『鄉間眞好,一切都是和平的,親切的,美麗的。比在都市裏吸灰塵好過十倍!』他戴好了草帽,又把嘴拭了拭,然後滿意地發出了這樣的讚語。的確在這里沒有都市裏的喧囂,沒有車輛,沒有灰塵,沒有 gasoline 的氣味,沒有淫蕩惡俗的音樂,沒有奸猾諂笑的面孔;在這里只有樸質的,和平的,親切的,自然的美,而且差不多是原始的美。他的土還主義在這里得到了絕大的證據。雖然他並不曾熟讀過室伏高信的文明之沒落等名著,而且便是那一本土還也只翻閱了前面的十幾頁,(這理由是他不大喜歡室伏高信)但他已經覺得自己的土還主義是非常堅固無可動搖的了。

『我也喜歡在鄉間住,每年暑假我都要到鄉間去住的。明年畢了業還想到鄉裏去辦小學校,』她這樣表示了她的意見,很使周如水高興,他這時候記起了她是學教育的,與自己的所學相同,而且志願也差不多。這幾句簡短的話給了他一個良好的印象。她說話的態度是很眞摯的,並非故意說這些話來迎合他的心理。因此他覺得他們是更近於互相了解了。

於是又談到關於太陽的話,張女士說:『我以前簡直夢想不到日出是這樣的美麗,』說了美麗,她又覺得這兩個字不恰當,便改口說:『這樣的莊嚴。要不是周先生提醒我,我今天決不會有這眼福的,所以我應該感謝周先生,』說了便掉過頭來微笑地看他,兩隻晶瑩的眼睛裏表示着口裏所說不出來的深意。

這使他感動,使他滿足,使他陶醉,他覺得自己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快活的。他的臉上現了得意的笑容,甚至因了這得意而紅了臉。於是許多許多的警句又湧現在他的心頭,鼓舞着他用激動的聲音說了下面的話:『太陽眞是偉大呵!牠使萬物生長發育,牠到處撒布着生命,牠給羣山鑲上了金邊,牠使得我們的熱血沸騰,牠無差別地照耀着各處,使任何地方都得着光明,記得一個童話作家說過「母親是太陽」的話,把母親比作太陽,這是再恰當不過的,因爲母親對於子女之愛護確實是像陽光那樣地普遍。子女無論到什麼地方,母親的愛都跟隨着,恰像萬物無論地位或高或低都可以享受到陽光那樣。』

『周先生的話說得很不錯,只可惜我的母親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她的話突然止住了,聲音裏略帶一點悲愴。

他自己本來已經被一種愁思來侵襲着,這時候忽然聽見她說了那句話,而且聲音也變更了,便吃驚地去看她的臉,但是她早把臉掉開去望別處了,他看見她的波紋的頭髮。他忘了自己的事。他變得惶恐起來。他想找話來安慰她,但拙於言辭的自己一時却想不出適當的話。兩人還是默默地走着。

「我不該說這樣的話使密斯張傷心我本來不知道密斯張是沒有母親的，」他終於說了這抱歉的話。這話果然有了效力她回過頭來臉上雖然仍帶戚容但已經漸漸開展了兩隻眼睛光閃閃的裏面並沒有淚珠，却含着深深的感激她慢慢地說『這和周先生的話沒有關係，我自己不過偶爾想起罷了。」

這時兩人已走到了樹林前面，一條曲折的小徑把他們引進樹林裏去。初進去時樹林並不濃密，到處都是陽光，漸漸樹林便密了，參天的松柏遮住了陽光雖然還撒下一些小的斑點但樹林裏却沒有一點兒熱氣。他們很舒適地在林裏走着，轉了幾個彎，差不多走到樹林的中心，在那里發見了一口井，井旁豎立了一個木架上面繫了一個桶。前面有一所茅屋，是兩間茅屋前有一個老頭兒坐在竹椅上用柳條編竹籃或竹簍他的脚下不遠處躺着一條黑狗，在那里曬太陽因爲這一段樹木稀少看得見天空了。黑狗見人來便跳起來跑去，望着他們狂吠。那個老頭兒連忙站起來把牠喚回去，一面又帶笑地招呼他們，問道：

「你們是從那海濱旅館來的嗎？」

他們點了頭，却驚訝地問：「你怎麼知道呢？」這是周如水的聲音。

那老頭兒望着他們得意地笑，一面回答說「我一看就認得的。我在這里住了許久了。常常有人到這里來，都是從那新修的海濱旅館來的。本地方的人除了我認識的幾個老朋友外沒有什麼人肯到這里來的。」

「新修的？」張女士驚訝地說，「聽說這旅館已經修了好幾年了。」

「是的，大約有了十年罷，」那老頭兒追憶似地說，「不過我在這里更久了，算起來總在二十年以上了。」說畢又掉轉頭往裏面叫喚『琴姑，琴姑！」

裏面起了一個少女的清脆的應聲。老頭兒又在外面叫道：『帶兩個凳子出來。」

不一會兒茅屋裏走出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天眞的姑娘，腦後垂了一條鬆鬆的大辮子，身上穿得還整齊，只是兩隻衣袖捲到腕上，好像她剛纔在裏面做着什麼事情一般。她一手提了一個竹凳子，走到客人的身邊放下，還說了聲『請坐，」便回到那老頭兒身邊站在他的椅子背後，畏懼地偸眼看那兩個不尋常的客人。

「這是你的女兒嗎？看相貌就是很聰明的！」張女士這樣說，使得那女郎露了笑容但又紅了臉低下頭去。

「不，她不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姪女兒，是我弟弟的。他們夫婦很早就死了，剩下她孤零零的，沒有人看顧。我便把她弄到這里來，好在我又沒有兒女從來就沒有娶過親，也是孤零零的因此便把她當作親女兒看待。這女兒還不錯，」他說到這里便掉過頭用愛憐橫溢的眼光去看她，臉上還顯出得意的樣子，又回過頭來說：『她待我很好，眞和待親爸爸一樣，她又聰明，做事又能幹。我眞捨不得她！不過她的年紀一天天地大起來了，我少不得要給她找個好女壻使她過點好日子，纔算了結我

的一件心事。我老是留心着，可是總選不到一個中意的，真是不容易選呵，』他又去望他的姪女，然而那女郎已經羞得跑進去躲了。他便回頭來看這兩個客人，看見他們都注意地傾聽自己的說話，覺得更得意了，便不等他們回答又冒昧地說：『你們兩位眞是天生地就的一對，是幾時結婚的？這樣好的一對夫婦，我眞是第一次纔見着。』

張女士聽了這話，她的臉馬上通紅着，她埋下頭，雙手弄着衣角，心裏怦怦地跳，不說一句話，連頭也不好意思抬起來。

周如水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同時另有一種感覺來侵襲他。這是歡喜，是驚疑，是悲哀，是畏懼，是陶醉，在平日缺乏分析力的他是分別不出來的。他的心也在怦怦地跳，他馬上掉過頭去看她，看見她的那樣子，他覺得他的心跳動得更厲害了。但他極力鎮壓住自己的紛亂的心曲，恢復平靜的樣子對那老頭兒莊重地說：『你不要亂說，她還是一位小姐呢！我們不過是朋友罷了。兩人到這里來避暑的。』說了，又有點後悔不該這樣去辯正，『就讓那老頭兒相信着是兩夫婦豈不很好嗎？』他這樣想。

『眞的嗎？不要哄騙我這個老頭子呢！』那老頭兒不相信地說，一面還仔細地去看他們兩個的態度。他現在恍然明白了，便馬上更正說：『我的眼睛花了，頭腦也昏了，說話沒有次序，請你們不要見怪纔好，』於是故意做出自責的樣子。

張女士剛剛抬起頭來，正看見他這可笑的樣子，便忍不住撲嗤一笑。周如水也笑了。

這樣子地把那問題結束以後，老頭兒又絮絮地向他們敍說自己的身世，說他姓王，年輕時候也讀過書，而且學到了一手好拳，後來去當兵，滿望升得一官半職，誰知過了許多年，見過了無數的戰陣，拿生命去冒險，結果是別人升了官，而自己依然是一個小兵。所以便離開了軍隊，偸跑到這里來，後來就得到了看守樹林的職務，在這里已經住了二十幾年了，一生沒有娶過妻。

他們聽着這故事，覺得很有趣味，後來他們要告辭走了，那老頭兒因爲自己的故事還沒有全部講畢，便留他們在那里喫中飯。他們極力推辭都沒有用處，終於被他留下了。

到了喫中飯時，他們四個人圍坐在一張小方桌的四面。桌上擺了幾碗素菜，如香菌之類，都是琴姑一人做的，喫起來異常可口。尤其是在旅館裏喫慣了魚肉的他們，喫着這清淡的飲食，眞是別有一番風味。

在飯桌上他們和琴姑談了一些話。琴姑的確是一個活潑能幹的女子，只可惜不認識字。周如水心裏想着：『這樣可愛的人，却不認識字，未免太可惜！要有什麼方法使她認識字纔好，』於是他覺得他的土還主義是天經地義的了，不僅這樣，他甚至以爲土還的運動是非常迫切的了。

如果告辭的時候，那老頭兒不向他們說那一句奇異的話，他們在歸途中也許會起勁地討論着一些都會與鄉村的問題，他也許還會熱心

地向她宣傳他的土還主義；然而那老頭兒畢竟說了。原來他們臨走的時候（自然他們是送了錢與那老頭兒而那老頭兒却不肯收受）那老頭兒半認眞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我很奇怪像你們這樣好的一對，爲什麽不早早結婚要是在從前像你們這樣年紀的人已經有了孩子了。』

他這一番話把他們兩人弄得滿臉通紅。他對他們那樣客氣，他們當然不好當面向他發作只得忍住羞慚，好像不曾聽見他的話似的，便告辭走了。

在歸途中兩人的心情和來時便不相同了，好像有一堵牆隔在他們中間，他們很想知道彼此的心情，知道各人在這時候想些什麽，然而快要到逼近的時候，他們的心又離開了，像撞着了那牆壁似的，他們急急把自己的心縮回來，但過後又重復去試探彼此的心。

張若蘭是比較鎭靜得多，而且性情溫柔，所以便是在心裏她也是很穩重的，她不讓自己的思想走到極端，處處不肯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像她這樣的人甚至在進攻的時候也要守住自己的地位的。而周如水便不同了。他是比較熱情些，但他又是一個猶豫過多的人，因此他的熱情常常爲顧慮所消滅了，他有時候竟然沒有絲毫的勇氣，變成非常畏懼的人了。

這樣的兩個人如今是並肩的走在路上了，相隔得這麽近，然而彼此並不交談一句。各人都沉溺在思索中，都在回憶那老頭兒的一番話。張若蘭是愈想愈覺得害羞，但她却喜歡這思想。她想說話去試探他的心理，同時她又怕因此失掉了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是期待着，等候他來進攻。但周如水却並不是像她所想像的那樣勇敢的男子。在未離樹林時他還有很大的勇氣，可是在聽了那老頭兒的一番話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被人揭破了，她也許會怪他冒昧唐突，笑他敢於有這種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輕他，說他無聊，以後便不再理他罷，這樣想着，縱然前面有很好的機會，他也沒有勇氣去利用牠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追迫着。他時而喜歡那老頭兒說了那一番話，時而又抱怨那人不該如此大膽地說。他有時候想鼓舞起勇氣去和她說話，但話到口邊勇氣就消失了，一次也不曾說出來。最後還是她開了口問他將來的計畫以及同性質的話語，她的本意也許是盼望着他的另一種回答，而他却開始向她宣傳起他的土還主義以及其他的主張來，他自己居然以這些偉大的思想自誇，而其實他是拿牠們來掩飾自己的弱點，來做避箭的盾。

最後回到了旅館，她告辭回到房間裏去休息。他還在草地上沒有陽光處徘徊了一陣。他的頭腦很熱，心裏也燒得厲害。眼前浮現了那團團的臉，一雙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一個玉琢般的略高的鼻子，笑時露着酒窩的雙頰，左眼角下的那一顆微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動心的是低着頭玩弄衣角時把兩顆水似的黑眼珠偸偸向上面一閃的神情。這時候的她在他的眼前變得超乎實際的美了。他覺得他實在愛她，他決不能

够放棄她。他必須把他的愛情向她吐露出來。他覺得他應該這樣做，而且他沒有一點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識到他愛她並非像他從前愛日本的『女給』那樣，他愛那些女子是想把她們抱在懷裏吻他們玩弄她們，完全把她們當作玩偶一般；然而他愛她呢，他是願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創造一種新的事業，互相幫助，互相安慰，他把她當作一個朋友，一個同志，一個伴侶，一個愛人。

這樣想着他的心便高揚起來，他覺得他的愛情是純潔的，甚至是崇高的，他自己反可以拿這來自豪。於是他便很勇敢地上了樓，預備到她的房間裏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說的話。但是還沒有走到她的房門口，他的勇氣就漸漸消失了，遲疑了一會兒他纔鼓起餘勇走到她的門前，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過後又有些失悔，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

房裏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一點響動。他想她一定是睡熟了，便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進了自己的房間他還禁不住要想她。他覺得自己的熱情差不多要滿溢出來了，他非得馬上把胸懷向她吐露不可。於是他拿起筆取了信紙想寫封情書給她。他很熱心地寫着，然而寫了一大篇盡是些童話上的語句，什麼『騎着雲兒飛上天空』，什麼『和羣星在晝空裏遊戲』，滿紙都是這一類的話，連一句『我愛你』也沒有，更不用說什麼『接吻』了。

寫好了，自己讀一遍，覺得很不錯，很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話；然而他再讀一遍，想想他本來的用意，又覺得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點也沒有表達出來，生了氣一把就把這幾頁信箋撕了。

（未完）

蕭伯訥論新聞記者

芒

蕭伯訥在一次倫敦的新聞記者聚餐會上，又大發表他的突梯滑稽的言論了。他認爲一個靑年連兩個數目字都弄不淸楚的，或者對於他所接觸的任何事物，都不認識眞確的，像這樣的人照他的意見最好去當新聞記者，因爲新聞記者的職業最不需要『確實』這條件。法律給他們極大的寬容，新聞記者可以說任何他所喜歡的話，不問那句話是怎樣的造謠生事。不過新聞記者不會掉這種槍花而竟去說某一個著名的大流氓是著名的大流氓，那他就要遭極大的災禍了。



農夫

俄國雅珂芙萊夫作

適夷譯

艱辛的行軍生活又開始了。早晨起來，全不知道今天在什麽地方喫晝飯在什麽地方過夜。街道，人民，虛空，聯隊，中隊，灌木林，大大小小的行李橋梁，塵埃，禮拜堂，射擊，大礮（照軍隊用語便是帶礮）火堆，喊聲，血，薰蒸的汗臭——一切像烏雲一般凝結着壓上腦袋來，人好像是在夢裏。

有時碰到整天餓肚子，有時又糊裏糊塗地吃得反上胸頭來一樣飽。直接把頭腦伸到小河裏喝水，這一帶的水——小河——都很不錯，簡直跟淚珠一般的光潔，身體一疲勞，任便喝了多少總是沒喝足的。

礮火交攻的事很少，祇是進軍，永遠地繼續。

兵士們一到傍晚，都疲憊得憂悶起來——大家找發牢騷的對手。

「與大利的狗，立刻把來打個精光，一個個抓來大嚼……」

可是這多半也是從進軍的疲勞裏發出來的牢騷。

經過一夜的休息，大家又神氣活現，閑話哄笑又開始了——靑銅色的臉上，祇有牙齒閃着光。

「庇理西契珂夫，喂，昨晚上你又做了什麽夢？」

在一起的都是——半個中隊的全部——大家笑嘻嘻地，把眼睛朝着庇理西契珂夫。可是本人卻在火堆邊工作。——這是一個腰間不束帶子，穿着綠色的襯衫，披開了襟扣，看去很健壯的人，一根一根地拿起粗得像臂膀大的靑柴棍，嘴裏唸着「一，二，三」當着膝頭上一折兩斷，然後投進火堆中。對於此人再沒比裝火堆更使他快樂的事了。

「昨晚上，唔，老兄，我到西哈奴去了。」

「好似帶了我那小的在自己屋子邊散步，……小的斜着眼望我，這眼睛靑得很厲害——這不知到底是什麽兆頭？」

庇理西契珂夫說着，住了住口，皺着臉吹出火來——火花積成火箭似地飛。

「這一定又要得勳章了。」不知是誰故意開玩笑地說了。

「哼哼，這樣的夢倒是時常夢到的，可是得勳章的那天我卻夢到自己娶老婆呢……』

『啊喲啊喲……還想丟了現在的老婆另外弄一個新的麼？』

『可不是麼我自己都很奇怪呢。我說，我已有了老婆，可是大家這樣說，不行不行，你再結一次婚吧。有一個老婆固然好，有兩個豈不是更好。那末我說咱們這兒是不行的我有一個老婆就夠啦，因爲咱們是俄羅斯人可不是韃靼人呀……我這樣說着永遠抱定成見……他們呢，仍是老說同樣的話……可是終於被我駁倒了；天一亮張開睛眼，我自己都覺得有趣，想想這到底是什麼一會事。一會兒就來了中隊的命令書，說把勳章給庇理西契珂夫。可是這倒隨隨便便……眞有趣。』

兵士們都調笑起來，早把疲勞和牢騷忘得乾乾淨淨。

不多時，召集喇叭響了。

『準備！』

於是再進軍。新的土地，又是道路，街市，大礮，塵埃，喊聲，射擊——疲勞。

但庇理西契珂夫卻很坦然，他正是徹頭徹尾的頑健。從來他就歡喜勞碌，一邊走，一邊好奇似的望望四邊的森林，園庭，房子，而且最歡喜拖長自己那句得意的口頭禪。

『眞有趣呢。』

並不對着誰，老是拉長着聲這樣地說。

一想到，立刻就把吹起心頭的事咭哩咕嚕出來，有沒有人聽着，他是完全不管的。

『喂老兄，這可不奇怪麼，你沒看見——禮拜堂也跟我們俄國的一樣，連面孔都跟我們相同，不是麼，祇有說起話來，好似嘴裏含着粥湯似的，一點兒也聽不懂，可是那禮拜堂——。近來我自己一個兒走去看了，都同我們國裏的一樣，也豎着十字架，聖像也一樣，連描在圓天花板裏的薩拉夫神都一樣是白髮蓬蓬的。』

『「凱尼姆天使」也同我們那邊一樣的呀。可是大家還要打仗：：這可有點兒怪。』

一會兒，又靜默了，舉着灰色和氣的眼，向四面眺望；而且忽然好似葬進鹽堆裏也似的沉入深深的冥想中去了：

『眞有趣呢……』

有一次，支隊追趕退卻的敵軍，作了整天的進軍。

敵軍，照兵士們的話便是『那班傢伙』應該還在附近。他們裝過的火堆還燃着火沒熄滅。路上的塵沙裏還淸楚地看得他們打着釘子的靴跡，有時甚至覺得奧大利兵棄下了的燒東西的香氣和汗酸臭都還從空氣中流來。

『看吧，看吧，正是那班傢伙。』

一到傍晚才明白那班傢伙已停駐了；大家都以爲要到天亮才開火。

中隊與聯隊跟壕壍中的水似的集合了，佈起牆壁一樣的陣線來。

庇理西契珂夫那中隊，在圍着有白石柱子的木柵的森林近邊取定

了陣勢。一邊是有棟樑的楚楚的小房子——在這房子裏，中隊長佔了自己的位置。疲勞了的兵士們，高興着可以休息，大家都活潑地幹着活，從森林拔了些乾草和小枝，又把木柵折倒了燒火。不知什麼地方不甚遠地，好似在森林的後面聽得一聲聲的槍聲，可是聽慣了的他們，簡直誰都沒去留意，比管林人聽蚊蟲聲還不如。

庇理西契珂夫在鍋子裏熱粥。

在逐漸昏暗起來的靜空中，吹起了煙來。從兵士們去採薪木的林中，很清晰地，傳來小枝折斷的聲音。

遠處的森林上，淡綠的晚霞的天光，已燃盡了，空中昏黑——作着土耳其玉一樣的顏色，這上面黄昏星已一粒一粒的閃出光來。兵士們一喫完夜飯，小舍中立刻走出在聯隊中綽號『鯉魚』的大鬍子的曹長來。

『喂，那個去斥候？——大家都噤住了。』

『現在不是休息時間麽，加之剛剛作了這樣的進軍之後，還說去斥候！謝謝吧，腿兒都要吊啦。』

大家都巡逡地裝鬼臉，歡笑突然地停止了。可是大家都知道，非去一個人是不行的。

於是正因知道，就不禁混身的皮膚，都毛骨悚然起來。

曹長在火堆間走着，反覆着同樣的話問。

『哪個去斥候？』

『好，叫庇理西契珂夫去吧！』有人笑嘻嘻地說。

『庇理西契珂夫？』曹長問了：『庇理西契珂夫在那兒？』

『庇理西契珂夫叫庇理西契珂夫去！』兵士們嘈嘈的喊。

大家覺得已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都很高興。

到了這田地，無論答應不答應，是非去不行的了。

『庇理西契珂夫在哪兒？』

『在這兒。』

『你去麽？』

『去……』

『唔，快準備。』

一切都不浪費片刻地結束定當，庇理西契珂夫便走出森林外，向野原中離警備線約半里的地方前進，一會兒他的身影便在黑暗中消去了。

右邊，是正埋在黑暗中看不見的小山，中隊長叫他去檢查那兒是不是敵軍占領着。

庇理西契珂夫慢吞吞地約前進了三百步，在木柵邊的草中伏倒了身，柵欄裏透出腐臭和火堆跡的氣味；心頭別別的跳——非鎮定不行，已經完全是夜了——一切都包裹在深黑的無邊的毛毯中。

森林已在身後了。在森林中被火堆和人聲所驚起的非梟非鵰，連名字也不知的夜鳥，不安地啼着。

右邊的遠處，響出鎗聲那邊的天空是茫然的像帽子形地帶着紅光——是失火吧，庇理西契珂夫掀着鼻嗅了。泥土和草的氣味——這是熟悉氣味。和在故鄉西哈奴守夜所聞到的一樣。

前面遠處邱岡的後邊漂着夕暮的最後的餘光，四邊則僅是沉沉的黑漆，也許『那班傢伙』正在那兒不遠；也許碰不巧就在身邊，跟庇理西契珂夫一樣的伏着，也許正做着鬼臉躲在那邊，等候着自己，想把自己殺掉。

『懂得麽，如果碰到敵人，絕對不許放過！』中隊長曾經這樣地命令過：『一不當心不但你沒有命活，連我們都得跟着糟糕呢。』

尼基福爾庇理西契珂夫自己也很明白，是非好好兒幹不行的，做掉敵人，或是被敵人做掉。

身邊的不知何處啼着梟的聲音，夜暗好似更深濃了。心頭劇烈地跳，別，別，別。

庇理西契珂夫幾乎連大氣也不透一口地向前邁進。木柵一走盡，前面便是大路，路對面禾稻像牆一般的排密着，庇理西契珂夫伸指頭去摸摸禾瓣：

『是小麥呀。』

一脚蹈進去田便像活一般的發怒了。——罪過，罪過！——他立刻嚇起來，同時也覺得對不起，再沒有比蹈禾稻更壞的事了。

『沿着界牌走吧。』庇理西契珂夫下定了決心，揀路的左邊走。

中隊長曾經叫他數步數，庇理西契珂夫也數過一會了，一數到七十，以後便模糊了，全想不起已過了八十步還是九十步。當然因為同時要數步數，便疏忽了偵察敵踪，是絕對不行的，所以只屈倒着身子，全神灌注地走，忘了數步數了。突然路向下低去，轉進了窪地，界牌在這窪地的盡頭。地下蒸起潮濕的氣體，這地方的草都罩滿了露水。

不知是為了潮濕還是別的原因，庇理西契珂夫的身子忽然很劇烈的戰慄起來，背上也潑上了冷水的一樣，牙齒唧唧的互相撞動。心頭好似結上了冰，凍得收縮了起來。他在心中立刻感到自己是一個人，全個世界中只有自己一個，在這星空之下，在這夜暗之中，僅只有自己一個，如果這會兒給人殺死，是沒有人會知道的。

恐怖使他毛骨悚然起來了。

黑暗變成祇令他窒息，覺得四邊好似伏滿着敵人，會立刻跳起來把自己撕個稀爛。

庇理西契珂夫立刻喪膽落魄了。

像摔倒一般地他坐在地上，四周寂靜，夜暗一動也不動。森林中又有鳥啼聲，遠處的空中看見火災般的紅光，稍稍鎮定了一下，庇理西契珂夫撑起一隻膝頭來，脫掉帽子，清了清耳朵，遠處的不知什麽地方吹來鈍重的鎗聲。

庇理西契珂夫把耳朵貼上地面。

這是農夫們向來的習慣。

晚上，一個人走路時，把耳朵貼在地上聽，便可以知道路上有沒有人，連人數都辨得出。

這會兒，地面正低低的鈍嚮着。

他這樣地聽了好久，忽然，好似遠處有呻吟之聲，漸漸地擴大過來，像被壓抑的呼吸聲。

『咕嚕——，咕嚕——，咕嚕——……』

庇理西契珂夫戰慄起來，緊緊地貼住了地面。

兵士們說，大地每天晚上哭的。

好久以來，他早想聽聽大地的哭聲，總沒機會。可是現在，緊緊地屏住了呼吸，明明聽見這奇怪的呻吟之聲，到底是什麽一會事呢。也許在遠處正有大礮裝着……但是他不能這樣斷定。他相信大地一定眞會哭，况且大地豈有不哭之理呢，每打一次仗，便是幾千的基督的僕人死去。大地——是全人類的生身之母……當然對於大家的事，是很傷心的……

『咕嚕——，咕嚕——，咕嚕——……』

『唔，正哭着啦。』

庇理西契珂夫爬起了上半身。

『母親正哭着，大地正哭着。』

他感動地，戀戀地向着黑暗中悵望。母親在這兒，大地在這兒，自己並不是孤獨，這還有什麽可怕。憐愛自己的人正在這兒，自己的生身之母正在這兒，大地正在這兒。

他立刻壯着神來，四周的東西，地面，草香，空星，都覺得跟西哈奴的同樣可愛了。

心頭激越得幾乎使庇理西契珂夫想用手掌去壓聲打着灰色的外套，聲打着外套上的鈕扣，聲打着從得到以來，從未離過身的小小的喬治勳章。

可是，一切都寂靜了，立刻，黑暗中浮出了中隊長的臉。

『小山上有沒有敵人，快去偵察明白。』

於是黑暗又變成含敵意的東西了。尼基福爾又重新感到自己是孤獨無援。他便定了定喘息，緊緊身子，心裏記着中隊長的命令，又向前進去了。恐怖重新一點點地沁進心來。他兩手緊握着槍，沿着界牌走下窪地，想從這兒悄悄地閃過小山邊去。終於他明白同伴在那兒，敵人在那兒了。而對於還是寂靜的四周，感得不快起來，靜寂得幾乎聽得見自己心頭的跳聲，靴聲，嚮草，發怒地騷騷，疲勞與緊張，使他不時地在眼中閃着金黃色的火星。

忽然，一種奇怪的聲音吹進耳管，在遠處的不知什麽地方，好似正軋動着機器的聲音，庇理西契珂夫忙立起身上，側着耳聽。這聲音，有一定的間歇，很規則地反覆着嚮，聽來好似是很熟悉的。對尼基福爾這聲音是很親切的，祇是不知道是什麽聲音。他側着耳很注意地前進，聲音漸漸明晰起來，好似是從這小山的山脚邊草叢中發出來的。

『什麼呀？』庇理西契珂夫很留意地側耳傾聽着想了。是完全明白熟悉的音——偏偏想不起來……

一會兒他突的蹲下了身子。

『啊原來是鼻息聲？』

周身立刻不安起來。

逃吧！

好容易蹈停了脚，周身好像浸在水中的一樣。他緊張着身心聽；對啦，一定有人在睡着吹鼾息。正是健康人的鼾息，貨眞價實的農夫的鼾息。

庇理西契珂夫跟野獸般的緊張着全身偸偸地向吹鼾息那邊走去，走一步站一站，走兩步站一站，一邊走近去一邊身子祇是抖，他準備定了，什麼時候要開鎗便可開鎗，要拿刺刀肉搏便肉搏，兩手像鐵鉗子一樣地緊緊抓住了鎗桿。

黑暗中一陡模糊的白影，從這白影裏吹出大喇叭一般的鼾聲，是熟睡人的甜蜜蜜的，死到臨頭還不覺的鼾聲。

庇理西契珂夫壯了壯膽，走近橫躺着的人身邊。

這傢伙，正是這傢伙。兩手攤開，腦袋向着天，可是這到底是誰？也許是俄羅斯兵吧。庇理西契珂夫的鼻子，嗅到一陣嗅慣的氣味。

『是奧大利兵呀，我們的兄弟沒這麼臭。』

他蹲下身子，開始摸索起那奧大利兵的身邊來。

鎗，皮背囊，都落在地上。

鎗裏有鎗刺——是裝着刺刀的，在夜黑中看得出閃光，庇理西契珂夫把鎗移過一邊，這麼一來，敵人已解除了武裝了。

『哼，睡得好，眞有趣……』庇理西契珂夫想着，深深的凝望睡着的人。

一個結實的奧大利兵，鼻子很粗，口張得特別大，喉頭中好似正在賽馬車。在這鼾聲之中，庇理西契珂夫看得幾乎微笑起來，全身完全被聲音籠罩住了。

『大概是太疲勞了，也仍是跟我們大家一樣。』

他呆呆的坐在睡人身邊，竟不知要如何才好。好一會兒，祇是屏住了呼吸，灌注聽覺。除了遠處的鎗聲和身邊的鼾息，再沒有別的聲音。

過了一會，他慢吞吞地背起背囊，右手拿着奧大利兵的鎗，左手抓住自己的鎗，小心翼翼地向來處走回去了。自己覺得滿意極了，狡猾地微笑着……那敵人還是吹着鼾息。

等到尼基福爾走到中隊長面前時，他已疲勞得不知道自己的腿兒還在不在肚子下。嗨嗨！說不定又可以得到一枚勳章。什麼，把奧大利步哨的槍都繳了來，這可不是玩的呀……

可是在中隊長面前是不準笑的，於是把嘴閉成一字形，口角幾乎碰着耳朵，而臉色卻得意得像齋戒節的油煎餅一樣。

『偵察了麼？』

『嗨，偵察過了，隊長偵察過了。隊長說的那座小山……』

『唔?』

『那小山裏奧大利的那班傢伙駐札着。』

這樣說着他的臉色顯出特別得意。挨次地陳說了自己怎樣偷偷前進，怎樣聽得鼻的啼聲怎樣遇到敵人。

『槍和背囊都繳了來啦。』

中隊長拿起了槍仔細審視，槍很好，還裝着子彈。

『唔幹得好，背囊中看過沒有?』

『不，還沒看過。』

打開背囊來看，襯衫食糧，還有小書。

『唔。』中隊長拖長了聲說。

『你不能把那奧大利兵活捉來麼?』

『這，這這不行呀。近處就有人，一騷起來便聽見，我如果把他拉起來，那傢伙一定會喊……』

『這也不錯，好，你幹得不錯。』

『我很高興能够有些用處，隊長。』

『可是那人後來怎樣了?』

『哪，哪個?』

『還要哪個?』軍官蹙了蹙眉：——『我在問你，你把那個，那敵兵怎樣處置了。』

『我把背囊和槍繳來了。』

『這個我早知道，我問你那敵兵後來怎樣。』

『那傢伙麼，還在原處。』

『還在原處我是知道的，我問你，你有沒有把他做掉。』庇理西契珂夫吃了一驚睜大了眼，盯住軍官的臉，這軍官是有點麻面的結實的人。可是浮在他臉中的得意立刻消淡了，他張開口：

『你是把他殺了吧。』

『不，不，沒有。』

『什麼?手都沒碰一碰麼?』

『嗨，隊長因為他睡熟着。』

『睡着便怎樣，你這冒失鬼!』

軍官從椅上跳起，大聲罵了：『你應該把他殺掉，如果看來不能活捉，便該立刻做掉，到底這傢伙是你的什麼人，同胞兄弟麼，還是你的老子?』

『不不，這可不是。』

『那末是什麼呢，是敵人麼?』

『是是敵人。』

『那末你為什麼不殺掉他呢?』

『所以我說過了……因為他睡着呀，隊長。』

軍官兩眼狠狠地直望着尼基福兒的臉。

『那有這種蠢東西……啊啊，我把你交給軍法處去。』

軍官立刻在桌上拿起紙條，在手裏拿了一會又丟掉了；他面色完全發了紅。庇理西契珂夫想『隊長還不懂我一定得給他講明白。』

『隊長那奧大利兵睡着，正吹鼾息，一定正在疲勞，如果他不睡着，我早就把他活捉來了，不活捉也一定把他殺掉了。可是他睡着正吹鼾息，鼾息很大只要想想自己便明白了。我們一到疲勞得連自己的腿子在不在肚下都不知道的時候兄弟們便對我說：「尼基契加，你的鼾息好響呀。」自然那班傢伙也一樣。』

軍官深深凝望着庇理西契珂夫的臉，一眼看來，這人便明白。操典上也這樣寫着。眼睛灰色，身子強實，臉容堅凝，什麼事都在決心，胸上掛着喬治勳章。

於是一絲兒的微笑浮上軍官的嘴唇了，他並不想笑，可是不禁地笑了。

『啊啊，你眞是蠢東西，冒失鬼！你還可算得一個軍人麼，你不過是一個農夫。好，去吧。』

庇理西契珂夫向右轉身，滿懷不平地走了出來，一走出小房子，照着他那老脾氣，並不對着誰地，大聲地說：

『那傢伙睡着啊，正因這緣故呀。睡着而且還加大聲吹鼾息……』

美國最近出版的幾本好的傳記

芒

最近美國出版了幾本好的傳記：一本是范蘭亭女士（Antonina Valentin）的斯脫萊斯曼的傳記。這本傳記的開頭兩三頁卽寫得精彩動人，全書亦無鬆懈可擊之處，實值得一讀。還有一本是鄔墨蘭（J. B. O'Mally）的紅十字會創始人奈丁格爾傳，自她的幼年講到克里米亞戰爭止。鄔墨蘭的做奈丁格爾女士傳記的材料，大部分得自奈丁格爾女士的家庭，並參考她的書翰與重要文件而成。所以這本書除寫得有趣外，並很忠實。還有一本是麥克杜瓦爾（MacDowall）的哈代傳。這本傳記與其講牠是哈代的傳記，無寧說牠是哈代全部著作的批評。麥克杜瓦爾將哈代的一生著作都加以精密的研究與批評。他認為哈代是一個詩人而去做小說，並不是一個小說家，到了晚年才去寫詩。麥克杜瓦爾的評論，自有其特殊的見地，雖則有許多人的意見與他不同，認為哈代是一個大小說家，而他的詩是居於次要的地位。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二十年八月一日

◉國民政府令，公布銀行業收益稅法，銀行兌換券發行稅法。

◉于學忠軍在定州、安國一帶將石友三部合圍猛攻，石部因商震率軍抵石家莊，平漢路方面無退路，乃沿滹沱河向津浦路退却。

◉中央執行委員會復電慰勞蔣中正主席。

◉中美法權交涉因伍朝樞辭職移京辦理，駐美使館將交涉案卷全部寄京。

◉英使藍浦生對外交部關於紹朋失踪案之答復，認爲不滿，又向外交部送一說帖，將以前英人在華失踪及被匪綁去各案之未結者列一總表，要求總答復。

◉航空署籌備招待飛行來華之美飛行家林白。

◉上海法租界之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江蘇上海第二特區地方法院正式成立。

◉外交部照會日代使，請制止日商將軍械售與粵方。

◉中俄會議第十七次會議，雙方對中東路管理法有爭辯。

同　二日

◉江漢水並漲，漢口全市被淹，深處水可平屋，人民淹死頗多。當地人士頗告官廳對張公堤子堤之潰，搶救不力。

◉濟南報黃河水漲，高出海面八丈六尺四寸。徐州亦有大雨爲災。

◉江西勦赤軍郝夢齡部迫雩都。

◉韓復榘電告蔣，謂接石友三電『將以一走了事，請代收集部下。』蔣復石反復數次，決不可靠。蔣另電劉峙夾擊石軍，期早消滅。

◉曆法改良研究會將中央研究所所擬三種曆法說明書——一、每年十三個月，每月二十八日；二、每年十二個月，每月三十日；三、現行曆法——分函中央各機關及各省市機關團體飭屬研究，於十月以前送教育部，以便會議決定。

◉航空署向德新購之驅逐機六架在上海裝妥運京。

◉上海反日會決定國貨可裝日輪。

同　三日

◉平漢路平石段通車，石友三殘部退往定以東之深澤，于學忠派軍追擊，預定於四日內聯絡王樹常軍將石部包圍解決。南路顧祝同軍已到石家莊與商震軍會師，商軍北進，顧軍駐石。

◉中央發佈慰勉勦赤將士書。

◉此次鮮案華僑直接損失約日金四百萬元，間接損失待調查。旅鮮華僑約十萬人，回國者已達三分之一。

◉內政部奉行政院令，派員會同賑委會視察蘇、浙、皖、贛、豫、湘、鄂七省災情。

◉外間對駐光潢吉鴻昌軍有謠傳，光潢各團體通電爲吉闢謠。

◉平壤發生八月二、三日再演第二次大暴動之謠，華僑頗驚惶。

◉上海銀行界集會研究財政部徵收銀行鈔票稅收益稅事件。

同　四日

◉韓復榘表示中央令本人負責收容石部，當遵辦。曹福林自德州電韓，報告石部二萬餘人分兩路退至德州附近。顧祝同、王樹常奉蔣令阻石部竄魯。中央代表邵力子離濟南返

京，張學良代表范浦江復到濟，勸韓解決石部。

⊙湖北境內江水繼漲，武昌江岸及萬年閘均呈險狀。

⊙南京消息：陳友仁到日事件，日政府已令重光葵向國民政府聲明，祗認其爲個人遊歷，不許有政治活動。日政府並令外交長官不得與陳晤談，且限陳在東京逗留之期爲十日，逾期將驅逐。

⊙行政院國務會議決議，令內政、財政兩部會同賑委會迅議賑災切實辦法。令財政部撥三萬元交內政部會同江蘇省政府派員搶救江北運河堤工。請任馬鴻賓、楊思、馬文車等爲甘肅省政府委員，馬鴻賓爲主席。

同　五日

⊙石友三與弟友信、參謀長唐邦植等到脅境武城縣，退走稍緩之孫光前、米文和部爲王樹常、顧祝同軍所截，孫米被俘，後隊沈克師在深澤求降。討石軍事有結束之勢。

⊙何應欽令右翼軍加緊圍攻瑞金。

⊙蔣中正主席自前線電中央痛陳安內可以攘外，請對國民排日運動取愼重態度。

⊙鍾毓自長春電外交部報告日方對萬寶山案之撤警與韓農退墾兩節仍無切實答復，請示方針。

⊙青海各縣土司呈內政部請維持土司世襲制度，並懇轉請國府明令將邊省土司及蒙古盟旗制度均暫保留。

⊙駐仙桃鎭第三十四師（岳維峻舊部）代理師長王俊傑以謀殺原任師長何振藩罪，爲武漢行營誘至漢口，加以拘捕。師長職由張萬信代。

⊙上海西文報紙發表滬西居民請推廣租界之文件，引起全市注意，黨政機關認該項文件爲揑造。

同　六日

⊙南昌軍報，勦赤軍於四日午佔領興國，俘獲頗多。

⊙張桂軍集中全州，聲稱犯湘。

⊙日本閣議決定升駐華代使重光葵爲正式駐華公使，並對國民政府任蔣作賓爲駐日公使，表示同意。延長數年之小幡同意問題，已告解決。

⊙北平方面對山西將領之集會認爲可無問題發生。

⊙吳佩孚到成都。

⊙汪榮寶到京，表示此行專爲向中央復命，如何交涉，由中央主持。

⊙外交部電令鍾毓繼續辦理萬案交涉，並指示萬寶山一帶韓民必須實行退出，日警撤退尤須於最短期內實行。

⊙中日法權交涉，日方提修正條件，外交部甚感棘手。

⊙教育部請外交部通令駐外使令，遇有各國請求考察我國西北者，一致謝絕。

同　七日

⊙閻錫山於五日由大連乘日飛機回山西，北方時局又有謠傳。

⊙商震以山西情形複雜，向副司令張學良請辭山西省政府主席及軍長職。

⊙漢口水勢繼漲。

⊙王正廷向新聞記者報告駐外公使之更動，謂駐日汪榮寶，駐丹羅忠詒，駐德王廷璋均令回部，調駐德公使蔣作賓駐日，駐英使館一等秘書陳維城爲駐丹代辦，任駐班代辦王麟閣兼駐衛代辦，任王廣圻爲駐波蘭第一任公使，兼任駐捷公使。又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收回後，尚有鼓浪嶼會審公堂一處，準備於收回鼓浪嶼租界時，同時將其取消。

同　八日

⊙萬寶山掩護韓農強行築壩工作之日警，經鍾毓與石射猪太郎商定，於本日爲無條件之撤退，韓農隨去者十二名，餘六十餘人經日方聲明，聽其自便。

⊙石友三由德州通電下野，聲明將所部交孫光前、米文和統率，歸韓復榘；惟孫米已被俘，米解北平，孫解河南。石部六萬人，在東鹿被俘二萬餘，將送南京訓練。

⊙劉峙、顧祝同、商震抵北平謁張學良，劉峙謂中央軍參加討石者共十二師，軍事結束後即回原防，討石軍事已結束。

⊙閻錫山已回河邊村，富雙英由太原回天津，謂晉省在討石時暗潮甚高，一經解釋，全體擁護中央。商震亦謂山西無問題。

⊙國民政府令，公布民國二十年河南善後公債條例。

⊙北平戰地急賑會派員赴保定一帶放賑，並向商民募捐。

⊙上海市政府以工廠法業已施行，撤銷本市關於勞工之四種單行法規。

同　九日

⊙江水繼漲，長江水標達五十呎另五、五成新紀錄，武漢均發現漏口。徐州、黃河故道水勢稍低。

⊙勦赤軍報告蔡廷楷於七日晚攻克瑞金，俘獲甚衆。赤軍主力集與國、泰和間之叢山中，其一部圖竄湘，蔣令右翼軍堵截。

⊙高等考試正式發榜，實取九十九名。

⊙竄往山東之石友山部，由韓復榘派程希賢、唐邦植編成兩旅，向東北軍投降之沈克一師，奉令歸副部行營節制。

暫代。◉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麒病歿，主席職由民政廳長魏玉堂暫代。

◉古應芬、孫科電請張繼、吳鐵城表示渴望和平，盼張吳赴粵。陳濟棠令各軍中止入湘。

◉上海公共租界之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判決西人牛蘭夫婦——以充任第三國際駐華高等委員（東方部首領），設立秘密機關指揮中國各地紅匪助長內亂之罪於六月十六日被捕——交警備司令部併案辦理，牛蘭之律師籍口牛蘭有瑞士國籍，聲明抗告，庭諭不准。上海各黨部以瑞士領事受金錢賄買派代表到庭要求歸領事館辦理，紛起發表宣言，指斥瑞領。

同 十日

◉日本答復鮮案二次抗議文送至外交部，認該案由萬寶山案而起，且謂除平壤死一百十九人外，餘地無死傷，總督府措置無何失當，不承認國際法上之國家責任，及損失賠償之義務，而僅允自動撫卹。

◉徐永昌電平報告閻錫山巡同河邊村覲封翁疾，決不干預外事。

◉墨西哥有排華風潮，外交部電駐墨公使熊崇志向墨總統交涉。

◉中俄會議於六日開第十八次會議後，外交部對會議前途，表示樂觀。

同 十一日

◉國民政府令：（一）嘉獎討石將士，兵災區域着省政府妥籌救濟；（二）准商震辭山西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任徐永昌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三）褒卹已故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麒，任馬麟繼代；（四）高魯免去教育部長職，任為監察院監察委員；（五）特派丁超五、周啓剛為視察僑務委員；（六）任曹寶清為軍政部航空署副署長。

◉武漢因大風雨，水災增劇，以前獨免水害之漢口日租界亦陷險境，日僑舉行全體總動員與浪苦戰，卒未能脫險。湖北全省報災者達三十二縣。

◉江西偵查朱士方向財政廳長楊綿仲行賄案之各級檢察官，由司法行政部認為辦案未合，令停職查辦。

◉駐法使館電外交部，報告巴黎殖民地博覽會中陳列之黃種巡察團，經抗議，已取消。

◉司法院消息，各省反省院蘇、浙、皖、贛、閩、晉、湘、鄂諸省已成立，河北、陝西及邊境各省反動案件較少，尚未組織。

同 十二日

◉石友三自滕州乘輪赴大連。在北平之討石重要將領劉峙、商震、顧祝同離平，討石軍隊亦紛紛回防，胡宗南之第一師開浦口候輪赴贛。

◉中央電徐永昌，令催閻錫山迅速出洋，以息諸謠。

◉上官雲相電告第五十四師克零都。

◉王正廷向中央政治會議報告鮮案日方復文及應付方針；惟日復迄未公布，三次抗議亦未提出，日方宣傳王與重光葵有新諒解，外交部態度沉默。

◉立法院因國民政府預算不敷二萬八千萬元，向中央政治會提出應量入為出之建議。

◉軍政部次長陳儀赴蘇州、崑山、無錫一帶查訪英少年韜朋失踪案後，以結果交復外交部。

◉前[illegible]之總審長鄧家彥在上海寓因嫌疑被捕，由蔡元培、吳稚暉保出。

同 十三日

◉漢口江水續漲七寸許，最深處為五十一呎五寸半，排水工程完全失敗。

◉徐永昌電張學良報告就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職。閻錫山移住定襄縣境南山中白佛堂，態度消極。

◉南路集團軍師長陳繼承電告，所俘石部師長孫光前於起解赴汴時因圖逃為隨從兵擊斃。

◉國民政府正式下令調任駐德兼駐奧全權公使蔣作賓為駐日全權公使，又任王廣圻為駐波蘭特命全權公使。

◉內政、財政兩部與賑災委員會聯席會議決議將鹽稅庫券二百萬元押款向江、浙、皖、鄂、贛、豫、湘七省放賑，並請行政院發行賑災公債一千萬元。

◉中央常務會議決議將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法加以修改。

◉上海發生日水兵強奪反日會所扣日貨並刼架檢查員事件。

◉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女士因奔母喪自柏林回國抵上海。

◉美國綠杉磯省總商會所組遠東商業考察團由麥德遜率領到上海。

同 十四日

◉國民政府令，特設救濟水災委員會，派宋子文、許世英、劉尚清、孔祥熙、朱慶瀾為委員，以宋子文為委員長，並令舉行臨時之振恤，事後之補救，防災之根本建議，均應集中各方材力，應用專門智識為合理之規劃與實施，仰該委員等迅速籌備，急切進行。

⊙漢口大水為災已十七日，水勢續漲，突破五十二英尺，舊英租界水深丈餘，僅存之日租界雖經日僑及陸戰隊與濁浪決戰，卒破其第二防水線，有三分之二浸入水中。

⊙華洋義賑會估計，本年水災區域約一千英方里許，損失計三十萬萬之鉅，等於中國所欠內外債之全數。

⊙高等考試主考官戴傳賢因屬員錯算考生劉錫章分數致劉落第事，向國民政府呈請自劾。

⊙日水兵奪貨並架去檢查員事，市政府向日領事提出抗議。

⊙上海警備司令部將牛蘭夫婦解往南京。

同　十五日

⊙武漢因上游洪水下趨，水災益重，武昌城有兩門為水所淹。漢口僅存之日租界為大水湧入，電氣部亦因浸水停電，漢口全市除中國街一部分外，成黑暗世界，災民徹夜慘呼。

⊙國民政府令，任吳凱聲為駐瑞士特命全權公使，並令吳繼蔣作賓為出席國際聯合會第十二屆大會代表。

⊙南路集團軍徐源泉師奉蔣令解決大名劉桂堂旅。

⊙商震部奉命由石家莊移駐順德，宋哲元、龐炳勳部由晉南移石，宋赴平向張學良請示調防辦法。

⊙上海招商局與法教會之金利源碼頭租約交涉，發生以來，已十八月，現由招商局出銀二十七萬五千兩收買該地，得告解決。

⊙日本全滿木商在安東舉行聯合會，為南滿路新總裁內田康哉進行新經濟政策之第一聲。

⊙潛伏於雩都、興國間深山中之赤軍，向寧都北面樂安、廣昌、永豐、南豐交界之黃波、小浦口駐軍毛炳文師為孤注一擲之鏖戰，於山中肉搏兩晝夜後，仍歸失敗，南昌傳赤軍主力死傷三分之二。

同　十六日

⊙長江水標達五十三英尺，漢陽兵工廠積水二丈，武漢災民避難地之鐵路線亦浸入水中，房屋多倒塌，災民已無可避之地，且苦飢，時疫乘機蔓延。

⊙水災救濟委員會在上海成立，議決聯合各水利機關進行調查事宜，委託劉瑞恆、貝克史篤培乘飛機赴漢口巡視，及協助辦理急賑與衛生事宜並集中捐款。

⊙蔣中正主席代表葛敬恩、張學良副司令代表鮑文樾到太原，與徐永昌協商促閻錫山、馮玉祥出洋事。閻電北平李石曾、張繼，請代向中央要求取消通緝。

⊙鍾毓談萬寶山案交涉，謂與日方會談十餘次，日方始允撤警，此案關係日本新大陸政策，交涉前途未容樂觀。地方交涉，日方不守外交規例，尤感困難。南京傳日允撤袒護韓農闖禍之長春日領田代，惟吉日領石射不允放棄韓農租約。

⊙貴州省政府報告該省有三十餘縣遭水災。

⊙南京電，國聯勞工局已派外交股長彭恩來華助我國實行工廠檢查制度，英國工廠視察主任漢德森夫人同來。

⊙河北產銷稅爭持中，荊有岩向商聯會表示可酌減，惟若完全取消，須另辦雅片稅以抵補省庫。

同　十七日

⊙漢口水退寸許，武漢當局已下令懲辦兩處搶險不力人員。運河水勢退二三尺，危險期已過。惟陝州、黃河水標達九丈一尺二寸，上中下三游紛電向濟南河務局告急。

⊙賑災委員會統計此次全國水災，糧食缺乏，至少須向外國購糧七千萬擔，美國麵粉借款有舊事重提之勢。

⊙綏遠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辭職。

⊙南京傳吳敬恆將赴平與張繼、吳鐵城商斡旋粵局，並傳粵表示於某種限度下可以妥協，且有孫科將到滬就商說。

⊙上海籌募各省水災急賑會集議募捐方針，各地旅滬同鄉會紛起，或辦救濟旅滬同鄉事宜，或籌救濟本鄉災民。

⊙第三黨首領鄧演達連同黨徒共十五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為警備司令部偵探會同巡捕房一併拘捕。

同　十八日

⊙武漢水又漲，水標已達五十三尺七寸，陸地可行載千石以上之船，坍屋死人頗多，且有急性傳染病發生，劉瑞恆、貝克乘飛機赴漢辦防疫工作。

⊙蔣中正主席自南昌飛機到上海參加夫人宋美齡母之葬儀。

⊙朝鮮歸客謂汪榮寶調查鮮案之死亡報告，係根據日方調查，實際上僑民死者當二百以上。

⊙行政院國務會議決議：財政部請發行民國二十年賑災公債一千萬元案交立法院，綏遠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辭職，任傅作義代理。

⊙青島中國魚販與日僑冰店主因細故爭執，日僑之國粹會會員數百人持刀棍參加毆打，斷絕交通，中國人受重傷十人，輕傷者三十餘人，日韓僑亦有傷者，經市政府派警彈壓解散，日方張大其事，由旅順派艦赴青。

同　十九日

⊙美總統胡佛、英公使藍浦生電國民政府慰問水災，美顧問貝克在漢口視察後，認為無法救濟。

⊙劉桂堂部在大名閉城與徐源泉師相持，本日劉部閉城堅守。

⊙江西散匪圍重巽，行營令各路軍隊堵截。

⊙前國務總理靳雲鵬出家爲僧。

⊙中央政治會議責成財政部及主計處查察各省目前經濟實況，分爲『自給省』『不足省』『有餘省』三種，訂定標準，呈候核定。

⊙唐柯三調解康藏糾紛，因會議地點，藏方主張在昌都，唐主張在第事地之甘孜，爭持不決，無法進行，政府電唐指示，應以撤兵爲前提。

⊙中俄會議二十次會議，據南京傳，又討論贖路問題。哈爾濱傳，中東路管理法已有一部分議決。

⊙南京傳，國際聯盟財政、教育、衞生專家蘇爾德、拉西曼、郝爾思、霍爾特將來華。

⊙鄧演達由上海警備司令部向租界巡捕房引渡，押偵查隊。

⊙廣東代表李章達到上海接洽和平問題。上海傳，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將出而斡旋時局。

⊙蔣中正主席與宋慶齡女士晤談，滬報傳已有相當結果。

同　二十日

⊙俄艦十四艘，水面飛機六架在三江口外演習示威，華輪驚恐停駛，三江航路斷絕。——據傳，俄在北滿購大豆二百萬噸，恐被扣，故派艦示威。

⊙蔣中正主席由上海回南京。

⊙上官雲相由前線到南昌，報告所部兩師受朱毛赤軍六七倍之衆在良村、龍崗一帶山中包圍血戰四晝夜之經過。

⊙宋哲元部向冀南移防，先頭部隊到河間，北平傳蔣令宋部開贛勦赤。

⊙鮮案三次照會，已由外交部擬就，在王正廷審核中。

⊙二十年度中央總預算，已由國民政府送中央政治會議審核，歲入七萬六千萬，歲出九萬五千萬，不敷一萬七千餘萬。

⊙中央常務會議決議，僑務委員會改屬於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另組海外黨務設計委員會，並決定兩委員會人選，吳鐵城、周啟剛爲僑委會正副委員長，陳耀垣、蕭吉珊爲設計會正副主任。

外國之部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

⊙南美各國共黨活動。

⊙海牙國際法庭審查德奧關稅同盟協定完畢。

⊙美胡佛擬將美國出產之棉麥二宗充對德借款。

⊙德總統發一新令，以國內所有銀行悉置政府監督之下。

⊙美國飛行家林白夫婦由哇太華出發後，信息杳然。

⊙阿美瓊森女士由伊爾庫次克飛赤塔。

⊙印督命令取締緬甸亂事。

同　二日

⊙日本東京有非戰示威運動。

⊙英國財部准英倫銀行發行一千五百萬鎊紙幣。

⊙法蘭西銀行與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商定放款五千萬鎊於英倫銀行。

⊙西班牙政府決定取消前讓給各國公司之一切專利權。

⊙丹麥商務部長郝治氏發表演說，主張放棄自由貿易政策。

⊙林白夫婦行蹤已明。

⊙墨索里尼演說和平政策，意在法國。

同　三日

⊙俄國以農器贈波斯，表示俄波親善。

⊙美國務卿史汀生與英相麥唐納將續開關於國際事件之談話，地點在蘇格蘭。

⊙日本行政審議會會員及民政黨財政整理委員開會，討論行政整理問題，商工農林拓務三省廢合問題，多數贊成廢合。

⊙美國芝加哥黑人大暴動。

⊙波蘭與蘇俄問題之保境和平協商預備談判停頓。

⊙德國各銀行一律復業。

同　四日

⊙緬甸革命領袖薩雅桑被捕。

⊙西班牙國民大會投票結果，大致趨向贊成咯泰蘭自治共和邦。

⊙英女飛行家瓊森飛抵滿洲里。

⊙墨西哥因施行銀拔索問題，發生金融風潮。

⊙美海軍部發表其新政策，主張將海軍設備維持至可於戰爭時迅速擴張之標準。

⊙印度圓桌會議，韋阿爵士及奈都夫人兩詩人被邀列席。

⊙蘇俄政府發表變更農村政策及中等階級工程師專家待遇之命令。

同　五日

⊙德普魯士州議會將由國民投票表決解散，此國民表決，

係國權黨所發起，目的在反對社會民主黨。

⊙德總理白魯寧赴羅馬與意相討論軍縮問題。

⊙美國官員與海地所訂定之條約，規定以前由美國顧問管理之三行政部，交還海地。

⊙蘇俄募集五年計劃之第三年借款已著成功。

⊙意相墨索里尼將謁見教皇。

⊙北極探險家韋金士乘潛艇諾狄勒斯號出發北極探險。

同　六日

⊙璦森女士與亨敦先後飛抵東京。

⊙對美國棉花輸德作爲借款之議，德人作反對的論調。

⊙德政府決定將施行傾銷政策。

⊙比利時政府召集特別閣議，將提出反對倫敦會議之抗議。

⊙全印大會委員會通過議案，不贊成政治暴行。

⊙英相麥唐納訪史汀生於蘇格蘭郊野。

⊙美海軍部發表一九三二年造艦程序，計經費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同　七日

⊙美聯邦農業救濟局聲稱，不能接受德國賒購美棉六十萬包至八十萬包三年後還款之提議。

⊙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李維諾夫致駐波蘭大使，提議蘇波交換軍備實力報告。

⊙美國務院允中國代表容揆之請，准輸軍械子彈入中國。

⊙蘇俄政府發表列比台亨教授已發明人造橡皮。

同　八日

⊙匈牙利政府緊急命令，禁以匈幣或外幣放款國外。

⊙意相墨索里尼已接受德總理白魯寧邀游柏林之請書。

⊙西班牙臨時政府，決定採取政教分治之條文，並將該條文列入西班牙民主國憲法。

⊙世界最大飛船美國阿克隆號行落成禮。

同　九日

⊙普魯士國民投票結果，解散議會運動失敗。

⊙古巴醞釀革命風潮，政府宣布戒嚴令。

⊙倫敦七國執政會議決組織之國際銀行家委員會成立，將赴德調查金融狀況。

同　十日

⊙美國又發生棉麥出產過剩之惡消息。

⊙奧國政府發表向國際聯盟接洽國際借款。

⊙巴黎方面傳法國允重開法意海軍談判。

同　十一日

⊙荷佛案實施細則由財政專家成立協定。

⊙古巴革命嚴重，總統明令暫停憲法保障。

⊙英政府討論減政，將召各黨會議。

⊙美參議員華德門回國後，主張召集國際銀會議。

⊙甘地致書印督，責印政府破壞德里協定。

⊙西班牙臨時政府擬大減摩洛哥戍軍。

⊙歐亞通車，蘇俄取銷苛例，旅客過境，免沒收其盧布。

同　十二日

⊙美國農務局向十四個產棉州建議，將本年棉產毀滅三分之一。

⊙羅馬教廷致書國際聯盟秘書處，反對採用新曆。

同　十三日

⊙英內閣經濟委員會，討論平衡預算，意見未能一致。

⊙德奧兩國有取締共產行動，拘捕多人。

⊙著名摩洛哥里夫族酋長阿白杜爾克林脫逃禁地。

⊙因邊境事端，匈牙利與捷克發生齟齬。

⊙全印大會以印當局徵收地稅濫用威權，決定排斥圓桌會議。

同　十四日

⊙英政府定期召集內閣特別會議，考慮特別經濟委員會之提議。

⊙德國格林蘭探險隊向王家科學會報告格林蘭地形。

⊙林白夫婦完成最險航程，越白林海而抵俄境。

⊙國際銀行家開始調查德國財政地位，查悉德國短期債額達三萬五千萬鎊。

⊙古巴革命軍領袖米諾喀爾被執。

⊙南美烏拉圭當局擬以其牲畜牛皮向俄國換取廉價石油。

同　十五日

⊙奧國內閣向兩院提案，主張總統選舉不用普選制，而改由國會選舉。

⊙德國短期借款，債權國願展長六個月，但德方要求寬限二年。

⊙史汀生否認與英相談戰債問題。

同　十六日

⊙路透社電，古巴革命係美國操縱，因美商不滿於古巴現總統。

⊙北愛爾蘭發生耶穌教與天主教衝突之教潮。

◉美民主黨員呈國委會，要求胡佛總統切實救濟失業。

◉蘇俄政府決定取銷食糧限制。

◉西班牙教會聯合反對新憲法。

◉國際聯盟派員調查奧國財政狀況。

同　十七日

◉英政府決定減政之大體方針，辦法共有七種。最要者，爲停止築路及減少實業津貼。

◉英國五經濟巨頭，麥唐納、史諾登、漢德森、格賴漢、湯姆斯，各回倫敦，即行集議財政問題。

◉法財長佛蘭亭表示法國將永不放棄其應得賠款，並斥世界經濟凋敝由於償付戰償說之荒謬。

◉西班牙新憲法公布，規定國會採用一院制。

同　十八日

◉法國與蘇俄代表在巴黎草訂互不侵犯條約，已由雙方代表各簽姓名第一字母。

◉美國對中國災荒救濟委員會委員長白朗，向聯邦農業局提議，以存麥一百二十五萬噸賒售中國。

◉國際農學會在羅馬開會。

◉英倫銀行總裁諾曼赴美商借款。

同　十九日

◉匈牙利內閣突然總辭職，外長加羅尼允組新閣。

◉國際銀行家委員會簽定英代表報告書，短期放款化長期，礙難實行。

◉英內閣討論經濟提案。

◉古巴政府宣稱政府軍勝利。

◉美議員巴特曼主張召開特別會議解決失業。

同　二十日

◉女博士司徒卜斯在羅馬演講生育節制。

◉柏林傳，英國決將各種製造進口品，抽百分之十之關稅。

◉印度事務署發出官報，宣稱英政府決定在緬甸召集圓桌會議。

◉英內閣經濟委員會總工會之行政會，及工黨之全國執行委員會，開聯席會議，討論財政問題。

本誌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一號要目預告

日軍蹂躪東北事件……記　者

日內瓦與裁軍問題……无　靈

墨西哥排華事件……頌　華

德奧關稅條約作廢……无　靈

英國工黨內閣之崩潰及其後果……張明養

世界石油之供求現狀與我國油礦的蘊藏……俞寧頗

中國農村電化之先驅……黃澹哉

對中國人性格的觀察……O. M. Green

歐洲人口的危險地點……L. I. Dublin

耶魯大學對人的研究……H. Brucker

兒童時代的言論自由……羅　素

歐洲各國退休制度之比較……楊晉豪

清儒西北地理學述略……唐景升

蕭伯納的遊俄印象……東　序

魔術師樣的英吉利銀行總裁諾曼……梅　筠

趕路是出門人的本分(小說)……孫用譯